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 TPP 到 CPTPP：日本選擇主導策略的建構主義視角

From TPP to CPTPP:

Japan's Choice to Dominat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中山尚彥

Naohiko Nakayama

指導教授：楊永明 博士、廖小娟 博士

Advisor: Phillip Yang, Ph. D,
Hsiao-Chuan Liao,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May,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 TPP 到 CPTPP：日本選擇主導策略的建構主義視角

From TPP to CPTPP:

Japan's Choice to Dominat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中山尚彥

Naohiko Nakayama

指導教授：楊永明 博士、廖小娟 博士

Advisor: Phillip Yang, Ph. D,
Hsiao-Chuan Liao,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May,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從 TPP 到 CPTPP：日本選擇主導策略的建構主義視角

From TPP to CPTPP:

Japan's Choice to Dominat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本論文係 中山尚彥 君（學號：R08322031）在國立臺灣大學政
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2 年 5 月 29 日承下列考
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楊元明 詹小峰 (簽名)

(指導教授)

何思博

楊鈞池

謝辭



回顧到 4 年前剛到台灣就讀研究所，先前在日本的挫折累積之下，對自己不自信，陷入長期的迷茫期間，找不到論文的方向。因此，首先我要感謝楊永明老師，在課程上的指導和擔任助教的合作機會外，還在繁忙情況下願意擔任指導教授，給予許多建議，打破我在論文題目和研究架構的迷走。還有感謝廖小娟老師在課程上啟發我的論文和給予研究助理的合作機會，也願意共同擔任我的指導教授，指出論文細節的問題點。

感謝口試委員的何思慎老師在大綱口試中對我研究的鼓勵，並指出研究發展建議。楊鈞池老師犀利指出研究方式問題點所在，並確保我不會從主題脫軌。有幸獲兩位老師的寶貴意見，才使得論文研究得已落實。

感謝實習公司 SurveyCake 的 劉邦彥 Alex 和 馬康琦 Connie 讓我在忙碌的實習工作之旁，有彈性空出時間空間集中在論文寫作上。在 SurveyCake 開發日本市場和國內 Marketing 的多元經驗和學習，從中文寫作表現到內容展現方面，都對我的論文也有很大的助益。

我很高興能認識台大的各位同學，R08、618、617、615 的大家，一同留下許多美好的研究所回憶，一同奮鬥扶持互相，完成研究所學業。感謝在日本的家人，父母親中山宗彥先生與中山智晴女士，還有我妹妹中山萌英的無限支持，允許我花了 4 年之久，無後顧之憂地完成我的研究所學業。尤其感謝我父親中山宗彥，建議我到台灣就讀研究所，讓我在日本的挫折中得到救贖，在台灣職涯發展給予很多的建議，包括實習工作選擇和畢業後的業界選擇。

最後感謝在日本的金銅愛奈，即使受疫情不得不走入 3 年以上遠距離，作為的人生親友，時時刻刻在精神上支持我，並持續走到現在，也給我能堅持完成論文到最後的動力，並找回自己的自信，並找出人生出路。

久等了，下一步就是跟妳手牽手一同走下去的人生之旅

2023 年 5 月
於 台大校園草皮

摘要



進入 21 世紀，亞洲經濟進入大崛起的成長，同時也有邁入簽署多邊、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等的區域經濟整合趨勢，而美國等亞太國家在內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也是該趨勢的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之一。本文的主角日本也經過國內激烈的論爭，在 2013 年加入 TPP 談判，並在 2016 年簽署，但受美國在 2017 年退出 TPP，TPP 陷入無法生效之困境。於是日本積極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也同時與 TPP 其他成員國呼籲持續 TPP 體制，包括積極提供談判回合場所，談判摸索沒有美國在內的 TPP 體制，而在 2018 年成立簽署《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本文目的在於分析為何日本積極與成員國交流、提供談判場所等，採取成為「關鍵行動者」的行動，積極推動成立 CPTPP，也同時邀請美國重新加入？透過從「日本國內層次」與「經濟外交層次」進行探討，並以「建構主義」角度的深入分析日本作為「關鍵行為者」角色的認知變化。

具體而言，本文從亞洲經濟整合之背景和過程至 TPP 的成立和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比較開始；在日本國內層次，探討日本加入 TPP 的經濟變化背景、國內對於加入 TPP 談判的論爭、轉型至 CPTPP 的討論過程、加入 TPP / CPTPP 與 RCEP 的經濟效果比較；在經濟外交層次，探討日本亞洲經濟外交戰略，包括日本積極與亞洲國家建立 FTA、在美中大國關係和競逐下，日本選擇加入 TPP 和 RCEP 之理由和背景、日本加入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的影響、日本邁進推動 CPTPP 的成立之行動的戰略背景；最後，本文從建構主義角度解析日本加入 TPP、主導 TPP 至 CPTPP 轉型中的角色和背景。

關鍵字：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日本經濟外交、建構主義

Abstract



As the Asian region enters a phase of significan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shifted towards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is emblematic of this trend. Japan became a participant in the TPP negotiations in 2013 following intense domestic controversy. Although the TPP was signed in 2016, its implementation was hindered by the withdrawal of U.S. President Trump in 2017. In response, Japan launched a concerted campaign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remaining TPP member states, engaging in negotiations to sustain the TPP framework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also seeking to persuade the U.S. to rejoin the agreement. Consequently,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was signed in 2018 to succeed the TPP system, despite the absence of the U.S.

This study examines Japan's rol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PP to CPTPP, aiming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and underlying reasons that drove Japan to actively engage with TPP member states, host negotiation rounds, and advocat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PTPP while simultaneously urging the U.S. to rejoin the agree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domestic level in Japan, 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and a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The objective is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Japan's role as a "Key Player"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PP to CPTPP.

The paper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Asia's regional-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ts connec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TPP. It then proceeds to compare the TPP / CPTPP with the RCEP.

At the domestic level in Japa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of Japan's decision to join the TPP. It delves into the intense discussions that took place from 2010 to 2016 regarding the process of joining the agreement.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domestic debates surrounding Japan's role in leading the transition to the CPTPP. Finally, the paper compare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TPP / CPTPP and the RCEP.

In the context of 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this paper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Japan's economic-diplomacy strategies in the Asian region. It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of Japan's gradual engagement in sign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and analyzes Japan's decisions to join both the TPP and RCEP in response to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Moreover, it highlights Japan's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in joining the TPP and assesses the impact 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agreement on Japan. Lastl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and strategy behind Japan's efforts to drive the transition to the CPTPP.

Finall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nstructivism model to analyze Japan's rationale for joining TPP and advocating for the transition to CPTPP. It explores Japan's identity formation within the TPP / CPTPP system and during the transition process.

Keywords: TPP; CPTPP; Constructivism; Economic Diplomacy of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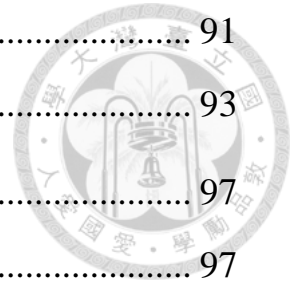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錄	vi
表目錄	x
圖目錄	x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問題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7
第三節 文獻回顧	9
壹、國內層次：從日本角度的 TPP 研究途徑	11
貳、國際層次：TPP / CPTPP 背後的國際關係	13
參、日本在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戰略變化	20
肆、小結	21
第四節 研究設計	24
壹、理論與分析架構：建構主義	24
貳、研究方法、範圍及限制	27
第二章 亞洲經濟整合與日本對外經濟政策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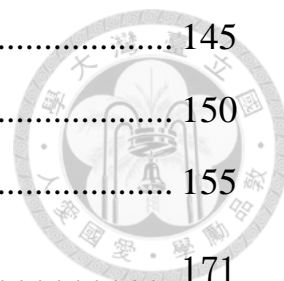
第一節 亞洲經濟發展與整合	31
壹、冷戰後至 2010 年代的亞洲經濟發展.....	31
貳、亞洲經濟整合概念的發展：從 APEC 至亞洲區域地理概念...	34
參、自由貿易協定在亞洲的發展	39
肆、APEC 與東協的成立與發展	41
第二節 TPP / CPTPP 與 RCEP 的發展	48
壹、TPP 的興起與發展.....	48
貳、RCEP 的興起與發展.....	52
參、TPP 與 RCEP 比較.....	56
肆、TPP 與 CPTPP 比較.....	60
伍、TPP / CPTPP 與 RCEP 背後的大國關係.....	64
第三節 日本的亞洲經濟外交政策.....	67
壹、泡沫經濟後的日本經濟走向	67
貳、積極簽署雙邊 FTA 與多邊 FTA 之趨勢.....	70
參、日本外交政策轉向和對加入 TPP 政策影響.....	71
肆、日本在美中大國關係中的經濟外交戰略	73
第三章 日本加入 TPP 至美國退出之過程與影響	75
第一節 日本加入 TPP 之背景與過程	75
壹、日本選擇 TPP 之背景.....	75
貳、加入 TPP 的決策過程.....	77
參、國內對日本加入 TPP 的影響.....	85
第二節 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實際效果與意涵	91





壹、加入 TPP 的經濟效果.....	91
貳、加入 TPP 的國際政經意涵.....	93
第三節 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的影響.....	97
壹、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97
貳、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國會的影響.....	98
參、小結.....	103
第四章 日本主導 CPTPP 之策略.....	104
第一節 日本力促美國重新加入 TPP.....	104
第二節 日本主導轉型 CPTPP 之背景和過程.....	109
壹、日本在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中的行動.....	109
貳、日本針對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戰略和背景.....	115
第三節 從建構主義解析日本主導 CPTPP.....	124
壹、日本的主導角色和制度認同構築.....	124
貳、日本成為 CPTPP 轉型主導角色之認知形成.....	128
參、小結.....	131
第五章 結論.....	133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貢獻.....	135
壹、日本國內層次.....	135
貳、日本經濟外交層次.....	137
參、日本主導 TPP 轉型至 CPTPP 時的意識變化.....	140
第二節 研究展望.....	143
參考書目.....	145

壹、中文部份.....	145
貳、英文部份.....	150
參、日文部分.....	155
附錄.....	171



表目錄



表 1- 1 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簽署為止的 TPP 11 國多邊會談列表... 2	2
表 1- 2 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簽署為止，日本進行雙邊對談列表..... 3	3
表 1- 3 CPTPP 輪值主席國年份列表..... 4	4
表 1- 4 美國退出 TPP 前後的 TPP (CPTPP) 成員國在各市場相關領域佔 比..... 5	5
表 2- 1 冷戰後「三極經濟圈」GDP 變化（單位：10 億美金）..... 32	32
表 3- 1 TPP 談判後各國關稅撤廢率..... 88	88
表 3- 2 日本 2010-2013 年 TPP 相關民調結果變化與相關事件整合..... 89	89
表 3- 3 日本國內在 2016 年批准 TPP 過程..... 99	99
附錄 表 1 亞洲各國已簽署生效雙邊自由貿易和相關協定狀況..... 171	171
附錄 表 2 亞洲各國簽署多邊自由貿易和相關協定狀況..... 173	173
附錄 表 3 日本 1960-2021 年 GDP 規模與前年比成長率變化..... 176	176
附錄 表 4 川日本首相與美國總統針對 TPP 之討論總覽..... 178	178
附錄 表 5 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簽署為止，日本與成員國的對談與內 容..... 181	181

圖目錄



圖 1- 1 田中拓道研究室研究所參照的建構主義分析架構.....	16
圖 1- 2 田中拓道研究室研究所以建構主義架構分析 TPP11 中的互動.....	17
圖 1- 3 田中拓道研究室研究所分析中的問題點.....	25
圖 1- 4 本研究在建構主義分析架構.....	26
圖 1- 5 本研究分析日本與美國 CPTPP 和 IPEF 方面互動的架構.....	27
圖 2- 1 冷戰後「三極經濟圈」GDP 變化（兆美金）.....	33
圖 2- 2 「遠東」之概念位置示意圖.....	36
圖 2- 3 「環太平洋」之概念位置示意圖.....	37
圖 2- 4 亞洲經濟整合時的「共通的亞洲認同」形成架構.....	39
圖 2- 5 APEC 以「共識」和「目標」與成員國互動示意圖.....	42
圖 2- 6 東協以「共識」和「目標」與成員國互動示意圖.....	44
圖 2- 7 TPP 的目標與共識和成員國互動.....	50
圖 2- 8 RCEP 的目標與共識和與成員國互動.....	55
圖 2- 9 TPP / CPTPP、RCEP、APEC、東協成員國和申請退出國總覽.....	57
圖 2- 10 日本 1960-2021 年 GDP 規模變化與前年比成長率變化.....	68
圖 3- 1 自民黨政府下的黨內事前審查和政府決策過程.....	79
圖 3- 2 民主黨菅直人政府下的決策過程.....	80
圖 3- 3 民主黨野田佳彥政府下的決策過程.....	81
圖 3- 4 自民黨安倍晉三政府下的決策過程.....	82
圖 4- 1 CPTPP 的目標與共識和相關國互動.....	112

圖 4- 2 從建構主義解析 TPP11 / CPTPP 的「共識」與紐西蘭、澳洲、 日本在轉型過程中行動	126
圖 5- 1 本研究分析日本與美國 CPTPP 和 IPEF 方面互動的架構.....	133
圖 5- 2 本研究在建構主義分析架構.....	13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在 2017 年 1 月正式上任後第三天簽署行政命令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¹》（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導致原本由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美國、越南的 12 國原本在 2016 年 2 月 4 日簽署的 TPP 協定失效；因根據 TPP 第 30.5 條規定中，所有簽署的成員國應完成國內法手續通過後才能生效²（石川幸一，2017）。

日本當時執政的安倍晉三政府，早在 TPP 的談判過程中的 2012 年 12 月 26 日創設置「經濟再生大臣」之職位，以制定日本的經濟成長戰略和擔任在 2013 年 4 月 5 日設置的「內閣官房 TPP 政府對策本部」，負責推動 TPP 的參加；從安倍晉三政府時期由甘利明、石原伸晃、茂木敏充擔任，持續到菅義偉政府西村康稔、到岸田文雄政府由山際大志郎至後藤茂之擔任。

當川普退出 TPP 後，經濟再生大臣代表日本政府，大量地和成員國互動談判，討論延續 TPP 的可能性。以美國除外的原 TPP 簽署國 11 國經過多次會談與談判（詳如下表 1-1 和表 1-2），在 2018 年 3 月 18 日於智利聖地牙哥正式簽署，改

¹ 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翻譯解釋，《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中文翻譯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另外《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中文翻譯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為篇幅及行文便利，之後文內將各簡稱為 TPP 或 CPTPP。

² TPP Article 30.5.1 :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60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all original signatories have notified the Depository in writing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applicable legal procedures.” (Government of Canada,2016)

組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日本由於美國退出 TPP 導致 TPP 可能失效，因此主辦與參與多邊與雙邊會談分別如下表 1-1 和表 1-2。在 CPTPP 談判完成前的多邊會議共有 9 次，其中有 4 次在日本舉行，日本並擔任會議的主席。



表 1-1 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簽署為止的 TPP 11 國多邊會談列表

日期	舉行地點＝擔任主席	會談層次
2017/1/20	美國正式退出 TPP	
2017/3/15	智利（配合 APEC 會議）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5/3	加拿大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5/21	越南（配合 APEC 會議）	幕僚談判
2017/7/12-14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8/28-30	澳洲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9/21-22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10/30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11/11	越南（配合 APEC 峰會）	幕僚談判
2018/1/22-23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談判
2018/3/8	智利	CPTPP（TPP11）簽署

資料來源：日本國內閣官房（2023），作者整理。

說明：會議舉行的地點也是負責會談的主席國。

表 1-2 顯示從 2017 年初美國退出 TPP 至在 2018 年底 CPTPP 正式生效為止，日本政府積極實施與 TPP 成員國針對 TPP 議題的雙邊會談，次數多達 7 次。原本 TPP 簽署國 12 國中，日本政府與 8 國進行雙邊會談，僅智利和秘魯沒有與日本進行雙邊對談。

表 1-2 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簽署為止，日本進行雙邊對談列表

日期	會談地點	日方官員層級	會談國	會談國官員層級
2017/1/20	美國正式退出 TPP			
2017/2/8	日本	經濟再生大臣	紐西蘭	外務大臣
2017/4/18	日本	經濟再生大臣	澳洲	貿易大臣
2017/5/26	日本	經濟再生大臣	加拿大	國際貿易大臣
2017/7/18	日本	經濟再生大臣	墨西哥	經濟大臣
2017/9/13	日本	經濟再生大臣	新加坡、越南、 馬來西亞、汶萊	駐日大使
2017/12/27	越南	經濟再生大臣	越南	商工大臣
2018/1/12	墨西哥	經濟再生大臣	墨西哥	經濟大臣
2018/3/8	智利	正式簽署 CPTPP		
2018/10/31	CPTPP 確定正式生效			
2018/12/30	CPTPP 正式生效			

資料來源：日本國內閣官房（2023），作者整理。

2018 年 CPTPP 生效後，根據 CPTPP 條文第 27.1 條³，成員國成立 CPTPP 委員會，並在東京舉行第一次的成員國部長會議，決定設定特別程序（Special Arrangements）；以 2019 年為轉移期間，由日本擔任轉移期間的 CPTPP 委員會主席國，其餘設定如下表 1-3 顯示，會議中決定了直到 2026 年的主席國輪值表，並由前任和下一任主席國擔任副主席（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

³ Article 27.1: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ommission. The Parties hereby establish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ommission (Commission), composed of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Party at the level of Ministers or senior officials. Ea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mposition of its delegation.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

表 1- 3 CPTPP 輪值主席國年份列表

年份	主席國	副主席國（前任主席國）	副主席國（次任主席國）
2019	日本	紐西蘭 ⁴	墨西哥
2020	墨西哥	紐西蘭	日本
2021	日本	墨西哥	新加坡
2022	新加坡	日本	紐西蘭
2023	紐西蘭	新加坡	加拿大
2024	加拿大	紐西蘭	澳洲
2025	澳洲	加拿大	越南
2026	越南	澳洲	未定

資料來源：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 1.19)，作者整理。

此外，有學者認為日本加入 TPP 有提升國際上話語權與影響力的意涵，且積極往國際規則改革與制定者的方向前進（任耀庭，2017:89），也有學者認為日本需要在 TPP 相關議題中發揮影響力，因為在面對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自由貿易協定和機制的崛起，以及夾在美中間的競逐間，日本應該發揮對亞太地區經貿的主動角色，並進行全球兩大經濟體下的自由貿易體制的融合和調整（馬田啓一，2016：284）。換句話說，日本在美國退出 TPP 後至 CPTPP 簽署生效為止，日本試圖發揮影響力和主導角色相當顯著。

更具體以經濟規模的角度來看，若不計日本，原本美國在內的 TPP 的 11 成員國中，美國在 GDP 規模就佔比超過 86%，第二大的澳洲則佔比 5%。日本參與後，美國的佔比減少至 67%，日本則佔第二大的 20%，（TPP 問題研究会，2012）。雖然日本的加入有淡化美國的佔比和存在的效果，但美國還是佔過半的比例。

⁴ 續 TPP，紐西蘭擔任 CPTPP 協定的保管機關（Dipositary）（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綜企會第二科，2022），保管 CPTPP 條約原案和擔任事務管理，因此以「前任主席國」身份擔任副主席國。

因此如表 1-4 顯示，美國的退出導致剩餘 11 個成員國在全球 GDP 和貿易額的佔比大幅下降。學者指出，尤其對越南，馬來西亞，紐西蘭等，加入 TPP 最大的誘因是可實質性地在無關稅狀態下可進入美國市場，等同於與該國最大貿易出口國的美國簽與自由貿易協定，一但美國退出，參與 TPP 的意願極有可能大幅下降（石川幸一，2017）。

表 1-4 美國退出 TPP 前後的 TPP (CPTPP) 成員國在各市場相關領域佔比

市場相關領域	美國退出前 (12 國)	美國退出後 (11 國)
TPP (CPTPP) 成員國 全球 GDP 佔比	37.5%	12.9%
TPP (CPTPP) 成員國 全球總貿易額佔比	25.7%	14.9%
TPP (CPTPP) 成員國 全球人口佔比	11.3%	6.9%

資料來源：楊永明（2018），作者整理

然而從事實發展來看，美國退出後造成加入 TPP 吸引力大幅下降的狀況下，11 個成員國的多邊會議持續進行，甚至最後成功簽署生效為 CPTPP，並持續原本 TPP 的自由貿易機制。這或許與日本在其中提供多邊會議場所，並在會議中成為主席國，與在 2019 年的過渡期作為 TPP 委員會的主席國，積極與成員國進行雙邊會談，推動 CPTPP 談判至簽署生效，不無相關。

另一方面，CPTPP 生效後至今日本持續希望美國重新加入 CPTPP。以美日峰會場合為例，由日本從安倍晉三到菅義偉、岸田文雄首相積極對美國總統提案，不過前任川普總統與現任拜登總統則仍拒絕。CPTPP 簽署後的 2018 年 4 月 19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美時，在佛羅里達跟時任美國總統川普的會談中提起美國重新加入 CPTPP，當時川普堅持與日本以雙邊方式進行經貿談判，拒絕日本提案，一同與日本首相訪美的幕僚則在當時強調日本沒有打算與美國進行雙邊經貿談判與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Bloomberg, 2018）。然而，在 2019 年 4 月美日間正式開始進行在貿易協定的雙邊談判（日本國內閣官房，2022），並在同年（2019 年）10 月

7日簽署《美日貿易協定》，形成美日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国外務省，2020a），即使條約中撤廢和刪減關稅項目與 TPP 要求相同（Smart Agri，2020），日本政府希望美國加入 CPTPP 的想法沒有改變，但安倍晉三由於美國總統川普堅持雙邊談判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遂在同年（2018年）9月退讓，並開始與美國的雙邊談判（朝日新聞，2019）

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美國總統拜登拜訪日本，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同發佈《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的正式成立時，岸田文雄又再次提案美國加入 CPTPP，但拜登總統再次拒絕。誠然由美國主導的 IPEF，經過美國的邀請，包括日本和印度等 13 個成員國加入，該架構以「形成新的印太經濟圈」為目標，顯示了美國重新重視亞洲的姿態（細川昌彥，2022）。況且日本與美國在 2019 年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降低了透過 CPTPP 架構另外形成美日自由貿易機制的需求，以及 2022 年加入美國主導的 IPEF 機制等，為何日本仍將邀請美國加入 CPTPP 列為一貫政策？這也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

簡而言之，本文旨在分析探討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第一、在美國退出 TPP 後，為何日本積極付出資源，呼籲成員國延續 TPP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機制，並推動談判成立 CPTPP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機制？

第二、為何日本在已經與美國建立自由貿易協定和機制平台狀態下，持續希望美國加入現行 CPTPP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機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關於 TPP 與 CPTPP 的研究已經非常廣泛，本研究旨在集中探討日本在 CPTPP 中的戰略發展與思維。選擇日本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在於，在眾多亞太地區經濟與相關整合的研究中，日本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不容忽視，尤其在 TPP / CPTPP 中，美國退出後，日本成為該協定中最大的經濟體。同時，日本參與了 TPP / CPTPP、中國主導的 RCEP 以及美國主導的 IPEF 等三個協定，有可能在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領域中扮演美中對峙下各陣營之間的「橋樑」角色（細川昌彥，2022）。因此，本研究對日本作為亞太地區的「橋樑」角色進行了初步探索。從 TPP / CPTPP 的議題出發，本研究探討了日本在所謂的「橋樑」角色中的定義以及如何在 TPP / CPTPP 中實踐該角色，其中包括日本在轉型至 CPTPP 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日本提出美國重新加入 CPTPP 的原因。

具體來說，本文在 TPP / CPTPP 研究中，以日本角度出發，使用理論來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並嘗試達成以下三個目的：

第一、加強對 CPTPP 的研究：過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TPP 對各國、全球經濟以及 2017 年美國退出後的影響，但對於 2017 年至 2018 年 TPP 轉型為 CPTPP 的過程與背景的研究相對較少。此外，對於 CPTPP 對區域自由貿易趨勢變化的影響也鮮少被提及。本文將透過日本的視角進行相關補充和討論，特別關注 CPTPP 在美中競爭的全球結構下所帶來的意涵。這將成為本研究的一個重要焦點。

第二、探討日本在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中的主導角色和實施的背景：現有研究主要著重於日本加入 TPP 的起點，並探討日本的對外經濟戰略。然而，這些研究僅關注 TPP 制度對日本經濟和戰略的影響，缺乏對美國退出 TPP 後的變化以及日本從 TPP 轉型至 CPTPP 過程中的角色和背後戰略的理解。特別是在現有文獻中，很少從國際關係理論等角度進行分析，僅有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以建構主義角度對日本主導 TPP 轉型至 CPTPP 的背景進行初步分析。然而，該研究側重於國內層面，僅分析了日本政府機構之間的互動以及 TPP / CPTPP 成員國之間的互動，並未深入探討日本主導角色的認知建構以及其在 TPP / CPTPP 政策和戰略中的

應用和背景。本研究將補充這一國內層面的詳細分析，包括政黨內部、政黨之間和國內利益團體之間的互動，這些因素對日本在 TPP / CPTPP 政策和戰略中具有影響力。此外，本研究也將關注日本從持保留態度逐漸轉向積極加入 TPP，並最終主導 CPTPP 的整個過程。這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本在身份、利益和國際規範等方面觀點的變化，填補現有理論和實踐的空白。

第三、探討日本持續希望美國重新加入 CPTPP 的緣由：自川普政府退出 TPP 後，美國對於重新加入 CPTPP 等議題一直持保留態度。那麼，日本為何不斷努力邀請美國加入 CPTPP 呢？這個問題與日美關係、以及日本對於自身全球定位或美中競逐角色的相關性何在？這將成為本研究的第三個重點。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在現行的 TPP / CPTPP 研究中，在台灣、日本、西方學界的研究重心在美國與中國的大國關係或與 RCEP 和 IPEF 等其他機制比較的角度居多，很少注目從 TPP 到 CPTPP 轉型的過程本身，尤其更在日本在這個過程的角色方面更少。

台灣學界主要對台灣加入 TPP 和 CPTPP 申請後的狀況的研究為主流，尤其從美中對立趨勢下的討論為多數，而日本官員歡迎台灣加入發言等，日本的立場也有多少提及到。在 TPP / CPTPP 以日本為主的角度出發的研究中，2016 年 10 月集結台灣學者曾以 TPP 和台日加盟的影響與展望為主題出版日文書籍。⁵ 該書籍的研究強化美國退出 TPP 和 CPTPP 成立過程的評價，並一同評價對台灣產業和出口的影響（蘇顯揚，2019）。⁶ 台灣國內也有另外討論 CPTPP 本身發展的研討會和論文集（施正鋒，2022），但僅討論在參與各國加入 CPTPP 背後的戰略，沒有特別討論到從 TPP 轉型到 CPTPP 的過程，或日本在過程中的角色，僅在論文集集中有李世暉（2022）討論日本在轉型至 CPTPP 後的戰略。其他研究文章主要討論美國退出 TPP 後的日本戰略變化（何思慎，2017，2018，2021；楊鈞池，2017）；還有 TPP 對美中對峙之意涵為主題，並在文中討論日本之戰略（任耀庭，2017；楊永明，2018；李世暉，2022a）；或從國內角度探討日本在加入 TPP 的過程和論爭（李世暉，2014、2016）居多。黃宣瑜（2015）的碩士論文中研究日本在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的亞太外交戰略的變遷，其中也有涵蓋加入當時日本加入 TPP 的背景和戰略，但沒有涵蓋到美國退出 TPP 後的過程和 CPTPP 的轉型、日本在自由貿易協定領域中對美中大國關係的角色。

西方學界也是針對美國退出前的 TPP 研究為多數；尤其從美中對峙角度與中國主導 RCEP 的比較為主（Das, 2014；Hearn & Myers, 2017；Yoshimatsu, 2021）。

⁵ 2016 年 10 月 22 日由國立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與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舉辦「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論壇－台日加盟的影響與展望」研討會。

⁶ 2022 年 5 月 28 日由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跨太平洋全面進步協定（CPTPP）學術研討會」。

在 CPTPP 方面也僅研究範圍在美國退出後對東亞的自由貿易機制之影響（Petri, Plummer, Urata, & Zhai, 2021），包括台灣是否能加入 CPTPP 為研究重點（Chow, 2016）。最後，研究 TPP 轉型至 CPTPP 過程的學者雖然也有，但是以比較美國退出後的權力平衡變化角度進行分析（Cook, 2021）。

日本學界中主要也是集中在討論日本加入 TPP 的過程和當中的日本對外經濟戰略。包括對國內產業的影響（馬田啟一 & 浦田秀次郎 & 木村福成，2016；中野剛志，2011）；美國退出後的 TPP 和日本的通商戰略研究（馬田啟一，2019；浦田秀次郎，2021；宗像直子，2022）；從日本的角度探討現在 CPTPP 的中國申請和與中國主導的 RCEP 的比較研究（畑佐伸英，2022）。

因此本文將以日本為主體的 TPP / CPTPP 研究的文獻回顧分為三個部分：日本國內層次、國際層次、最後為日本面對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戰略變化。

區分國內外層次是基於從 Waltz⁷（1959）發展到 Singer⁸（1961）所提出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層次脈絡進行。國內層次為從國內內政因素，包括國家特性與國內政策制定過程進行分析影響到該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楊永明，2010）。

國內層次的文獻回顧中，將以日本內政為主進行：首先討論 TPP 的經濟學和效果、第二為日本國內對 TPP 的評價。國際層次為從國際體系特性決定國家間的互動模式，尤其基於 Waltz 的理論，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權力分配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架構將會是尤其影響大國之間的互動（楊永明，2010）。

在國際層次中的文獻回顧中，將以各國際關係理論和學派角度探討 TPP / CPTPP 對國際關係的影響、TPP 背後的美中大國互動，包括與中國主導的 RCEP 比較。本文文獻回顧最後綜合討論日本在 TPP / CPTPP 中的戰略，包括美國退出 TPP 後的應對、日本在經濟外交戰略和 TPP 戰略的變化的相關研究。

⁷ Waltz 在 1959 年著作的《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以探索引起戰爭的意象為脈絡，區分三種意象：個人、國家、國家體系，並區分為原因層次進行分析，尤其以現實主義角度出發，注目在權力的定義和國家等行為者在權力和追求和分配的因素。在國家體系為國際「無政府」狀態為權力分配的因素（Waltz, 1959）。

⁸ Singer 基於 Waltz 在 1959 年所提出的層次分析，進一步提出體系層次和國家層次的概念和定義，形成國際關係研究方法的層次分析基礎。



壹、國內層次：從日本角度的 TPP 研究途徑

一、TPP / CPTPP 的經濟學和效果：從國際貿易理論角度

(一) 什麼是包括 TPP / CPTPP 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 ？

討論 TPP / CPTPP 之前，首先簡介自由貿易協定 (FTA)。為何日本要和他國貿易和進出口商品？渡邊賴純 (2014：3-5) 提出以汽車為例，技術相關的工業製品雖然很豐富，但在農業方面，因日本僅有 3 成的國土可農耕，因此必須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汽車等工業品至他國，並進口農產品不足部分。也就是李嘉圖 (Ricardo) 的《比較優勢理論概述》，⁹ 國家經過貿易形成經濟成長的模式；另一方面，貿易也會導致要從國外進口產品保護自國產業的「保護主義」興起，國家也因此實施關稅等保護或採取關稅財源來補助國內產業。另一方為了經過地區整合和促進貿易等來實現取得更大的國家利益，跟特定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等形式的協定，撤廢關稅等貿易障礙，互相開放市場，達成雙贏狀態。因開放市場會牽涉到各產業和直接連結到國家利益，在成功簽署協定為止，國內調整和國與國間的談判等，可以說簽署兩國間的雙邊 FTA 就有相當高的難度，更不用說以複數國家同時實施談判和簽署 TPP 等的多邊 FTA。然而一旦簽署，該協定所帶來的經濟貿易利益很大。

(二) TPP 對日本的效果

在包括 TPP 等的 FTA 的效應下，浦田秀次郎 (2016：77-88) 指出日本市場的封閉性為阻礙日本在 21 世紀經濟成長的最大問題，可經過 FTA 簽署等的方式實施貿易和市場的開放。其中 TPP 可實現同時與 2016 年當時日本以外的 11 國，包括美國，撤廢原本的關稅，實施無關稅的貿易，減少進出國外市場的成本，大幅強化日本出口產業的競爭力。在討論是否加入 TPP 當時的 2014 年，日本政府試算中表

⁹ 李嘉圖在 1817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 (On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中提出比較優勢理論，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以及生產成本的相對差別。每個國家集中生產和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並進口自國國內「比較劣勢」的產品。

示 TPP 撤廢關稅後的貿易效果可促進 GDP 2.6% 的成長，以當時 2014 年的全日本 GDP 來計算為超過 14 兆日圓的成長。但浦田秀次郎也指出當時的政府試算可能過於樂觀。



二、日本國內層次角度針對 TPP / CPTPP 的評價

在李世暉（2014：133）的研究之中，不論是當時提起加入 TPP 的民主黨政府或實際推動加入的自民黨政府，一般的日本民眾對加入 TPP 和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是抱著樂觀的態度。日本國內也有因 TPP 等的 FTA 等而受正面或負面影響的產業團體之分表明贊成或反對，形成二元對立的陣營。

贊成方為出口導向之產業居多，視日本加入 TPP 等 FTA 對日本出口產業成長輔助（蔡增家、劉昀，2009），成為突破日本經濟停滯的狀況（李世暉，2014：133）；傳統上，反對包括 TPP 的 FTA 的主要為農業等第一級產業團體，擔憂日本國內市場開放後對日本農產業的傷害（蔡增家、劉昀，2009：313），成為對日本經濟外交中的敏感部門，形成日本保護主義的基礎（石川幸一，2017）。

另外李世暉（2014）的研究也指出除了農業之外，反對派也強調 TPP 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國內勞動市場受工資低廉的外國勞動者取代、還有食品安全憂鬱。另外糧食自給率降從 40% 降低至 14%，恐造成國安問題等，範圍很廣泛

（閔岡英之，2011）。關聯到日本的食物自給率，日本國內思想家的中野剛志著作的《TPP 亡國論》（2011）在日本國內也超過 20 萬本的銷售，從國內外深入討論強調日本政府所進行推動加入 TPP 無法擺脫美國主導的貿易戰略框架；不僅無法讓日本擺脫經濟停滯，反而會讓日本亡國。尤其在農產品和食物自給率方面，面對氣候變遷等，農產品和食物等的重要戰略資源的價格上升已經成為趨勢，日本的自給率下降反而會讓日本更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仰賴（李世暉，2014；中野剛志，2011）。

貳、國際層次：TPP / CPTPP 背後的國際關係



研究均顯示，經過雙邊和多邊 FTA 等來擴大區域經濟整合會直接提升該區域整體的經濟成長率，區域內國家經濟也會連同成長。另一方，若區域國家以實施關稅等保護主義政策導致經濟互賴和文化交流的一定程度的缺乏，就不易形成 FTA 等經貿協定的交流平台與合作機制效果（李世暉，2022a）。

如前一節所述，FTA 從談判到簽署過程非常困難。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啟動的 GATT 與接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貿易談判已宣告中止。渡邊賴純則指出 TPP 以橫跨亞洲和美洲的跨太平洋區域的「巨大 FTA（Mega FTA）」對全球貿易自由化趨勢形成推動力，甚至可連動促進 WTO 相關談判等，更加一步朝向全球層次自由貿易的實現（渡邊賴純，2014：5）。本節先從國際關係角度開始，切入分析 TPP 背後的國際關係和對區域整合的影響。

一、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

楊永明（2010）提出在國際關係理論為分析國際事務中，提出系統性的分析理論和架構，其表示各理論各有出發點和涵蓋領域，很少有單一理論涵蓋所有的領域議題和提出全面性的解釋，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應用單一或結合不同理論可有效掌握各領域的現象，並掌握各現象背後的構成因素與後續發展的方向（2010：70）。本段從國際關係理論中「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等文獻回顧其套用在 TPP 的變遷。

（一）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

摩根索的（Hans J. Morgenthau）的《Politics Among Nations》（2006）等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學派為早期現實主義的基礎，主張國家為主要行為者，並是自利的，由追求自國利益為行動基本，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並是權力政治的衝突狀態，國家必需在這個狀況中自國爭取利益和權利確保繩生存（楊永明，2010: 74-75）。摩根索（2006）也論述國家的利益與權力的型態會經過時代背景有所改變，但權力的最大化追求是不變的。黃宣瑜（2015）在古典現實主義連結至 FTA 的解

釋之中，加入 FTA 可為取得權力和利益的可能，這也可解釋包括 TPP 為多邊 FTA 之一為該理論的實踐。

(二) 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由華爾滋 (Kenneth Waltz) 在《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0) 著書中所發起，結構現實主義學派從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同樣以國家和權力追求為主體；國際社會同樣為無政府狀態，不同的是國際體系為決定國家政策的最終因素。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關係是主導國際關係，然後權力分配，主要是指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關係所組成的「大國關係」構成，小國家則以組成同盟方式對抗權力競爭，甚至與大國組成同盟關係追求自國利益或生存。楊永明也提到，結構現實主義相較古典現實主義，更注重於國際政治的互相依賴關係 (2018: 77-78)。在 TPP / CPTPP 方面，相關研究常常以美國與中國的大國關係角度進行分析 (寺田貴, 2013)，尤其在與中國主導的 RCEP 進行比較 (楊永明, 2018; 畑佐伸英, 2022)。

田中拓道研究室 (2017: 35) 的研究中也從現實主義角度連結大國以提供包括 TPP 和 RCEP 的「公共財」等國際制度以擴大大國的權力進行分析 (2017: 8)。同樣的脈絡中，田中拓道研究室的研究指出若是結構現實主義的實踐，美國退出 TPP 後，中國應直接參與 TPP，並直接實踐以類似霸權國家的角色提供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公共財」，並促進整合不僅是涵蓋亞洲的 RCEP，更介入 TPP 原本在亞洲太平洋到美洲的區域整合，但中國在 2017 年當時沒有行動，直到 2021 年才申請加入 TPP。另外以結構現實主義角度分析日本的行動，該研究也提到美國退出後，日本僅批評美國的保護主義和主張自由貿易體制的重要性 (2017: 35-36)；但該研究沒有直接使用結構現實主義脈絡直接分析之後主導轉型至 CPTPP 的過程。

寺田貴 (2013: 103-104) 則從結構現實主義出發，以「差別性區域統合規範 (差別的地域統合規範)」角度分析 TPP 在美國與中國的大國關係和競爭中的角色，指出當時 2012 年為止由美國主導的 TPP 為形成在亞洲區域整合中，在規則和條件上設置有差別性的規則，也有抵制中國的加入，並在競爭關係中取得更多的權力的意涵存在。

（三）新自由制度主義

新自由制度主義由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奈伊（Joseph Nye）的概念發展，視國際制度為國際體系的最重要因素，而國際制度的形成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因果關係，因此強調互相合作就可共同降低國家獨自行動所產生的不確定因素，降低原先在現實主義中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對國際社會的負面影響。國家可以以各制度的機能性利益考量加入國際制度，並強調利益不排斥（楊永明，2010：82-85）。

經過自由貿易的區域整合，包括亞洲的多邊和雙邊 FTA 或 EPA 也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實踐之一，尤其在國際制度降低國家的交易成本，增強跨國合作並共同追求各國利益的最大化（蔡增家、劉昀，2009：288），這也可包括 TPP / CPTPP 所產生的功能利益和效果，一但成為成員國加入，相對簽署雙邊 FTA 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和節省下來的交易成本就會很大。

（四）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由溫特（Alexander Wendt）在《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99）中，認為國際結構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由規範（Norm）、身份（Identity）、利益（Interest）等成分構成（楊永明，2010：85-88）。朱安南（2005：12-13）講解建構主義者的論述可分別為三個層面：

第一、建構主義強調概念性結構（Ideals Structure）和物質性結構（Material Structure）一樣重要。

第二、建構主義非物質的結構對行動者的「認同」（Identity）為行為者在結構下的利益及行動的基礎，因此可直接限制行為者的行動。

第三、建構主義主張「行為者」與「結構」是相互構成的關係：結構由行為者間的互動塑造，而結構又能對行為者間的互動產生影響。

溫特（1999：23-24）也以批評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論述視國家為行為者為基於物質性目的而行動，而建構主義最根本的因素是「共識」：在結構下構築共同具有的理解與展望，「共識」亦建構了行為者的身份與利益。

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同樣視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下的國際社會結構是有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並共有資源一起實踐，一同創出共同的利益（楊永明，2010：85-88）。

如圖 1-1 顯示，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7-9）也主要使用建構主義檢視 TPP 至 CPTPP 的轉型過程，並嘗試研究為何日本主導形成 TPP11 的背景；該研究注旨在建立共同的規範、期待認知的部份。在從 TPP 為主的亞洲區域整合方面，建立區域的「共識」為重要的出發點，形成共通的規範和共識，並促進行動者間的互動，經過關鍵行為者推動，形成國際規範，然而等同成為國際構造。而這個關鍵行為者將以「共識」拉攏其他行為者形成互動，並推動形成國際規範，並成為國際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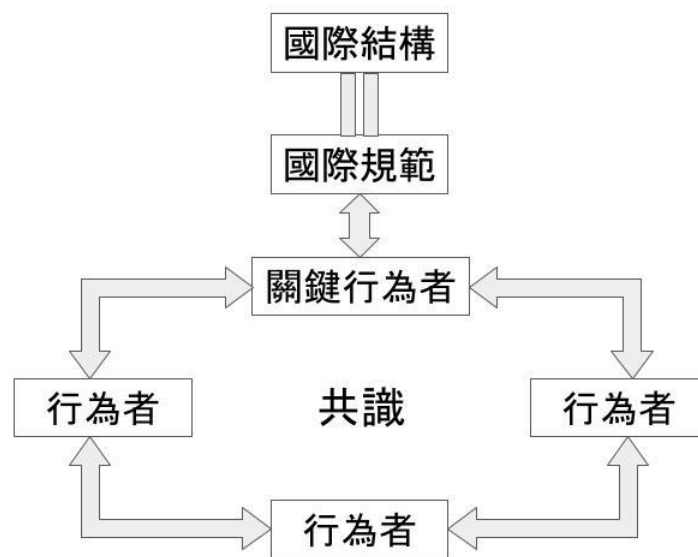


圖 1-1 田中拓道研究室研究所參照的建構主義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作者整理。

如圖 1-2 顯示，田中拓道研究室在建構主義到日本在 TPP / CPTPP 轉型研究的應用下，關鍵行為者為視當時的「TPP 11」為國際結構，並同時視形成「21 世紀型 FTA」為國際規範，而日本為「關鍵行為者」以「自由貿易」為共識促進尤其

與澳洲和紐西蘭的互動，並拉攏其他成員國一同形成 TPP 11，後來形成 CPTPP（2017：36）。該研究顯示，TPP 本身中也是以創造「自由貿易」體系之共識推動各國參與，另外亞洲全體的區域整合也在建構主義中有推動的意義。尤其在形成亞洲區域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規範和共識方面，日本主導 TPP 準備轉型至 CPTPP 也是建構主義的實踐（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3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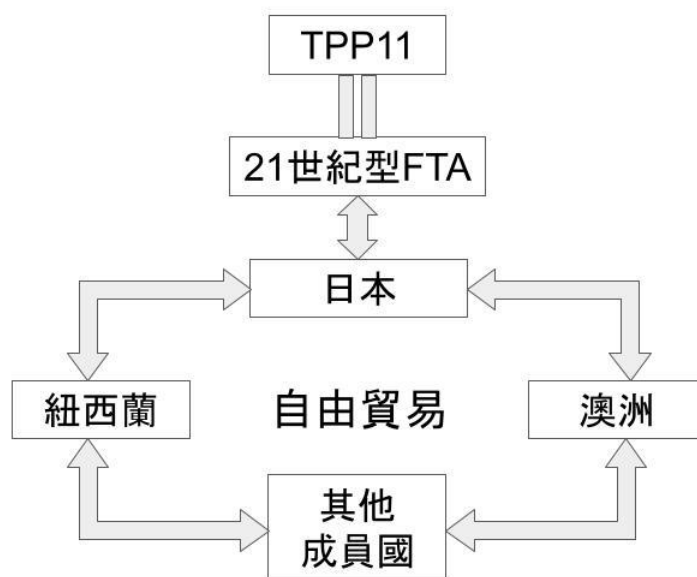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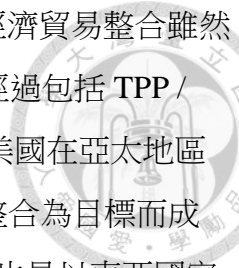
圖 1-2 田中拓道研究室研究所以建構主義架構分析 TPP11 中的互動

資料來源：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作者整理。

二、TPP 背後的國際關係

（一）TPP 背後的美中對峙

亞洲從 1990 年代由於區域間的貿易增加，亞洲區域國家間推動雙邊，然後到多邊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協定，並形成以區域全體的經濟和貿易整合和協定與組織的建構。以東南亞，東亞國家和區域為主體的有《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RCEP 和現在的 CPTPP。楊永明（2018: 18-19）提到現在亞洲區域的整合在歷史上也有類似的週期和發展，但基本上都是經過征服和戰爭



擴張特定國家權力而形成的整合。在目前經過 TPP / CPTPP 等的經濟貿易整合雖然形式上不同，主導的國家仍然成為整合的重點。尤其美國當時欲經過包括 TPP / CPTPP 的國際貿易新規範，帶動確保對亞洲區域的影響力和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另一方由中國主導的 RCEP 也採取同樣的經濟整合為目標而成立，明顯有排除美國與美洲國家。楊永明（2019：209）分析，這也是以東亞國家為中心的「東亞主義」與包含亞洲，美國等美洲國家的「亞太主義」的競爭（2018：39-41）。廖小娟（2019）也提到面對美國希望經過 TPP 來確保亞洲貿易自由化方面的主導權和在國際政治經濟制度中獲得優勢地位。另一方，中國則是希望經過 RCEP 等引入亞洲的區域整合，拖緩 TPP 的形成，藉以增加中國的談判空間與成為領導角色的可能性。這也可見包括 TPP / CPTPP 的自由貿易架構也可以成為一種「經濟戰略」（Economic Statecraft）的實踐，透過 FTA 作為經濟手段，不只達成經濟，還有非經濟的目標，主要為爭取領導和權力的手段之一（Yoshimatsu, 2021：27）。在經濟和貿易領域成為大國關係和對峙的前線的狀況下，包括日本的亞洲區域國家會陷入加入美國主導的 TPP 或中國主導的 RCEP，形成二選一之困境。因加入單方可被另一方解釋為加入陣營，吉野文雄（2014：252-255）也強調這種形式亞洲國家當初希望的區域整合的方式。

（二）TPP / CPTPP 對亞洲區域的功能性

馬田啟一等（2016：10-11）指出 TPP / CPTPP 並非單純的區域多邊貿易協定和機制，或美中在亞洲經濟貿易對峙前線的美國方的陣營，TPP / CPTPP 本身的功能上對亞洲的經濟整合的一種實踐，更另外可能成為擴張到區域外的「巨大 FTA」的先驅者，除了形成多邊自由貿易機制而引出的經濟利益和節省往前在雙邊 FTA 談判的成本之外，TPP / CPTPP 的關稅廢除率和涵蓋的產業規範規定等非常廣，且非常嚴密，目標達成市場開放。在 TPP / CPTPP 規範中，規定品項和領域方面有涵蓋超過 21 種，包括政府調度、國有企業的限制、知識財產、勞工權益、防貪腐等非常管闊（馬田啟一等，2016：4-6）。

針對 TPP / CPTPP 在自由貿易方面的關稅撤廢等領域外，也廣闊涵蓋多領域事項且嚴謹的規範，中島朋義指出美國有利用 TPP 的嚴格規範排除中國的意涵存

在。中島友義（2022：30）也引用當時 2016 年的簽署 TPP 時，美國歐巴馬總統的聲明。

TPP allows America – and note countries like China – to write the rules of the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a region as dynamic as the Asia-Pacific.
(The White House,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2/03/statement-president-signing-trans-pacific-partnership>)



另一方浦田秀次郎（2021：4）指出當時美國主導的 TPP 和中國主導的 RCEP 在機能上並非競爭關係，而是「互補關係」。確實 TPP 在規範上的加入門檻非常高，導致多數開發中國家無法加入。另一方，RCEP 的門檻相對的低，可以從早期接受自由貿易的恩惠。若國家想經過加入多邊 FTA 等獲得經濟成長，可以先加入 RCEP 打起成長的基礎，等條件符合再「升級」至 TPP / CPTPP 即可。

（三）美國退出 TPP 影響

美國退出 TPP 所造成的衝擊非常廣泛，尤其對原本參與 TPP 的成員國的衝擊非常深刻。石川幸一（2017：52-55）指出美國退出 TPP 後的經濟效果方面完全失去魅力，尤其對原本期待經過 TPP，就可美國實質上簽署 FTA 的越南、馬來西亞、紐西蘭等更為深刻。當時石川幸一（2017：52-55）也分析以 TPP 為例高度自由化的自由貿易協定因美國總統川普所興起的保護主義風波，造成實現的可能性越來越低。另一方在亞洲，美國也將失去可以經過 TPP 抵制中國崛起的機會，讓 RCEP 成為亞洲的經濟貿易整合的領導（石川幸一，2017：59）。

楊永明（2018：25）針對美國的退出進行與亞洲國家為例，更多國家更積極朝向全面性的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美國卻朝向保護主義狀態。從美中對峙的角度，美國的退出導致 2017 年當時美國霸權在亞洲逐漸減弱，中國崛起更加明顯，也成為亞洲全體的成長和領導地位之一，也描述這個狀態有兩大陷阱論述：「修斯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和「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修斯底德陷阱」指霸權國家面臨崛起國家挑戰時，會經過戰爭進行權力轉移現象出現之論述（楊永明，2018：25）。浦田秀次郎（2021：7）雖然沒有直接提及到「修斯底德陷阱」，但指出美中貿易戰也是美國面對中國崛起的一種對抗手

段，但在退出 TPP 後就完全失去在自由貿易制度的制定方面可以對抗中國的手段。

「金德伯格陷阱」強調國際經濟體系需要由霸權國家來穩固，並提供制度面的公共財，一但霸權國家無意提供公共財，將導致權力真空，並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發生（楊永明，2018：52）。美國退出 TPP 也完全是同樣的狀態，楊永明（2018：50-53）引用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智庫的報告指出，川普進入保護主義和內向的外交政策讓中國試圖填補美國的權力真空，導致緊張情勢，指出包括美國退出 TPP 等政策所導致的「金德伯格陷阱」比「修斯底德陷阱」風險還要高。

參、日本在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戰略變化

一、從亞洲經濟整合角度

在經濟利益方面，木村福成（2012：12-16）指出現在日本企業積極進入東南亞市場，另外更加設置工廠等，東南亞的重要性越來越高。日本應該要經過 TPP 把握跟亞洲一同取得經過自由貿易成長經濟的機會，並一同成為制定國際制度的貢獻者。而經過 TPP 為制度性工具，日本與美國原先以擴張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TAAP）構想為目標，擴張 TPP 為主的多邊自由貿易機制，而加入 TPP 的條件為要求成員國從政府主導經濟，計畫經濟，國營企業為主的「國家資本主義」轉型。以實現全方面的亞洲經濟整合，日本應同時實施 TPP、RCEP、日本-EU EPA（經濟夥伴協定）、美日經貿對話談判的四面作戰，並全面性推動進展（馬田啟一，2019：59）。

二、與美國行動的角度

馬田啟一（2019：55-60）分析日本在 TPP 之外同時在 RCEP 實施談判是有抵制美國方對日本實施過度的雙邊貿易談判和對話的意涵，日本有可能在貿易主體朝向中國的可能性，形成避險的效果；但其同時強調指出由於美日在軍事方面的同盟關係，否定了這個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時積極推動 RCEP 從而導致美國企業可能失去亞洲市場，並使企業對美國川普政府施壓的可能性較大。另外石川幸一

(2017: 59-62) 表示美國退出 TPP 當時指出這對日本確實是不利，但也不用太悲觀。以當時角度，日本將成為 TPP 中最大經濟規模的國家，可獲得主導 TPP 的持續性，並建議同時保留美國回歸的可能性。若美國政策轉變回歸 TPP 的話，也可能可以提出更好的談判條件。



三、美中對峙的角度

馬田啟一 (2019: 59) 提出日本同時實施 TPP、RCEP、日本-EU EPA (經濟夥伴協定)、美日經貿對話談判的四面作戰，除了相互抵制中國與美國之外，也有連結大國關係的可能性。細川昌彥 (2022) 指出在日本同時參與 TPP / CPTPP、中國主導的 RCEP、美國主導的 IPEF，形成美國與中國對峙與在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領域中各陣營的「橋樑」角色的可能性。美國因川普退出 TPP 等輕視亞洲的結果，已使亞洲各國失去信任，擔憂美國可能又再度脫離亞洲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與中國參與 RCEP 等自由貿易協定等也有風險，因此亞洲國家多陷入困境。因此，日本可成為連結美國與中國、亞洲國家的「橋樑」，經過日本讓亞洲國家對美國拜登政府後來提倡的 IPEF 有參加的意願，類似的狀況也在 TPP 出現。另一方因日本也有參與 RCEP，也不會讓亞洲國家過度警戒中國的反應等 (細川昌彥，2022)。

馬田啟一 (2019: 60) 分析中指出，比起 RCEP，日本優先推動美國退出後的 TPP 談判至 CPTPP 的轉型的理由為，不希望 RCEP 成為亞洲第一個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以抵制中國領導 FTAAP 地位的可能性。

肆、小結

在探討日本參與 TPP / CPTPP 對國內層次的影響時，對於以出口產業為主的日本經濟而言，參與包括 TPP / CPTPP 在內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FTA) 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然而，隨著市場的開放和 FTA 的推動，保護主義的反對論述也存在。

這些反對論述主要關注日本國內第一級產業，特別是農業領域可能面臨的損害，以及可能對日本國內食品自給率造成的國家安全問題。此外，在日本的經濟外交方面，一些人擔心加入當時由美國主導的 TPP 可能反而使日本更加依賴美國，而無法擺脫這種依賴。

在國際層面上，TPP / CPTPP 作為亞洲地區整合的重要自由貿易協定，被視為建立亞洲區域自由貿易體制的關鍵，並期望為亞洲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亞洲地區的區域貿易自由協定和區域整合也成為美國和中國之間經濟戰略上的前線。TPP / CPTPP 最初由美國主導，成為美國與中國對立關係的一部分，特別是與中國主導的 RCEP 相對立。一些學者指出，TPP / CPTPP 在除了關稅減免之外的領域充滿廣泛的規範，這構成了將中國與其他亞洲開發中國家區隔開來的意圖，對中國具有規範排除的含義。然而，其他學者則認為 TPP 與 RCEP 並非對立關係，而是在規範上具有互補性，國家可以先加入門檻較低的 RCEP 實現初期的經濟增長，然後再逐步「升級」到標準更高的 TPP / CPTPP

美國退出 TPP 不僅對成員國產生影響，也對亞洲區域整合產生衝擊，同時也成為美中對峙趨勢中的一個變數。學者指出，美國的退出導致了所謂的「金德伯格陷阱」現象，即原本經濟體系由一個霸權國家所穩定，並提供制度上的公共財，但霸權國家的退出可能導致在亞洲區域出現權力真空的狀態。

這種情況可能對亞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穩定產生重大影響。在缺乏一個明確的領導國家或霸權的情況下，區域整合和合作的進程可能受到阻礙，並增加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此外，權力真空可能導致其他國家或地區角逐在亞洲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區域內的地緣政治競爭。

最後，在關於日本的 TPP / CPTPP 經濟外交戰略變化的文獻中，現有研究分析指出，日本加入 TPP 的背景是出於積極進入東南亞市場和美國市場的功能性目的。若 TPP 成功形成，日本也有可能與美國在亞洲形成廣義的共同體。然而，由於美國退出了 TPP，日本同時與中國主導的 RCEP 以及 TPP 等多方進行多邊 FTA 的談判。學者指出，如果當時日本主導 TPP 並形成不包括美國的多邊 FTA，可能可以在與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時獲得對日本更有利的條件。

從美中對峙的角度來看，雖然日本也參與了中國主導的 RCEP，但同時利用 TPP 來抵制中國的崛起。學者特別指出，日本不希望 RCEP 成為亞洲第一個多邊 FTA，以遏制中國在亞洲區域整合中的主導地位。此外，從美中對峙的角度來看，學者提出日本因與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都有良好的關係，尤其是在美國退出 TPP 後，日本應成為連接這三方的「橋樑」。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TPP / CPTPP 作為 FTA 機制，已成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實踐，旨在透過貿易自由化來實現成員國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然而，這一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成員國之間的互動以及對於美中對峙的影響。

從古典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通過分析美中之間的大國關係，來比較 TPP 和 RCEP 的區別以及各個制度的實踐。這些理論強調權力的取得，並分析相互之間的抵制。另一方面，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以創造「自由貿易」體系作為規範和共識的目標，促使亞洲國家採取行動，TPP 在這方面有一定的實踐。

整體來講，回顧現行對 TPP / CPTPP 和日本經濟外交政策的研究，可以看出美中對峙和美國退出 TPP 對亞洲的區域整合和 TPP / CPTPP 的影響很大。日本在這個狀況中，以全面行動方式推動美國退出後的 TPP 和參與中國主導的 RCEP，形成相互抵制的狀態。在國際關係理論脈絡方面，TPP / CPTPP 中的美中對峙可分析為結構現實主義的實踐，另一方在 TPP / CPTPP 中的日本的角色也可以以建構主義脈絡進行分析。

第四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探討日本為何擔任 TPP 轉型至 CPTPP 成立的主導角色和日本為何持續邀請美國重新加入轉型後的 CPTPP 為主要研究問題和目的，研究設計基於上述的文獻回顧所提及到的國際關係理論脈絡來形成理論為分析架構。

壹、理論與分析架構：建構主義

上述的文獻回顧提及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古典和結構的現實主義脈絡與建構主義脈絡和現行研究中對 TPP / CPTPP 分析的應用。先前研究也指出目前建構主義在分析日本在 TPP 轉型至 CPTPP 過程的角色分析方面，相當契合事情發展過程，因此本研究採取以建構主義為分析架構。而未採取結構現實主義的原因在於其分析主要在以美中對峙的角度，去探討 TPP / CPTPP 的功能和對區域貿易自由化的影響，與本研究企圖以日本為主體的應用較不相同。

一、現行建構主義分析架構的問題點

在上述的文獻回顧中提及，田中拓道研究室的研究從歷史分析方式回顧日本加入 GATT 至 WTO 開始至加入 TPP，以及美國退出後主導 TPP11 的經濟外交轉換，政府機關間互動為國內層次和「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Nations, ASEAN）成員國家、TPP 成員國間的互動，並導出結論，日本以自由貿易為「共識」拉攏其他成員國為行為者，而日本成為「關鍵行為者」推動創造「21 世紀型 FTA」（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的國際規範。

如圖 1-3 表示，田中拓道研究室的建構主義應用仍有不足，尤其在建構主義因素形成的細節和日本國內外層次因素的詳細分析，本研究嘗試進行部分的補充與修正。具體來說，首先在設定「21 世紀型 FTA」為國際規範方面，田中拓道研究室的研究中提及到「21 世紀型 FTA」之概念為美國在主導 TPP 時的目標，美國退出 TPP 時，由日本繼承該目標，但沒有討論為何日本要繼承的理由和背景。

第二、研究設定日本為「關鍵行為者」，而日本政府在相關國際會議的聲明分析為國際層次，日本政府文件和新聞稿為國內層次；但在國際層次沒有詳細討論日本與 TPP 成員國或其他國家間的互動。國內層次沒有討論國內產業和政黨互動，或自民黨當初反對 TPP 的加入，在 2012 年當上執政黨後並轉型積極推動加入 TPP，並在經濟外交政策上轉型並主導至 CPTPP 的轉型背景。

第三、研究設定「自由貿易」為「共識」，並帶動澳洲與紐西蘭等 TPP 成員國推動 TPP11；研究也指出針對中國崛起和中國主導的 RCEP 的抵制意識對 TPP 成員國的影響很大，並成為共通的課題（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28, 30, 37），但沒有在結論放入建構主義所重視的共識因素。

最後，在日本成為「關鍵行為者」部分，研究中講解日本並非建構主義的「21世紀型 FTA」作為「國際規範」的起草者和「自由貿易」為「共識」的實踐者；尤其在自由貿易方面，研究提出日本因強烈的保護主義下，沒有完全實踐「自由貿易」（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25），然而日本卻成為在 TPP11 中推動自由貿易的關鍵行為者。田中的研究亦未分析日本在與澳洲、紐西蘭和其他成員國互動時，成為關鍵行為者的背景和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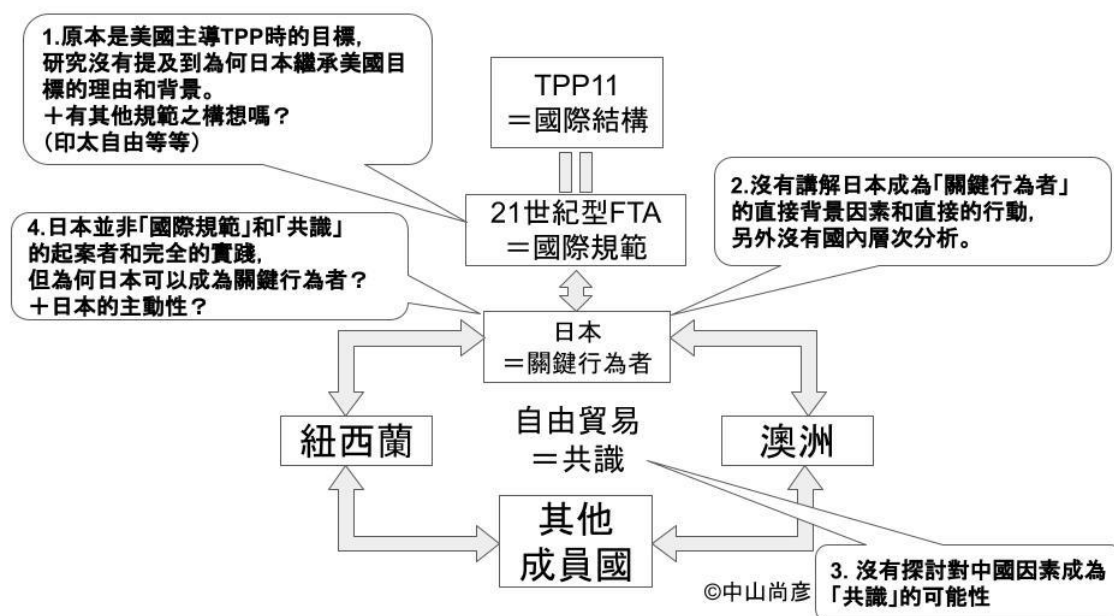


圖 1-3 田中拓道研究室研究所分析中的問題點

資料來源：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作者整理。



二、本文研究架構

針對田中拓道研究室研究的以上問題，如圖 1-3 顯示，本研究同樣以建構主義機制為基本，並重新探討分析以日本為何、如何成為「關鍵行為者」為主要研究重點，並以建構主義中的「國際規範」和「共識」為輔助因素，以日本國內與國外層次進行分析。也就是針對為何日本主動的主導 TPP11，本研究將經過建構主義的要件為分析架構探討日本主動的因素。其次，如圖 1-5 顯示，本研究將另外探討日本也加入美國成立和主導的 IPEF 的狀態下，依然希望美國加入 CPTPP 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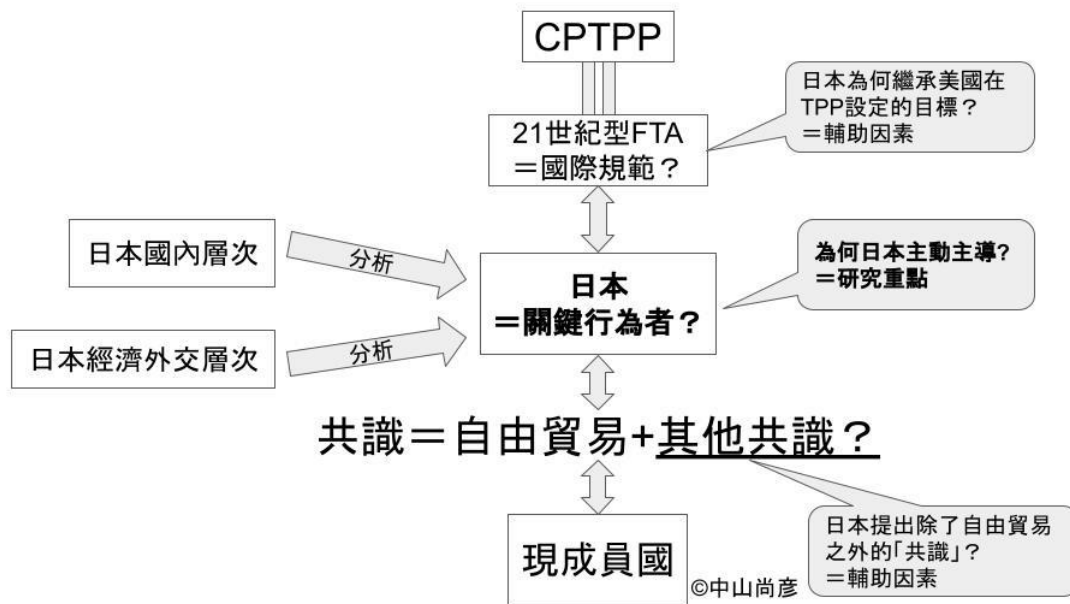


圖 1-4 本研究在建構主義分析架構

作者製作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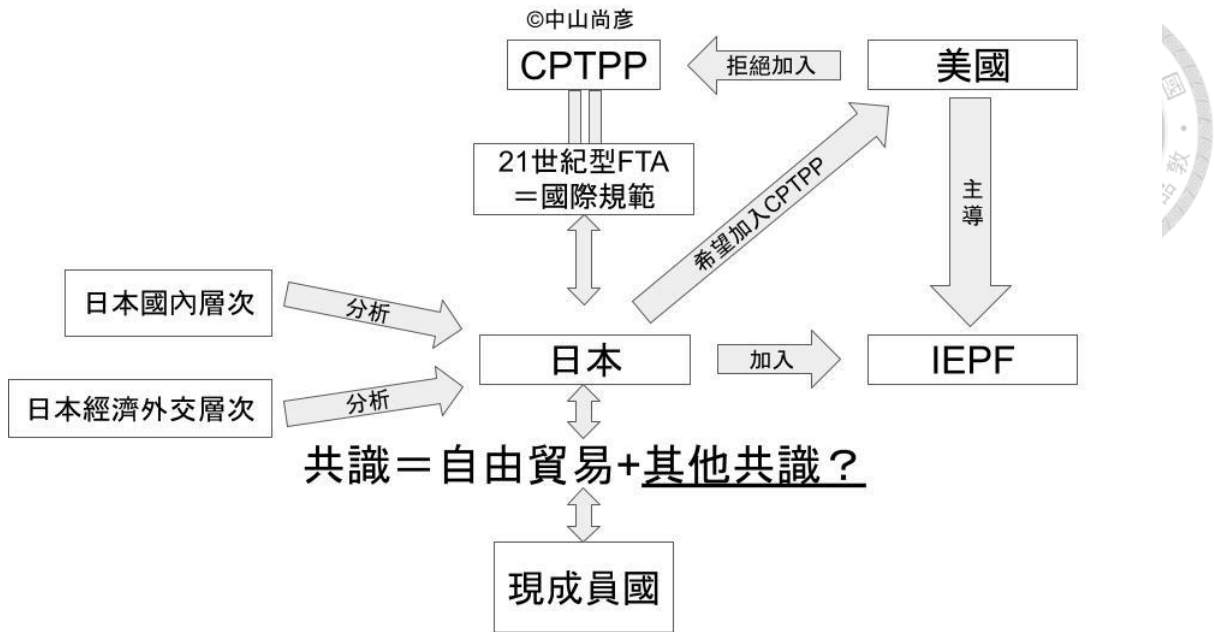


圖 1-5 本研究分析日本與美國 CPTPP 和 IPEF 方面互動的架構

作者製作整理

總而言之，本研究以建構主義分析日本在 TPP / CPTPP 轉型中的主導角色和背景，另外分析為何日本堅持美國加入 CPTPP。本研究分別涵蓋日本國內層次、在區域和 TPP / CPTPP 等體制中成員國互動的國際層次。以時期與層次類別角度，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以亞洲經濟整合發展角度分析 TPP 的成立興起和背後的大國關係。第二、以日本國內外層次回顧日本加入 TPP、主導轉型至 CPTPP 和之後的發展，分析日本主導 TPP 至 CPTPP 的轉型背景和日本堅持希望美國加入 CPTPP 的背景。

貳、研究方法、範圍及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回顧法」作為研究方法。根據上述文獻回顧，CPTPP / TPP 所涵蓋的範圍很廣泛，在分析上本文採取 Waltz¹⁰（1959）與 Singer¹¹（1961）所提出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分析層次脈絡，進行系統性整理探討，並依照層次在理論架構和分析架構所論述的建構主義分析脈絡進行分析，探討日本在 TPP / CPTPP 政策的一致性和背景所在。

二、時間範圍

本研究依照在分析架構所述的四個層次分析區分時間範圍，有效集中分析研究主體的日本。第一、在以亞洲經濟整合發展角度分析 TPP 的成立興起和背後的大國關係中，本文指冷戰後至 2010 年代的 FTA 和亞洲區域整合概念的發展，2010 年代的 TPP 與 RCEP 的興起與發展。第二、以美國國內外層次回顧美國加入與主導至退出 TPP 過程、到 IPEF 的成立，本文將在美國的時間範圍點為 2008 年 3 月在布希政府期間中首次參與 TPP 談判會談開始、經過川普政府時期在 2017 年退出 TPP、至拜登政府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成立 IPEF 為止。第三、以日本國內外層次回顧日本加入 TPP、主導轉型至 CPTPP 和之後的發展，本文將在日本國內外層次分析從 1990 年代泡沫經濟崩壞為背景描述，開始在以 2002 年日本與新加坡簽署第一個 FTA 開始，經過日本擴大 FTA 簽署、民主黨菅直人政府在 2010 年表明加入 TPP 過程的相關細節分析、經過 2017 年美國退出 TPP 和 2018 年日本主導轉型 CPTPP 的成立、至同樣 2022 年美國成立 IPEF 時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案美國總統拜登重新加入 CPTPP 為範圍。

因 TPP / CPTPP 都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和機制，但經過轉型過程而名稱有所改變，可能會造成行文混淆。本研究指也依時期和所指的時期範圍區分名稱；以早期成立至川普在 2017 年 1 月

¹⁰ Waltz 在 1959 年著作的《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以探索引起戰爭的意象為脈絡，區分三種意象：個人、國家、國家體系，並區分為原因層次進行分析，尤其以現實主義角度出發，注目在權力的定義和國家等行為者在權力和追求和分配的因素。在國家體系為國際「無政府」狀態為權力分配的因素 (Waltz, 1959)。

¹¹ Singer 基於 Waltz 在 1959 年所提出的層次分析，進一步提出體系層次和國家層次的概念和定義，形成國際關係研究方法的層次分析基礎。

簽署退出 TPP 的機制時期稱為「TPP」、川普退出後至在 2018 年 3 月簽署 CPTPP 協定為止時期為「TPP 11」之稱，2018 年 3 月簽署之後至今的貿易協定和機制為「CPTPP」，最後若是指全體性稱呼，以「TPP / CPTPP」為名稱，指涵蓋從 TPP 成立至今日的 CPTPP 之時期。



三、資料來源

首先在日本國內層次時，本文將以日本首相官邸資料庫為初期的官方資料來源，並以各國學者從各新聞報導整合和調查後撰寫的專書、期刊論文為二手的輔助資料。美國國內層次也同樣，以華府白宮的新聞稿為初期的官方資料來源，也同樣以並以各國學者從各新聞報導整合和調查後撰寫的專書、期刊論文為二手的輔助資料。

在分析日本在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政策層次，將以日本內閣官房的《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等政府官方資料、所整合的媒體稿和資料為官方來源、也另外收集日本政府官方會談的對方國政府的新聞稿和日本國內外報導進行第一手資料的整合，最後再也同樣以並以各國學者從各新聞報導整合和調查後撰寫的專書、期刊論文為二手的輔助資料。

在 TPP / CPTPP 談判中的成員國間互動層次，也同樣將以將以日本內閣官房的《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所整合的媒體稿和資料為初步資料來源，探索 TPP / CPTPP 成員國各國對 TPP / CPTPP 相關會談互動新聞稿，並整合學者與媒體報導的整合二手資料。另外為探索實際過程，本研究也引用參與 TPP / CPTPP 官員的採訪報導。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資料取得管道、研究方法上、語言上將可能面臨到相關研究限制。第一個研究限制為資料取得管道有限。本研究涵蓋到日本國內外層次，美國國內外層次，TPP / CPTPP 成員國間的互動等非常廣泛，各國間的談判紀錄尚未完全公開，無法完全涵蓋到各層次，可能影響 TPP / CPTPP 相關政策的細部因素。在政府

媒體稿等官方資料方面，經濟效果等數據的細節有些資料沒有對外公開，或無法到當地圖書館等資料庫取得，因此只能依賴學者或智庫分析來補上。另外在日本的政府和政黨內的會議資料，多數會議資料沒有對外公開，因此僅能依據該會議的媒體稿實施，可能造成實際討論內容和對外公開稿的不同之處。

第二個研究限制為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從國內外層次等進行分析，研究範圍非常廣闊，也無法完全涵蓋到所有可能影響 TPP /CPTPP 政策相關因素，亦無法完全評價各因素對政策決定過程，和影響變化的程度。另外在以日本首相，美國總統等的最終決策人士方面，因無法直接實施採訪等第一手田野調查，讓資料收集的深度有限。在該決策人士方面，本研究只能依據本人的發言，記者會或媒體發布的方式來分析探討。

第三個研究限制為語言上的限制。在討論 CPTPP / TPP 成員國間的互動時，除了中英日文資料除外，日本與美國除外的其他成員國當地語言資料的取得和讀取因語言限制無法納入本研究。不過，本人會參考各政府和學者的英文資料和文獻，盡量降低語言限制影響。

第二章 亞洲經濟整合與日本對外經濟政策

在分析日本在 TPP 至 CPTPP 轉型的過程之前，本章分為三個部分來討論亞洲經濟發展和整合之趨勢，以及至 TPP / CPTPP 和 RCEP 之發展興起，與日本在面對該趨勢時的應對。首先，第一節討論亞洲經濟發展與整合發展：從戰後的亞洲經濟發展中的亞洲經濟整合概念發展至自由貿易協定在亞洲的發展、包括實際 APEC 和東協的興起與發展過程中的共識、成員國間的互動。第二節集中在 TPP 和 CPTPP 與 RCEP 的興起、比較與背後的大國關係。最後第三節討論日本經濟外交政策走向：日本在泡沫經濟後走向為背景，開始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方向性、日本外交政策轉向、美中大國關係中的經濟外交戰略對加入 TPP 的政策影響。

第一節 亞洲經濟發展與整合



壹、冷戰後至 2010 年代的亞洲經濟發展

多數的學術研究和論文解釋，時至今日的亞洲的經濟發展與整合是從冷戰體制結束後的 21 世紀開始（川本忠雄，2013、寺田貴，2013、楊永明，2018：19）。其中楊永明（2018：12）說明 21 世紀為「亞洲世紀」，基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快速成長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從 20 世紀以歐美為主的經濟中心，將經過「亞洲大崛起」，使得世界經濟中心轉至亞洲，尤其是隨著中產階級人口和消費市場的成長，區域外出口貿易的成長將帶動世界經濟和經濟整合。如表 2-1 和圖 2-1 所示，亞洲經濟的總生產規模（GDP）在 1990 年代以來已增長超過 4 倍，主要由東協加上中國、日本和韓國（ASEAN+3）所帶動。亞洲以 ASEAN+3 為基礎進行比較，其經濟規模超越了當時北美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和《歐盟》（European Union, EU），形成了一個新的「三極經濟圈」。在冷戰時期，三極經濟圈主要由美國、日本和歐洲的《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所主導（川本忠雄，2013：17-20）。川本忠雄（2013，18-19）指出，在冷戰時期，這種三分構造對立不僅存在於「三極經濟圈」的形成中，也存在於西方先進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區分，形成了三方之間的對抗關係。在冷戰結束後的新三極經濟圈中，歐洲國家感到開發疲憊，同時，當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也陷入了泡沫經濟的崩潰，長期處於經濟停滯狀態。相比之下，中國正在經濟上崛起，其經濟規模持續增長，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表 2-1 和圖 2-1 所示，從 1990 年至 2020 年，中國的 GDP 增長超過了 10 倍，並且超越了日本。同時，純粹以 GDP 規模比較，中國已超過日本，而東協地區的 GDP 仍然不及日本。

表 2-1 冷戰後「三極經濟圈」GDP 變化（單位：10 億美金）

年份	NAFTA 成員國合計	美國	歐盟 成員國合計	東協 成員國合計	中國	日本
1990	10,437	9,811	9,051	461	1,027	3,510
1995	11,568	10,845	9,519	606	1,651	3,689
2000	15,794	13,754	11,262	783	2,770	3,987
2005	12,276	15,600	12,276	1,019	4,421	4,229
2010	18,795	16,383	12,897	1,314	7,554	4,219
2015	20,934	18,206	13,553	1,665	11,062	4,445
2020	22,137	19,377	13,930	1,936	14,617	4,363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n.d.)，作者整理¹²。

¹² 基於川本忠雄，《東アジア統合という思想》（東京，文真堂，2013 年），19 頁中有同樣的各國 GDP 表，作者基於世界銀行的 2015 年美金價值標準，以去除美金價值變化引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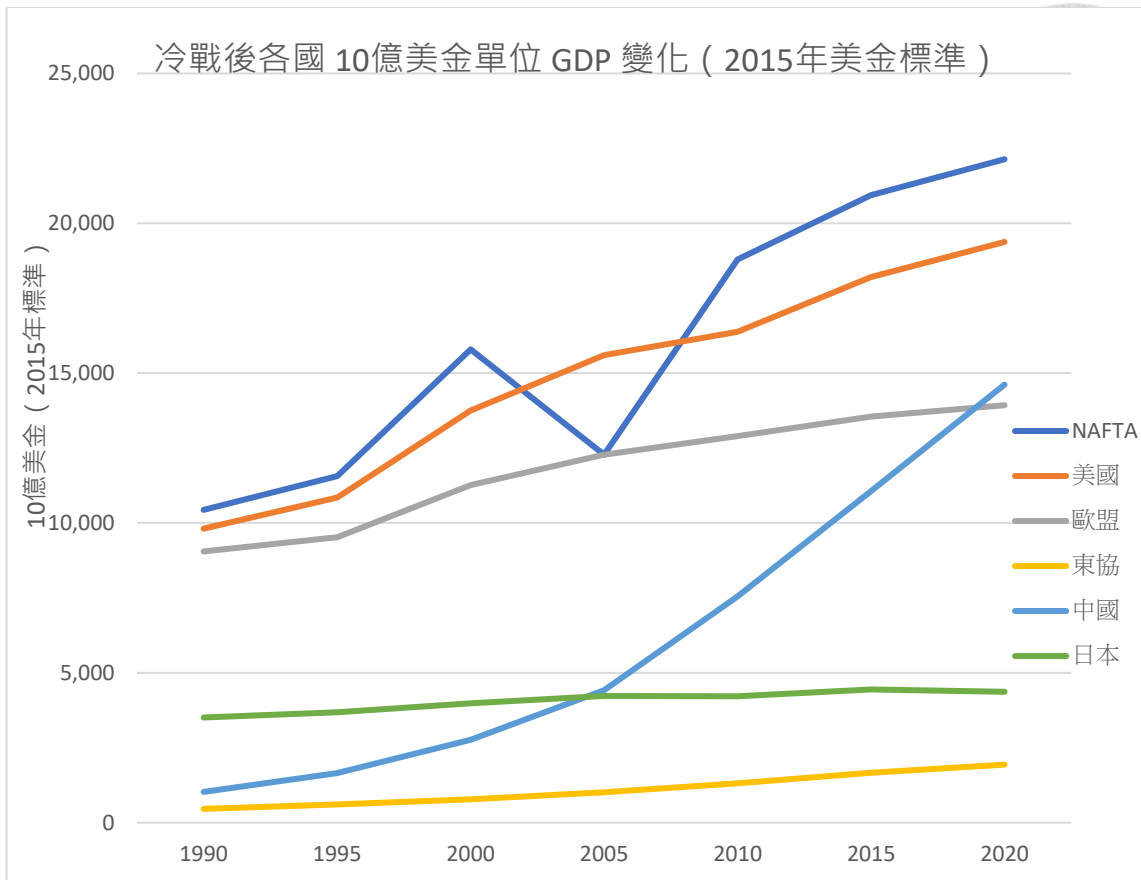


圖 2- 1 冷戰後「三極經濟圈」GDP 變化 (兆美金)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n.d)，作者整理¹³。

楊永明（2018：12-13）指出中國和印度將來會牽引「亞洲大崛起」，引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估計報告，2030 年全球中產階級將增加到 49 億人，亞洲其中佔三分之二。這可顯示將來亞洲龐大的市場需求和成長凝聚為亞洲崛起，引起大量的國際關注和影響力。

¹³ 資料整合基於世界銀行的 2015 年美金價值標準，以去除美金價值變化引響。

貳、亞洲經濟整合概念的發展：從 APEC 至亞洲區域地理概念



根據前述，亞洲地區因其高度的經濟成長成為與歐美經濟體並列的「三極經濟圈」之一。舉例來說，歐美經濟體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和《歐盟》（European Union, EU）等「共同體」和「經濟圈」機制。同樣地，在亞洲地區，各區域國家也在其經濟成長過程中形成了類似的概念，並實施了亞洲經濟整合。這種整合機制旨在加強區域內的貿易和經濟合作，同時也致力於加強與區域外的貿易和商業活動的聯繫，以實現區域性的共同經濟成長。

楊永明（2018：19-20）對於亞洲的經濟整合提出了解釋，認為其發展過程由過去的「由下往上」（Bottom-up）轉變為現今的「由上往下」（Top-down）推動模式。在早期，民間的跨國商務和貿易活動扮演著經濟發展的主導角色，然而，在冷戰後的 1990 年代，情況逐漸轉變為由政府與制度主導的形式。國家政府成為主要的經濟成長推動者，與貿易夥伴國政府建立雙邊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協定，甚至進一步發展多邊的區域組織和經濟整合機制。

以在 1989 年成立的《亞太經濟合作》（APEC）經貿合作論壇為例，在 21 世紀的全球化趨勢中，亞洲地區各國開始透過《自由貿易協定》（FTA）和《經濟夥伴協定》（EPA）等倡議或協定的推動，致力於建立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共同體」和「經濟圈」（川本忠雄，2013：30-31）。川本忠雄（2013：17-21）指出，區域間的經濟合作並非以「三極經濟圈」為主要對立形式。從全球的角度來看，自由貿易體制和協定的形成已成為全球範圍的趨勢，由《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扮演主要推動者的角色。然而，鑑於 WTO 存在的不足，各個區域尋求建立區域性的自由貿易體制和協定來彌補這一缺陷，以區域為主的談判進程來解決區域特定的問題，並在區域層面實現「共同體」和「經濟圈」的形成。

定義今日亞洲的「共同體」概念前，首先定義「亞洲」之範圍。吉野文雄（2006：19-21）說明「亞洲」在今日的範圍為中東，阿拉伯國家以東的東部歐亞大陸國家和區域。今日形成的「共同體」和「經濟圈」為「東亞國家」為主，涵蓋今日的中日韓，和今日的東協成員國；因此定義該共同體的形成概念為「東亞共同體」，不包括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的南亞國家。另外若要嚴格執行「東亞」的地理定義，「東亞共同體」不該包括澳洲與紐西蘭，但實際上東協實施「開放式區域主義¹⁴」（Open Regionalism）中，不把地理定義進行明確的區分，並廣泛的接受合作。吉野文雄（2006：19-21）指出這對在形成有效的「東亞共同體」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成員國的組成會影響該「共同體」的效果和目的，若一個共同體中有太多數和雜多的成員國加入，會造成共同體中的討論無法前進，並達成共識一同行動達成共同利益的實現。吉野文雄總結東亞共同體並非一定要堅持地理條件，共同體的構築可以考慮文化和歷史因素為共同點。

吉野文雄（2006：19-21）基於東亞的定義來提出「東亞共同體」必須嚴格把關節成員國加入和定義的邏輯中，現在以《ASEAN +3》與東協合作的中日韓也陷入同樣的問題。以東南亞國家為成員國的東協的「共同體」下，非成員國的中日韓可能會影響以東協為主的「共同體」的有效性和目標。

在吉野文雄以「東亞」為範圍定義論述。另一方，楊永明（2018，17）在著書《亞洲大崛起：新世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中另外定義「亞洲」的範圍，並也分析現在亞洲的經濟整合概念的現況和構造。楊永明指出現在「亞洲」的國際上可定義為東亞與南亞，而非傳統上包含中東或西亞的範圍概念，但沒有必要切割得如此嚴謹。

在「亞洲」範圍概念講解中，楊永明（2018：14）講解如圖 2-2 所顯示，亞洲之概念的轉變過程可以從歐洲中心觀點的「遠東」（Far East）該念開始，所指現在的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區域。

¹⁴ 基於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雙語詞彙對照表》翻譯中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綜企會第二科，2022）。



圖 2-2 「遠東」之概念位置示意圖

圖片來源：楊永明（2018）。

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主軸從歐洲轉至美國，因此在 1960 至 1970 年代在美國產生了「太平洋盆地」（Pacific Basin）的地理概念和如圖 2-3 所顯示，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出現「環太平洋」（Pacific Rim）之概念；主要以美國為出發點，連結美國與東亞之間的整體區域，形成美國在東亞的政治和經濟主導性，讓東亞國家的事務必須包括美國為考慮因素，形成「亞太主義」之概念。基於亞太的概念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為該概念的實踐之一（楊永明，2018：15-16），對亞洲經濟整合的影響在本節後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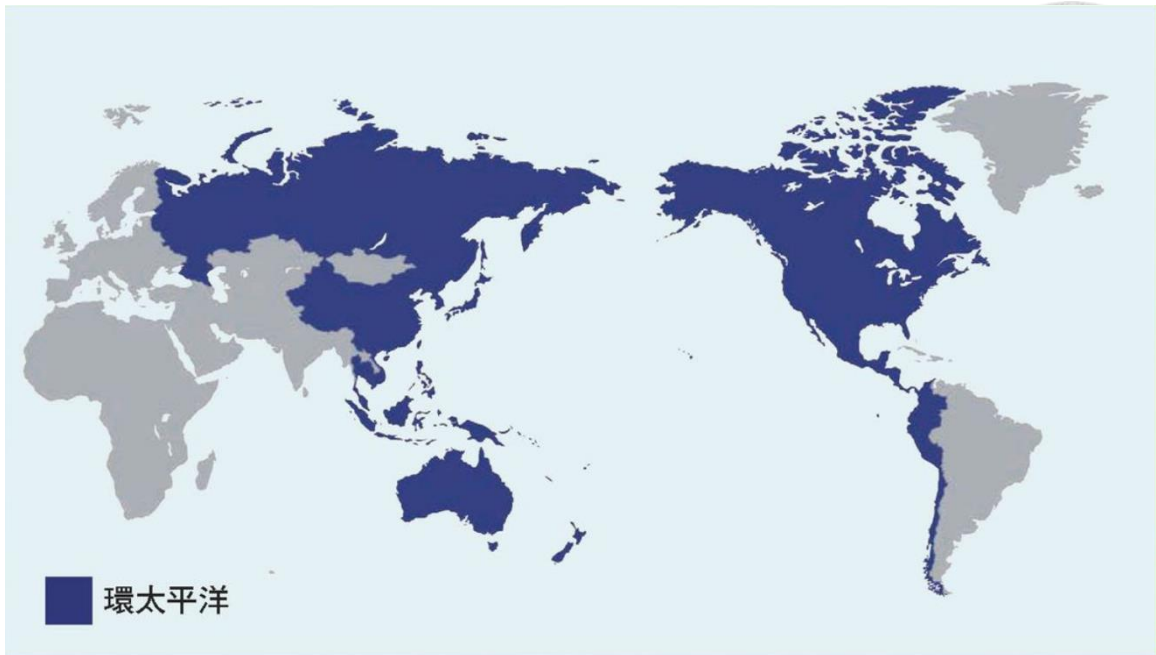


圖 2-3 「環太平洋」之概念位置示意圖

圖片來源：楊永明（2018）。

在「亞太主義」之概念的發展過程中，以前述的 APEC 成立為例，該論壇連結美國與東亞的經濟事務。隨著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亞洲國家的各國政府為強化政治和經濟上的領導主軸，形成重視亞洲獨立性的「東亞主義」或「亞洲主義」，與美國主導的「亞太主義」的拉鋸構造（楊永明，2018：19）。

以亞洲國家的角度來看，「東亞主義」或「亞洲主義」以中國和東協國家為主，最大目的與共識為排除美國的角色和影響力，推動亞洲主導的「經濟圈」和「共同體」的整合，而政治上也希望可以減少歐美對亞洲國內政治的介入和影響。另一方「亞太主義」以越南、與美國同盟的日本和澳洲為主，希望美國留在亞洲，持續推動跨太平洋的經濟整合，以「抗衡中國崛起」為共識進而主導亞洲經濟和整合。歐巴馬政府所提出的「重返亞洲」為美國對亞洲關注的表現之一（楊永明，2018：350-351）。

經過 RCEP、中國所主導的「一帶一路」、日中韓 FTA 和亞洲國家的雙邊 FTA 的成立和發展，成為新的「亞洲主義」的轉型骨架。另一方今日的「印太主義」也替代先前的「亞太主義」的區域概念（楊永明，2018：351-352），其中包括本文

所關注的 TPP / CPTPP、美國所主導的 IPEF、APEC、亞洲國家與美國簽署的 FTA 為主。

亞洲主義經過推動區域內貿易和商業活動的協定和體制，促進區域內積極的經濟社會與文化交流，提升「亞洲認同」。另一方印太主義方的印太戰略當時過於龐大鬆散，且內容不明的概念論述下，亞洲主義將會是亞洲崛起的建構基礎（楊永明，2018：352-353）。經過中美貿易戰爭和中國崛起下，印太主義中「抗衡中國崛起」的認同和共同點更加明顯。比較各主義下的亞洲經濟整合中，「認同」下的共同點顯而更重要。

在影響亞洲經濟整合概念除了多元文化之外，也有與美國的對立關係而產生的「亞太主義」和「東亞主義」間的摩擦，讓狀況更加複雜。如圖 2-4 所顯示，川本忠雄（2013：38）指出在形成經濟整合過程中，「共通的亞洲認同」（共通のアジア・アイデンティ）的形成會很重要；涵蓋宗教、文化的共通點為認同形成的基礎，但在經濟方面是以形成「經濟圈」和「市場圈」的機能主義為主要共通點。如圖 2-4 所顯示，回歸到本文的建構主義模型應用，川本忠雄和楊永明雙方所指出形成「經濟圈」形成亞洲經濟整合時有認同和共通點，但在形成時會有區分以「亞洲主義」還是「亞太主義」的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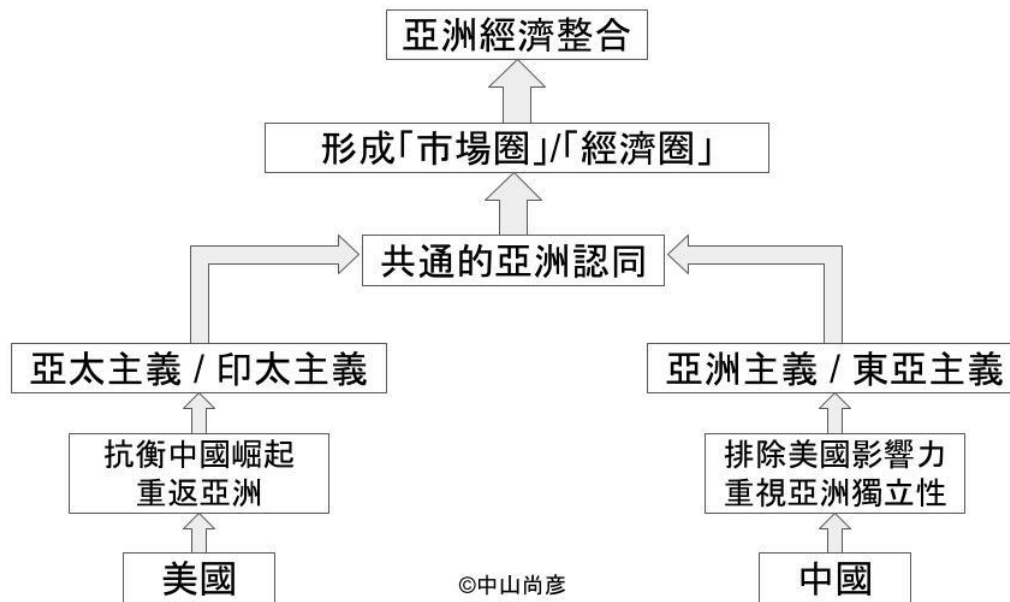


圖 2- 4 亞洲經濟整合時的「共通的亞洲認同」形成架構

作者製作整理

寺田貴（2013：1-2）。以歐盟在歐洲形成的難度為例，指出亞洲的整合，因多宗教和多元的文化，有相當高的困難度。楊永明（2018，55）也同樣指出亞洲整合的挑戰是非常巨大，各國除了前述的文化、宗教差異性外，有些國家面對軍事安全與領土爭議，甚至區域內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落差又大。各國政治制度又不同狀況下，雖然進度可能緩慢，但現在亞洲各國在經濟、貿易方面的深層整合是有在進行的。

參、自由貿易協定在亞洲的發展

形成國家間自由貿易往來體制的過程始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下的烏拉圭談判回合，該回合於 1990 年代形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作為多國自由貿易體制的平台，並對 2000 年代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或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等簽訂趨勢產生了影響。在亞

洲地區，日本、中國和韓國特別積極地與亞洲國家簽訂了這些協定。到了 2010 年代，亞洲國家因應各國工業化和分工的需求，進入了簽訂多邊貿易協定的趨勢，形成了所謂的「巨大 FTA」（Mega FTA）時代（菅原淳一，2016：3）。

亞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興起是 WTO 的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的談判不順利狀況為背景。亞洲各國為了確保外貿市場與經濟發展的落實，各國開始積極與主要貿易夥伴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更發展至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尤其在亞洲，區域內的貿易量大幅增加，至各國在簽訂數十個雙邊的同時並行簽訂參與談判到大型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包括 TPP / CPTPP、RCEP、中日韓三國 FTA 等（楊永明，2018：39）。本文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資料庫整理了亞洲國家與區域外國家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和相關協定，同時也標明是否與美國或中國簽署了雙邊修定協定，並放在附錄表 1。該資料庫對亞洲國家中的 18 個國家進行了分類，包括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同盟。本文僅列出了已經完成簽署並生效的協定，這顯示了雙邊自由貿易體系的建立和實踐的確切進展

在亞洲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狀況中，可以觀察到中國、日本和韓國非常積極地與區域內外的國家簽署雙邊協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這方面的表現。此外，就與美國或中國簽署雙邊協定的國家而言，只有新加坡和韓國與這兩個國家都簽署了雙邊協定，而台灣、東協和柬埔寨僅與中國簽署了雙邊協定。最後，只有日本與美國簽署了雙邊協定，並未與中國簽署。在其他亞洲國家中，我們可以看到菲律賓、越南、汶萊和蒙古是與日本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唯一或較少數的國家。而在與亞洲區域外國家的協定方面，有 18 個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有 10 個國家與中南美洲國家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只有 3 個國家與歐洲國家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中尤其與英國簽署的國家數量較少。

在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方面，所有與區域外多邊協定簽署的亞洲國家都與歐洲國家聯盟有相關協議，包括歐盟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這表明亞洲國家積極參與簽署跨區域模式的自由貿易協定，以追求外銷等經貿利益。本文同樣整理了亞洲區域國家以及區域外國家簽署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和相關協定於附錄表 2。從

表中可以觀察到亞洲各國在多邊自由貿易和相關協定的對象選擇，並且本文同樣在表中針對各國是否參與 CPTPP 或 RCEP 進行了分類¹⁵。

具體來說，大部分的多邊協定是透過東協或與歐盟等區域共同體簽署。若將亞洲國家的雙邊協定與多邊協定進行比較，則可以發現在東協的 10 個成員國中，有 7 個國家與日本簽署了雙邊協定，同時還簽署了與《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mong Japan and Member Stat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JCEP）等東協的多邊協定。

其次，RCEP 有 14 個國家參與，而 CPTPP 在亞洲地區僅有 5 個國家正式參與。即使考慮到加入申請中和宣布參加意願的國家，總數也只有 10 個國家。對比中國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參與中國主導的 RCEP 的情況可見，參與 RCEP 的 14 個國家中，只有新加坡、柬埔寨和韓國同時與中國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他國家則是透過 RCEP 的多邊協定體制實質上與中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印度已與亞洲區域內的 5 個國家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然而，在多邊協定方面，印度僅與東協簽署協定，並未參與 CPTPP 和 RCEP¹⁶。至於寮國和緬甸都沒有與其他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兩國都參與了 RCEP。可以說儘管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的對象有限，但透過東協，特別是 RCEP 的簽署，再次凸顯了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和協定在亞洲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重要性，為亞洲國家提供了開放貿易的機會並降低實施門檻。

肆、APEC 與東協的成立與發展

在經貿領域中，為了形成亞洲共同體，區域各國以形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開始，逐漸發展形成為多邊的自由貿易協議和體制。如前所述，APEC 起源於美國為出發點的「亞太主義」，而東協以「東亞主義」為出發點，為重視東亞獨立性，並

¹⁵ 參照附錄表 2。

¹⁶ 參照附錄表 2。

擺脫歐美的影響。因此，這兩個概念和組織的成立起初呈現對立關係（楊永明，2018：39）。

首先在 1989 年，以澳洲和日本的倡議所開始的《亞太經濟合作》（APEC）經貿合作論壇（寺田貴，2013：37-38），在環太平洋地區有 21 個會員國形成，有包括台灣、日本、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香港、印尼、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秘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美國、越南。在 2018 年的貿易總量佔 21.87 兆美元，佔全球 47.4%，成員國總計人口規模約 28.9 億，佔全球 38.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1）。APEC 為三大支柱形成，包括「貿易暨投資自由化」（Business Facilitation）、「商業便捷化」（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經濟暨技術合作」（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形成，並在決策過程以「共識決」和「自願性」為基礎，尋求「區域內共享經濟繁榮」為目標（外交部國際組織司，2023）。

如圖 2-5 所顯示，APEC 以「區域內共享經濟繁榮」目標，形成共識吸引成員國加入參與 APEC，並在 APEC 的三大支柱和決策過程中實現「區域內共享經濟繁榮」的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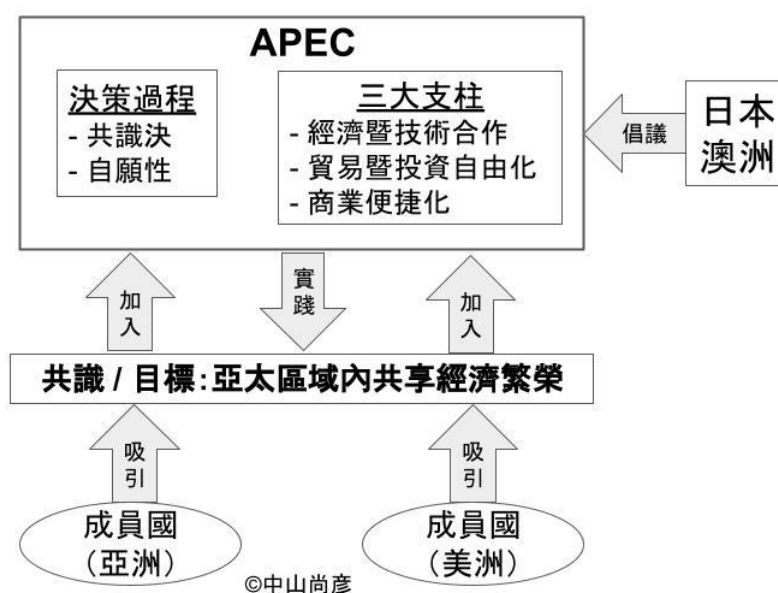


圖 2- 5 APEC 以「共識」和「目標」與成員國互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外交部國際組織司（2023）。作者製作整理。



APEC 的主要工作方向和功能為，促進成員國間的貿易及投資自由化、商業交流和經濟與技術合作。內部體制的推動方式中，主要以成員國採自願的方式，執行開放性的對話、全體的共識來作成決議，不具強制的拘束力。APEC 透過定期的會議和峰會等進行成員國間的對話。除了傳統的貿易議題除外，也討論橫跨領域的議題，如：能源、海洋與漁業、反恐、婦女及災害應變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1）。

APEC 在形成亞洲各國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及區域內貿易擴大帶動亞洲經濟整合的發展下成立。楊永明（2018：38-39）強調 APEC 並非任何自由貿易協定或組織，而是提供一個給成員國和經濟體「討論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的論壇會議」。雖然 APEC 經過高峰會等，提供各國政府，甚至首腦建立互動的平台，並有穩定區域和平與推動經濟合作的效益，但畢竟不是具有法律的制度化自由貿易協定。以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例，APEC 因僅是經濟互動合作平台，因此無法形成有效的集體因應作為，在實務上的效果受到限制（楊永明，2018：38-39）。

另一方面，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在 1967 年簽署《曼谷宣言》正式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Nations, ASEAN），後來汶萊在 1984 年，越南在 1995 年，寮國與緬甸在 1997 年，柬埔寨在 1999 年分別加入。如圖 2-6 所顯示，成立當時為越戰時期，其初衷在抵制共產勢力擴張，在兩極對立的國際情勢下，以成立區域安全共同體維護區域內盛會與政治穩定為目的，並揭示東南亞的和平、自由與中立，維持不結盟立場。楊永明指出東協的發展概念背景可連結到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提出「東亞經濟核心會議¹⁷」（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之概念希望形成以東亞國家為主的區域經濟組織（2018，39）。在 1997 年至 1999 年以中國、日本、韓國加東協 10 國的「東協 +3」（ASEAN+3）峰會後正式形成今日的東協後，東協在至今日的經貿自由化方

¹⁷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翻譯 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 為「東亞經濟核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綜企會第二科，2022）。

面，目前以東協，與中國、日本、南韓，另外與紐西蘭、澳洲、印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全面經濟合作協定，最終將建立 30 億人口，形成亞洲的年輕經濟產值達 9 兆美元的自由貿易網路（外交部研究設計會，2010）。

東協內部強調「共識決」及「不干預內政政策」，中華民國外交部資料指出該概念因成員國有過度自我中心之情形而傷害到區域整合過程。因此，從成立至今，東協簽訂的多數條約均允許成員國在任何時間退出等，僅對願意遵守之國家具有拘束力。不過，東協在 2007 年的第 13 屆峰會通過憲章，並經過各成員國批准，在 2008 年正式生效，東協從此具有國際法人地位。在東協憲章生效後，仿效歐盟模式區分：「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以及「社會文化共同體」進行整合（外交部研究設計會，2010）。其中本節所討論的亞洲經濟整合可歸類至東協的「經濟共同體」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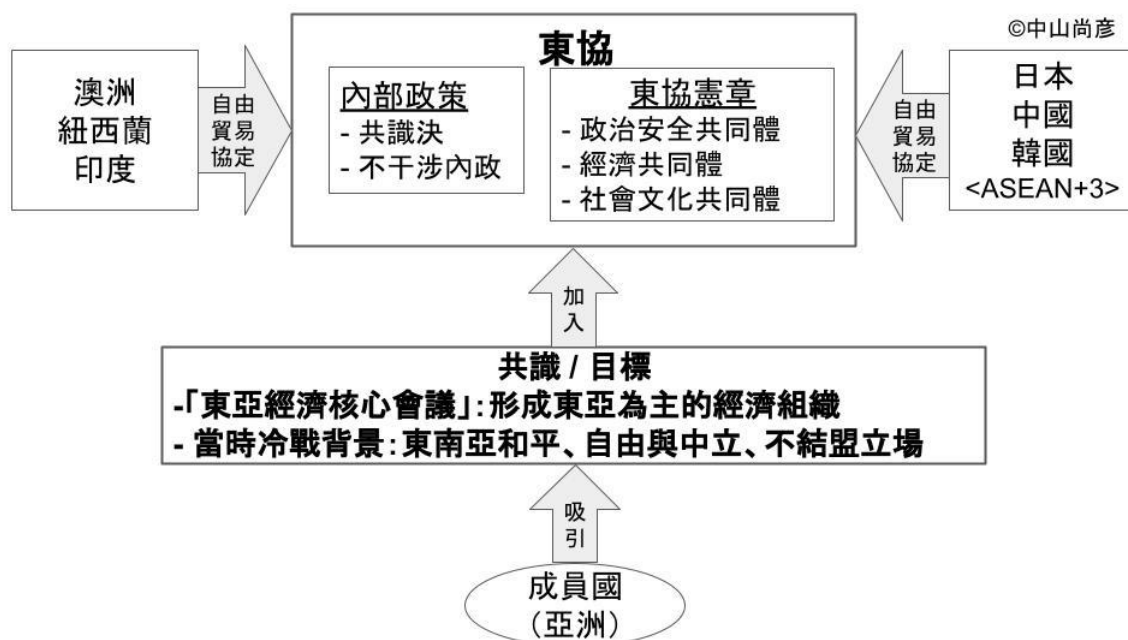


圖 2-6 東協以「共識」和「目標」與成員國互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外交部研究設計會（2010）。作者製作整理。

Pape（1998：22-23）以歐盟的成立和歐洲區域整合的案例比較，指出在構築區域整合時，若以「區域主義」之共識，可能會導致對區域外的排外意識；甚至在

全球化的自由貿易化與經濟開放化趨勢下，可能形成防衛型區塊，加劇區域間對立。相對的，東協和 APEC 所採取的「開放式區域主義¹⁸」（Open Regionalism）概念，強調成員國或區域外國家實施建設性討論，形成經濟相互作用之概念。雖然該概念和實施還是在初期階段，距離到以歐盟為例的區域整合的完整性還有距離。另外 Pape（1998：22-23）也指出歐洲的區域整合實行和研究還有很多空間，亞洲也因比歐洲更多元的文化背景，可能會形成獨特的區域和經濟整合。

黑柳米司（2014：28-29）的研究探討美中對峙對東協的影響，指出兩個面向可以討論。第一個面向是，在純粹的軍事和經濟規模上，美國和中國的實力遠大於其他東協國家，因此東協國家對美中的影響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說是沒有。然而，東協國家堅持的共識是「迴避美中的共同霸權」，因此東協也積極實施多邊會談，並邀請美國和中國一同參與對話。東協在多邊對話架構中的地位不可忽視，也不能低估。第二個面向是從美中對峙對東協的影響來看，在爭議議題討論中，美國和中國也積極邀請東協國家參與，以實現「避險」的效果。如果東協國家能夠實現共同合作，就能一起對抗分散美中對峙所產生對東協的分裂力量。但如果合作失敗，東協將成為美中對峙的第一線，美中將爭取東協國家為同盟，這將導致東協和亞洲的區域整合的分裂。以 2012 年 7 月的東協外交部長會議中，由於南海問題等，各國無法達成共同聲明，這顯示出現在東協國家對中國的評價和對待意識有分化現象：一邊是對中國的「經濟期待」，另一邊是對中國「威脅意識」，包括「中國威脅論」之論述。

如表 2-2 所顯示，黑柳米司（2014：28-29）對各東協國家的「中國威脅論」進行整理，分為：「柔性平衡¹⁹」（Soft-Balancing）、「避險」（Hedging），「扈從」（Bandwagoning）的 3 種態度，並依據對中的「威脅意識」和「經濟期待」的高低分成 4 個類別，各國對中國的態度各不相同。

¹⁸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翻譯 Open Regionalism 為「開放式區域主義」（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綜企會第二科，2022）。

¹⁹ 根據張凱銘，2015，〈柔性平衡理論之研究〉，英文“Soft-Balancing”翻譯為柔性平衡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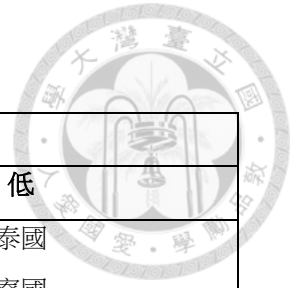


表 2- 2 東協國家的「中國威脅論」類別

		對中威脅意識	
		高	低
對中經濟期待	高	越南 菲律賓 印尼 < 柔性平衡 >	泰國 寮國 < 避險 >
	低	新加坡 馬來西亞 < 避險 >	緬甸 柬埔寨 汶萊 < 扈從 >

資料來源：黑柳米司（2014）。

以 1994 年的「亞洲區域論壇」（ARF）成立的成果為例，儘管在美中對峙的情況下，以小國為主的東協國家能夠主導東協本身，實踐推動亞洲共同體。然而，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經過 ASEAN+3 的合作，日本和中國形成了對立的結構，特別是在亞洲共同體形成的主導權形成上。日本推動「形成重視普遍價值的開放區域主義」作為認同，而中國標榜「強化東亞國家的合作，以及 ASEAN+3 的功能性合作」。日本對中國在 ASEAN+3 中的比重表示警戒，提出了東協外的印度、澳洲、紐西蘭的加入，形成「ASEAN+3+3」體制。在過程中的日中共識為「東協為主體」，並形成「亞洲共同體」。另外在 2012 年的東協峰會上有美國和俄羅斯的加入，形成「ASEAN+3+3+2」的 18 國體制（黑柳米司，2014：261-264）。美國參與該峰會也表現了自 2009 年歐巴馬政府成立後所提出的「回歸亞洲」構想後，美國對亞洲的動向也引起了中國的警戒（黑柳米司，2014：261-264）。此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也成為了對抗美國，爭取亞洲經濟整合主導權的一種表現（馬田啟一，2016：283）。因此，至今日，「亞洲主義」和「亞太主義」的對立構造任然存在於美中之間。

總結來說，從冷戰後至今的亞洲經濟發展中，亞洲市場的規模和影響力已變得不可忽視，甚至與歐美市場並肩或超越。特別是中國經濟的規模已超過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這使得中國的崛起對亞洲經濟整合和隨之而來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和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亞洲經濟整合的概念中，區域間存在著「遠東」和「環太平洋」的區別，並以此為基礎延伸出兩種發展概念：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主義」，以及以亞洲為核心的「東亞主義」或「亞洲主義」，這兩者皆與東協的發展相關聯。這些概念旨在通過「共通的亞洲認同」來整合亞洲各國多元的文化和宗教價值觀，形成亞洲區域內的「經濟圈」和「市場圈」的整合。

亞洲的自由貿易協定發展始於 1990 年代，當時多國自由貿易體制平台如 WTO 提供了協商的平台。然而，由於進展不順利，亞洲國家在 2000 年代開始傾向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趨勢，同時也發展出多國參與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其中包括 TPP / CPTPP、RCEP 以及中日韓三國 FTA 等。在 TPP / CPTPP 和 RCEP 的簽訂上，亞洲國家在選擇上存在差異。此外，面對美中對立的情勢，東協成員國形成了「迴避美中的共同霸權」的共識，並積極與美國和中國一同討論有爭議的問題，以應對美中對立可能對東協造成的分裂風險。

第二節 TPP / CPTPP 與 RCEP 的發展



在 WTO 興起後，隨著在亞洲的經濟整合與自由貿易協定和體制的興起與發展，2000 年代開始，亞洲國家也開始積極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菅原淳一，2016：3）。由於受 WTO 的「杜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一直持續延遲且不順利，各國為了確保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空間，以區域為單位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需求也增加（楊永明，2018：39），因此形成「Mega-FTA」的體系。這些「Mega-FTA」涵蓋廣闊地區的巨大經濟規模、人口、市場等的特點，其影響力比傳統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還要大，在 WTO 的「杜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持續延遲的狀態下，世界的經貿秩序的形成和主導角色將以這些「Mega-FTA」來進行（菅原淳一，2016：3）

在「Mega-FTA」形成的趨勢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為先驅的角色，該協定的談判和簽署進度領先其他協定，成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的其他巨大 FTA 的參考和推動簽署的雛形（菅原淳一，2016：3-4）。

壹、TPP 的興起與發展

TPP 本身在 2006 年的最初期由紐西蘭、新加坡、智利、汶萊間，以撤廢關稅為原則的自由貿易協定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SEP）或「P4」協定談判開始，在 2008 年由美國、澳洲、秘魯、越南加入談判，後續馬來西亞在 2010 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在 2012 年，最後日本在 2013 年加入談判（前野高章，2016：25）

TPP 談判的前身為 TPSEP4 國談判的前身基礎。1999 年的新加坡和紐西蘭的經濟合作條約談判開始，在 2000 年簽訂《紐西蘭與新加坡密切經濟夥伴協定²⁰》

²⁰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外交部翻譯為「紐西蘭與新加坡密切經濟夥伴協定」（中華民國外交部，2019）。

(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on a 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ANZSCEP) 當時以新加坡第一個，紐西蘭的第二個自由貿易協定，也形成了世界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先驅者之一 (New Zealand Foreign Affairs & Trade, n.d.)。在 2002 年於墨西哥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峰會中，紐西蘭、新加坡加上智利開始進行實施談判《太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夥伴²¹》(Pacific Three Closer Economic-Partnership, P3 CCEP) 的跨太平洋的三邊自由貿易協定，3 國以成立跨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平台為目標進行談判，3 國的談判從 2003 年開始 (New Zealand Foreign Affairs & Trade, n.d.)。

汶萊在 2004 年的 P3 CCEP 的第二次談判成為觀察員，並在同年加入談判。2006 年四國簽署 TPP 前身的《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新加坡政府當時表示，希望其他 APEC 成員都能加入，並希望擴大該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到 APEC 其他成員，強化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TPSEP 除了連結拉丁美洲、太平洋及亞洲的橋樑，並針對在科技及資源等的各方面領域進行資源共享與合作，提高簽署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包括商品與服務，智慧財產權及科技合作等，簽署後以 90% 以上的產品的免關稅優惠為開始，以 100% 撤銷關稅為目標 (趙文志，2011：11-13)，實現自由貿易和經濟整合。

如圖 2-7 所顯示 TPP 與成員國的互動，趙文志 (2011：11-13) 指出 TPP 的長期目標是希望納入 APEC 的 21 個成員國，經過 TPP 實現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 (FTAAP) 構想。TPP 本身也被視為建立 FTAAP 的基礎。雖然 TPP 會員國已有各自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其長期目標任然是，推動 APEC 經濟體成型為更緊密的亞太自由貿易區，並可能成為已延遲的 WTO 「杜哈回合」談判提供推動力 (趙文志，2011：11-13)，強調形成多邊 FTA 的先驅者，以「21 世紀型 FTA」和國際貿易新規範的黃金標準推廣高標準的市場自由化 (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25)。如表 2-1 所顯示，當時 TPP 有世界最大 GDP 美國和 NAFTA 成員國在內，成為對亞洲國家加入很大的誘因之一，因為加入 TPP 等同於與該國和貿易圈簽訂自由貿

²¹ 趙文志翻譯該談派展開為「太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夥伴」(2011：11-16)。

易協定，進入美洲市場（石川幸一，2017）。美國加入 TPP 之背景之一為美國歐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洲」以對抗中國崛起（楊永明，2018：42），該背景將在本節後半段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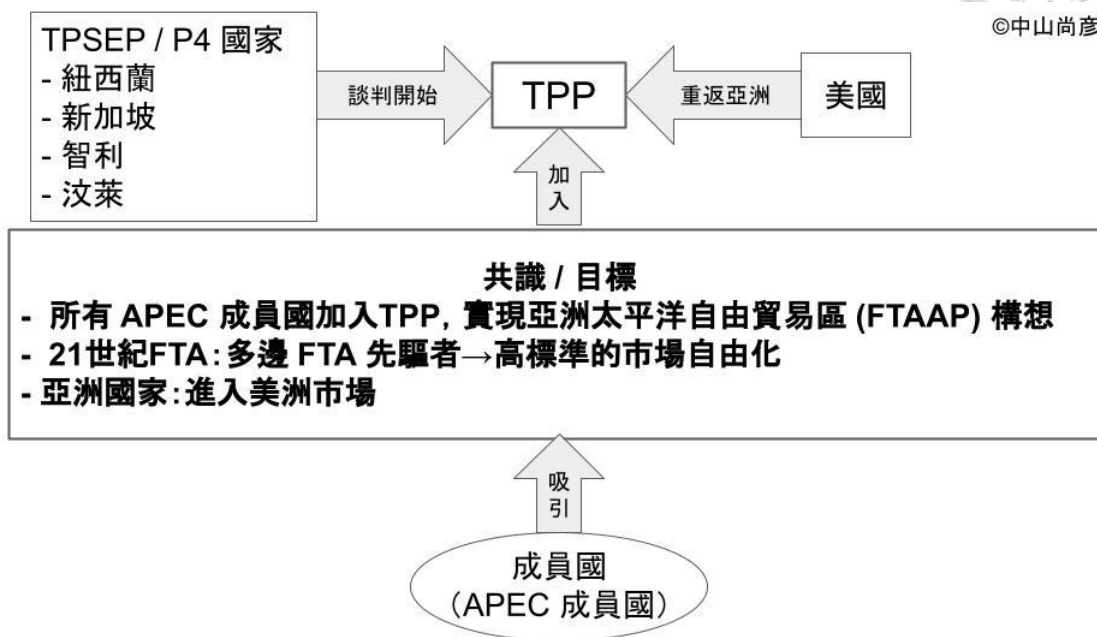


圖 2- 7 TPP 的目標與共識和成員國互動

來源：作者製作整理

亞洲經濟的特徵之一為生產線分工化的情形。以經過生產線網路和物流集中到其中一國，並出口至區域外市場的特徵，並實現以區域單位生產的成本降低。在建構分工的物流網路的形成時，促進跨國的貿易，形成亞洲全體的經濟成長動力。TPP 不僅在區域內物流中的貿易，在對區域外貿易也促進自由化。不僅在貿易，TPP 也有因貿易自由化而促進投資的效果，因此在協定中包含投資相關規定，形成促進跨國的投資和經濟活動的平台。尤其在跨國投資和經濟活動方面的公平性和促進公平競爭為 TPP 的特徵（前野高章，2016：25-26）。

而這時候的 TPP 內容不僅涵蓋貿易和關稅之自由貿易相關領域，另外涵蓋貿易服務與投資、政府採購、國有企業、智慧財產權等相關領域規定。貿易服務與投資方面，其章節條款中第 9 章的〈投資〉、第 10 章的〈跨境服務貿易〉、第 11

章的〈金融服務業〉、第 12 章的〈商務人士短暫進入〉的章節中各自獨立涵蓋，這個比在 WTO 烏拉圭談判回合後在 1995 年生效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還詳細（木村福成，2016：18）。TPP 協定中的第 15 章〈政府採購〉、第 16 章〈競爭政策〉、第 17 章〈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佔企業〉所涵蓋的領域是先前東協相關的自由貿易協定所沒有的因素。根據 WTO 的數據，政府採購和國營企業所佔的經濟規模是各國 GDP 的 15%，在實現貿易自由化時，該領域的規定涵蓋為重要之處。木村福成（2016，20-21）指出 TPP 本身並非否定國營企業意涵，TPP 僅顧慮國營企業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支援和法治緩和，造成與跨國民間企業的競爭公平性上的歪曲。在智慧財產權領域方面，TPP 協定章節的第 18 章〈智慧財產權〉為主，設置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皆可執行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雖然 WTO 中也有《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協議，TPP 的第 18 章內容標註更詳細規定，包括各國內民事、刑事手續，跨國手續等的實施規定。TPP 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形成未來相關協定的標準之一（木村福成，2016：22-24）。而 TPP 之涵蓋領域內容與 WTO 的談判內容領域有重複之處，但 TPP 在跨太平洋的區域層次以更詳細的規定實現該內容，讓 TPP 在簽署前就已對各國產生不小影響力（木村福成，2016：23-24），形成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黃金標準」之效果。

日本在 2013 年最後加入 TPP 的談判後，在 2015 年 10 月各國大致同意章節內容並定案，2016 年 2 月 4 日正式簽署。TPP 章節內容定案後，受許多亞洲國家注目；韓國與印尼在 2015 年 11 月表明參與的意願；同樣菲律賓和泰國也表明意願。至於在亞洲地區的我國，蔡英文總統採取贊同台灣加入 TPP 之立場，2016 年當選上任總統時推動加入申請準備（木村福成，2016：13），並在 2021 年提出申請（中央社，2021a）。除了上列國家外，在 2015 年 11 月的 TPP 章節條文內容公開後，實際上也受許多亞洲國家注目，並實施參與的可行性研究。木村福成（2016：13）指出該現象可解釋為在亞洲的一種「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同區域其他國家的加入導致本國加入的意願增加。

木村福成（2016：13-14）引用 Viner（1950）的「關稅同盟理論」，指出同樣在亞洲區域內，在 TPP 成員國和非成員國間的關稅障礙會造成非成員國在貿易上的不利，因此眾多的亞洲國家表明參與 TPP 來避免該狀況；但實際上 TPP 的條文和章節本身沒有對非成員國的差別性項目。不僅是關稅和貿易上的影響，TPP 非成員國的擔憂是 TPP 成員國因加入 TPP 而推動國內投資自由化環境，造成 TPP 成員國的投資環境相對有魅力，中國、韓國、泰國與越南均表明有意參與或實際參與 TPP 的原因就在於對此問題的擔憂。

TPP 除了在多邊經濟和貿易自由化的經濟效果外，在協定條文相關內容方面雖然與 WTO 有重複之處，但在貿易自由化方面外的細節上有許多部分是全球首例，並在區域層次完成簽署推動。WTO 的杜哈回合談判的停滯導致 TPP 的成立、談判、簽署之需求背景，將來 TPP 對以後在全球層次的 WTO 談判會有實質影響。在多邊自由貿易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角度，TPP 將在區域內和跨區域層次方面成為輔助 WTO 的角色，並成為未來多邊自由貿易領域的「黃金標準」和雛形，許多成員國在加入談判前都有這個部分的共識（前野高章，2016：46-47）。

貳、RCEP 的興起與發展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構想在 2011 年 11 月的第 19 屆東協峰會中，由東協 10 國和中國提出通過《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文件》，明定 RCEP 的發展與基本原則，並說明未來將建立涵蓋包括東協 10 國、中國、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印度的「ASEAN+6」16 國家成立自由貿易協定（FTA），並從 2012 年討論 RCEP 的基本內容，並通過《RCEP 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16 國的第一次談判從 2013 年開始（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b）。

RCEP 的源起是以東協國家原本已經與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紐西蘭與澳洲所簽署的五個「東協加一」（ASEAN+1）的自由貿易協定，如表 2-3 所顯示，

各協定的簽訂時間與 FTA 或 EPA 等的框架不同之外，最主要的還有開放程度和貿易規則的不同，有不利於區域內經濟整合之困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組第一科，2022），而衍伸出成立 RCEP 來進一步再東協國家間協議區域貿易整合的需求（關鍵評論，2020）。表 2-3 亦顯示中國在 2002 年簽署從「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框架為最早，也涵蓋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領域擴，開始構築對東協自由貿易關係的深化，也衍伸到 RCEP 的成立的合作關係（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2022）

表 2-3 「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層級框架和簽署年份一覽

國家	框架簽署年份	自由貿易協定開放內容（簽署年份）
中國 ^{22 23}	2002	貨物貿易協定（2004） 服務貿易協定（2006） 投資協定（2009）
印度 ²⁴	2003	貨物貿易協定（2009） 服務貿易協定（2014）
韓國 ²⁵	2005	貨物貿易協定（2006） 服務貿易協定（2007） 投資協定（2009）
日本 ²⁶	2008	經濟夥伴協定（2008）
紐西蘭 & 澳洲 ²⁷	2009	自由貿易協定（2009）

作者整理。

在 RCEP 談判方面，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簽署為止，RCEP 成員國歷經 8 年 31 次的談判。途中印度在 2019 年因保護中小企業、工人及農民為由，宣布

²²（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07）

²³（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2022）

²⁴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5)

²⁵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3)

²⁶（日本国外務省，2023d）

²⁷The ASEAN Secretariat (n.d)

退出談判，RCEP 以東協 10 國加上中國、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的 15 國簽署。該協定的生效條件為「至少 6 個東協成員國及 3 個非東協成員國通知完成其國內批准生效程序後 60 日生效」，因此在 2022 年生效，現在 15 國中僅菲律賓和緬甸尚未完成 RCEP 的國內批准手續。新成員國為 RCEP 協定生效後 18 個月後開放任何國家或個別關稅領域加入，在 2019 年退出談判的印度則在生效日起即開放其加入，無需等待 18 個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組第一科，2022）。

RCEP 的目標在第一章的〈初始條款和一般定義〉中顯示：「RCEP 締約方面的目標是共同建立一個現代、全面、高質量的互惠共贏的經濟夥伴關係合作框架，以促進區域貿易和投資增長，並為全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0），可見 RCEP 從成立時就以全球經濟發展為目標之一，並積極開放任何國家申請加入。

RCEP 的條款中有針對亞洲跨國供應鏈生產的特性，針對工業產品的關稅開放幅度相較於農產品較大，可助於強化對區域外國家的出口貿易。農產品的市場開放方面，相較於 CPTPP 小，這也是配合 RCEP 締約國大多數屬於糧食出口國，並考慮到農產品市場價格造成大幅波動對國內經濟影響。另一方在數位服務方面，RCEP 為確保跨境的數據流動，禁止締約國要求外國業者在提供服務前在國內設置計算設施為前提，但沒有像 CPTPP 一樣禁止締約國要求外國業者揭露該數位服務的原始碼（Source Code），這項規定被認為是對中國的重大讓步（中活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20）。

如圖 2-8 顯示，RCEP 強調以「東協中心主義」（ASEAN Centrality）（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組第一科，2022），並以現行 15 成員國為中心一同對抗全球日益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中華民國外交部，2023），可見 RCEP 意識到美國川普政府在 2017 年當時所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並同時東協強調同樣的「區域開放性」（Open Regionalism）。RCEP 因配合東協低開發國家的經濟狀況（如柬埔寨、寮國、緬甸等國），實施特殊待遇，使得經濟和市場自由化過程中獲得比較長的調適期，降低對國內經濟的衝擊（楊永明，2018：69）。楊永明（2018：72）強調針對 RCEP 經常有兩個似是而非的誤解：第一是 RCEP 是由中國主導，第二 RCEP 是 TPP 的競爭對手。首先確實，RCEP 也符合中國主導的亞洲政策和一帶一路戰略，

但如前述，RCEP 是由東協成員國為談判主要角色，並強調東協中心。第二講到 RCEP 是 TPP 的競爭對手的前提是背後的美中對峙，但 TPP 受美國退出後，回歸到雙方僅是促進亞洲貿易自由化與經濟整合的不同模式，雙方可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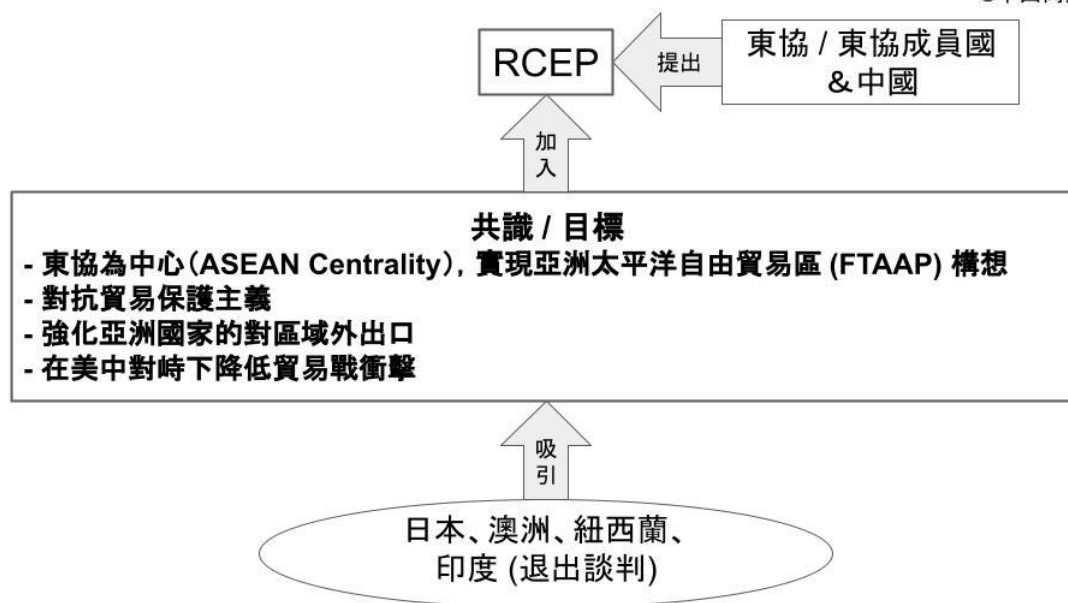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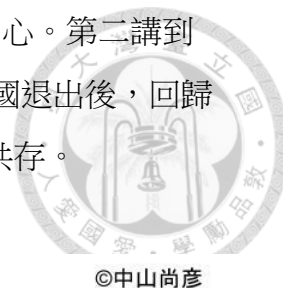


圖 2- 8 RCEP 的目標與共識和與成員國互動

作者製作整理

針對 RCEP 的簽署，目前有論者認為中國是趁美國 2017 年退出 TPP 之際，經過 RCEP 成立一個自由貿易網路為手段，鞏固其針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而 RCEP 的簽署將成為中國達成此目標的重要一步。此外，更指出美國角度，不僅視 RCEP 在貿易自由化上的意義，也有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發展的意義，並促使亞洲經濟整合中更加接近北美 NAFTA 或歐洲 EU 等的自由貿易區。在當時的美中貿易戰的背景，RCEP 的簽署給予亞洲國家在中美對峙的不確定感下，可助於降低貿易戰的衝擊。但受中國經濟將來走軟，市場需求減少的可能性中，其問題不易藉由 RCEP 生效而改善。RCEP 的生效也對亞洲經濟整合的「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構想和推動過程中形成與 CPTPP 的共同貢獻體制（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20）。

參、TPP 與 RCEP 比較



一、成員國組合比較

如圖 2-9 所顯示，以成員國組成來講，TPP / CPTPP 因從前身體制的成立過程基礎平台為 APEC，大多數參與國同時是 APEC 成員國，可見當初對亞太主義的實踐；在 TPP 的條款第 30 條第 4 條中有標註對 APEC 成員國的開放加入²⁸。在轉型後的 CPTPP 有所變化。在 CPTPP 第 5 條的加入相關條款中，對 APEC 成員國相關條款已撤銷，並在生效開放任何國家的加入申請，並受所有簽署國同意加入²⁹。該變更顯示 CPTPP 對亞太主義的意識的下降，並開放至 APEC 非成員國，亞太外的國家申請加入；包括今日英國、厄瓜多爾、中國的加入申請（日本国国会図書館，2022）。至今日，APEC 成員國僅俄羅斯、香港、巴布雅紐幾內亞尚未有討論加入 CPTPP 的相關消息。

在 RCEP 方面，同樣以東協國家成立主軸，因此 RCEP 由所有東協國家，另外加上亞洲 6 國組成，呈現對亞洲主義的重視。關於新國家加入申請，由於本文撰寫期間（2023 年 5 月）中尚未開放新成員國的加入申請，實際申請狀況必須等到 2022 年 1 月生效後 18 個月的 2023 年 7 月後才可揭曉各國的興趣如何，但印度可免

²⁸ TPP Article 30.4: Accession:

1. This Agreement is open to accession by:

(a) Any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hat is a member of APEC;

(b) Any other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as the Parties may agree,

（日本国外務省，2016）

²⁹ CPTPP Article 5: Accession:

After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Agreement, any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may accede to this Agreement, subject to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may be agreed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at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日本国外務省，2018a）

除該期間加入³⁰。關於加入相關條文，與 CPTPP 同樣，RCEP 也是必須經過所有締約國的共識和同意後即可加入³¹。

從下圖 2-9 的觀察比較 TPP / CPTPP 和 RCEP 的成員國組成可知，除了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和汶萊加入了 TPP / CPTPP 和 RCEP 之外，它們也同時是 APEC 和東協的成員國。同時，日本、澳洲、紐西蘭和中國雖然不是東協的成員國，但它們同時加入或申請加入了 TPP / CPTPP 和 RCEP，並簽署了「東協加一」協定。中國是 RCEP 的主導國之一，而日本、澳洲和紐西蘭則是 TPP / CPTPP 的主導國。觀察結果顯示，部分「東協加一」簽署國和部分東協成員國在 TPP / CPTPP 和 RCEP 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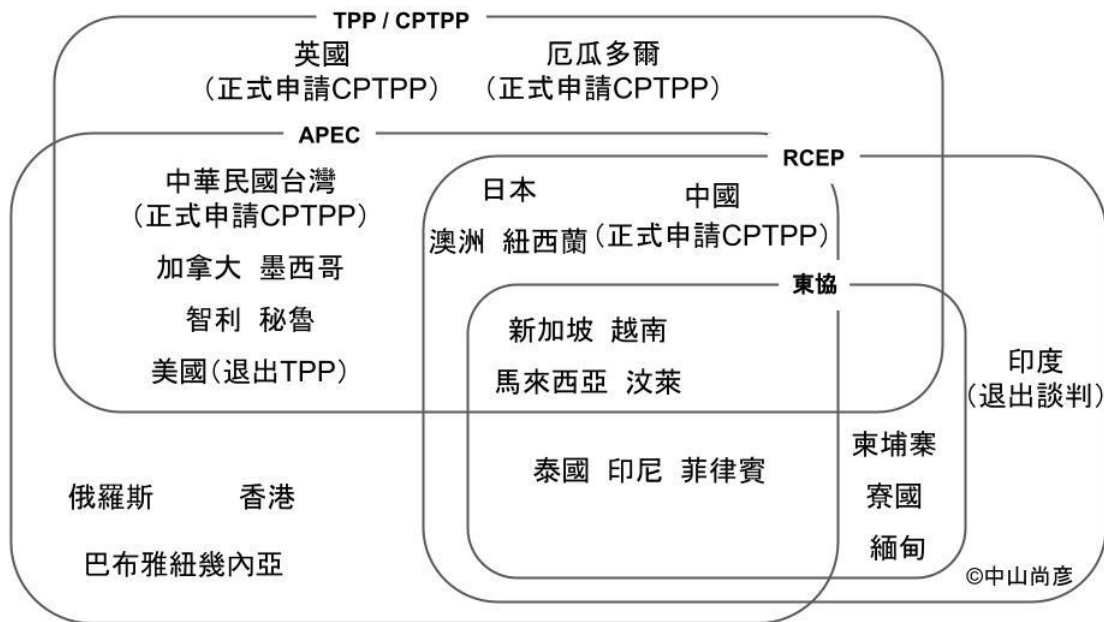


圖 2- 9 TPP / CPTPP、RCEP、APEC、東協成員國和申請退出國總覽

³⁰ RCEP Article 20.9.1 (Footnote):

2 Notwithstanding this sentence,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open for accession by India, as an original negotiating State, from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Agreement.

(日本国外務省，2023a)

³¹ RCEP Article 20.9: Accession:

1.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open for accession by any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18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Agreement. Such accessio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and any terms or conditions that may be agreed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日本国外務省，2023a)



二、比較條約章節內容

在比較 TPP 和 RCEP 的章節內容方面，雙方的目標是推動締約國間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並在各國談判中決定並同意簽署相關內容。根據表 2-4 的比較結果，TPP 共有 30 個章節，而 RCEP 則有 20 個章節，兩者在領域上有多個重疊之處。此外，TPP 還包含了部分 RCEP 所沒有涵蓋的領域。這些領域包括〈紡織品與成衣〉、〈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勞工〉、〈環境〉、〈發展〉、〈法規調和〉以及〈透明化與反貪腐〉。儘管章節的增多可以涵蓋廣泛的貿易相關範圍，但也意味著各國需要進行更多的談判，增加了各國的負擔，同時也增加了達成共識的困難，並使新申請國加入的難度提高。

TPP 在第 17 章的〈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的條款中，TPP 禁止政府實施會影響其他 TPP 成員國企業在該國市場內的競爭不利的狀況，這包括「非商業援助」。另外 TPP 中的國有企業定義不僅是在「持股所有權過半」，也採取「領導權」的定義：包括持股比例到可在該企業董事會等企業重要職位的任命權。另一方，TPP 的禁止國營企業支援條款不包含從行政機關所發展出的營利事業，例如酒業提供電力和水道等的基礎設施的「非營利組織」（李淳，2019：67-69）。鈴木英夫（2019，93-94）在 TPP 的國營企業相關章節中，針對中國加入當時的 TPP 抱持懷疑的態度。以中國鋼鐵產業為例，中國政府持續補助該產業的損失，並以傾銷（Dumping）方式不當以低價外銷出口。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支援內容多數不透明，另外在勞動和環境相關條款也更加提高中國加入的難易度。

表 2- 4 TPP 與 RCEP 章節比較

TPP		RCEP	
章節	章節名・內容	章節	符合章節名・內容
1	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	1	一般條款與定義
2	貨品之國民待遇與市場進入	2	貨品貿易

3	原產地規則及原產地秩序（包括其他安排附件）	3	原產地規則及其相關附件
4	紡織品與成衣	-	
5	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	4	關務程序與貿易便捷化
6	貿易救濟	7	貿易救濟
7	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驗措施	5	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驗措施
8	技術性貿易障礙	6	標準、技術法規與符合性評鑑
9	投資	10	投資
10	跨境服務貿易	8	服務貿易，包括金融服務、電信、及專業服務之附件
11	金融服務業		
13	電信		
12	商務人士暫准進入	9	自然人移動
14	電子商務	12	電子商務
15	政府採購	16	政府採購
17	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	-	
18	智慧財產權	11	智慧財產權
19	勞工	-	
20	環境	-	
21	合作及能力建構	15	經濟與技術合作
22	競爭力與企業營運促進	13	競爭
16	競爭政策		
23	發展	-	
24	中小企業	14	中小企業
25	法規調和	-	
26	透明化與反貪腐	-	
27	行政與制度性條款	18	制度行條款
28	爭端解決	19	爭端解決
29	例外規定	17	一般及安全例外
30	最終條款	20	最後條款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20）；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2a）。作者製作。

總體來講，RCEP 雖然在自由化程度不如 TPP / CPTPP，但在條款內容和項目是有相似接近。另一方 RCEP 以配合亞洲國家的特殊狀況，提出配合柬埔寨、寮國、緬甸等國的特殊或差別待遇，降低加入自由貿易協定和經濟整合成長機會的門檻功能。雙方都提供區域自由貿易體制，對於亞洲經濟整合的實踐有重要貢獻，僅不同在實施模式，雙方是可以共存（楊永明，2018：72）

肆、TPP 與 CPTPP 比較

由於美國退出 TPP，CPTPP 經過美國除外的 TPP11 成員國來談判，以持續 TPP 之內容和精神，同時對章節內容和對區域概念範圍實施修改後，最終以 CPTPP 成立生效。

一、生效門檻放低和新加入成員國的區域概念範圍的擴大

CPTPP 保留了 TPP 超過 95% 的內容，甚至構造；最大的變化是大幅降低通過和國內批准生效的難度。新協定只需要任意的 6 個締約國完成國內批准程序 60 天後即可生效（楊永明，2018：65）。實際，在 TPP 的第 30.5.1 條的「生效」條款中，原本需要所有成員國完成國內批准手續後才可生效，提升生效門檻³²，也同時因該條款，受美國退出，因此導致 TPP 本身無法生效。因此，CPTPP 條款中新加入第 30.5.2 條³³，納入若所有成員國如 TPP / CPTPP 的第 30.5.1 無法完成，以根據

³² TPP Article 30.5.1 :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60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all original signatories have notified the Depository in writing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applicable legal procedures.”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6)

³³ CPTPP Article 30.5.2 : “In the event that not all original signatories have notified the Depository in writing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applicable legal procedures within a period of two years of the date of signature of this Agreement, i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60 days after the expiry of this period if at least six of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which together account for at least 85 per cent of the combine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in 2013 have notified the Depository in writing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applicable legal procedures within this period.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6)”

第 30.5.2 條，只要有 6 成員國完成批准程序，並佔 2013 年成員國的合併國內生產毛額的 85%（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2a），降低生效門檻。

除了降低生效門檻，CPTPP 也擴大區域概念之範圍，原本 TPP 對 APEC 成員國的優先內容，到 CPTPP 之後就採取完全開放的姿態，至英國等的亞太區域外國家表達申請（鈴木英夫，2019：106）。

二、原 TPP 章節條款調整

由於美國退出，在美國不在的狀態成立 CPTPP，原本與美國談判而設置的條款領域因此凍結，但若美國回歸的話，該條款將復活，（鈴木英夫，2019：103）。在 TPP 談判當時，經美國所要求所納入的條款章節有 22 條，包括〈投資爭議解決的構造〉、〈智慧財產保護〉、〈政府採購〉之章節和領域的細節，因美國已退出，其餘沒有需要考慮美國利益和要求的必要性（呂慧敏 & 蘇顯揚，2019：222-224）。除了針對美國的不在，也有在 CPTPP 談判過程時的變更，表 2-5 顯示在 CPTPP 中列為凍結的原本 TPP 之條款。

表 2- 5 TPP 章節與 CPTPP 列為凍結條款

TPP		CPTPP
章節	章節名・內容	是否有變動？
1	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	沒有
2	貨品之國民待遇與市場進入	沒有
3	原產地規則及原產地秩序 （包括其他安排附件）	沒有
4	紡織品與成衣	沒有
5	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	凍結相關條款
6	貿易救濟	沒有
7	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驗措施	沒有
8	技術性貿易障礙	沒有
9	投資	排除「投資協議」與「投資授權」
10	跨境服務貿易	凍結 Annex10-B 第 5 及第 6 段 「郵政專營交叉補貼」

11	金融服務業	凍結最低待遇標準要求 ISDS 與附件 11-E
12	商務人士暫准進入	沒有
13	電信	凍結主管機關相關條款
14	電子商務	沒有
15	政府採購	勞工條件不用納入政府採購考量；從協定生效 3 年延長為 5 年後，才需就地方政府也納入政府採購開放範圍進行談判
16	競爭政策	沒有
17	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	沒有
18	智慧財產權	主要有 4 大條款凍結
19	勞工	沒有
20	環境	刪除部分條款與「依照其他準據法」文字
21	合作及能力建構	沒有
22	競爭力與企業營運促進	沒有
23	發展	沒有
24	中小企業	沒有
25	法規調和	沒有
26	透明化與反貪腐	凍結 Annex26A 藥品與健保程序第三條應與「程序公平」之要求
27	行政與制度性條款	沒有
28	爭端解決	沒有
29	例外規定	沒有
30	最終條款	部分條款變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20）；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2a）。作者製作。

在 CPTPP 談判過程後，暫緩適用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投資相關條款，尤其在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相關領域也影響到金融投資、專利保護、著作權保護、對著作權和智慧財產權的有效保護措施所關聯的刑事懲罰要求。依舊，CPTPP 持續 TPP 的黃金標準自由貿易體制精神下，維持基本上 100% 進出口

品項的零關稅，日本的 96% 除外，而 CPTPP 談判內容基本上以附屬文件方式更新來維持高標準開放，並對 TPP 規範做出最小變動（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a）。

在章節方面，根據石川幸一（2018：18-19）的觀察，CPTPP 的條款持續保留了原本在 TPP 中抵制中國的相關規定。這是由於中國在國營企業等方面的應用與國際規範存在脫節的情況。另一方面，CPTPP 已經有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國參與，這些國家的國營企業在國內經濟中佔據相當比重，因此在 CPTPP 下確保了平等競爭的環境並加以實施。相關規定包括〈貨物之國民待遇與市場進入〉中的關稅相關條款、〈貿易救濟〉、〈智慧財產權〉、〈投資〉、〈電子商務〉中禁止要求提供原始碼的規定，以及〈政府控制事業及指定的獨占企業〉中禁止支援國營企業的相關規定、〈勞工〉中的權益保護，以及〈透明化與反貪污〉等章節的條款規定。這些領域的規定也是 RCEP 中少數有所涵蓋的領域。因此，中國在未來申請加入 CPTPP 時需要遵守高標準的規定，這將是一個課題。

伍、TPP / CPTPP 與 RCEP 背後的大國關係



在先前提到的情境中，無論是 TPP / CPTPP 還是 RCEP 的成立，背後都擁有共同的目標，即透過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來實現亞洲經濟整合並建立經濟共同體。這些協定的形成都反映了美國和中國等大國之間的對立，凸顯了亞太主義與亞洲主義之間的對立結構。

亞洲經濟整合的過程從 1989 年的 APEC 成立，為「東亞經濟整合萌芽期」；1997 年後的 ASEAN+3 高峰會之後，以東協為主進入「東亞經濟整合崛起期」，東協和各國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 2008 年，美國歐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洲」、美國加入 TPP 談判、2012 年 RCEP 的談判啟動等，形成「東亞經濟整合的中國崛起及美國重返亞洲」之時期（楊永明，2018：42）。楊永明（2018）把美國川普政府退出 TPP 分類為「美國重返亞洲」時期，以美國不在的 CPTPP 和中國主導的 RCEP 生效的狀態下，美國因政黨輪替一時退出亞洲經濟整合的過程，使亞洲經濟整合進入「新局面」。到 2020 年拜登政府登台，2022 年成立「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成員以日本、韓國、印度、澳洲、紐西蘭、斐濟、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等，以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組成，可視為重返亞洲的另一種表現；以全體的亞洲經濟整合角度來看，現在面對中國崛起的美中對峙的狀況也回歸到類似前述的「亞洲主義」和「亞太主義」的對立構造。

TPP 被視為多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先驅，各國在談判過程中一直意識到其內容將對其他多邊協定的發展方向和內容產生影響。此外，在 FTAAP（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方面，TPP 和 RCEP 之間的競爭將成為未來亞洲經濟整合和共同體構建的重要焦點（菅原淳一，2016：5）。自 2010 年在日本的 APEC 峰會上提出 FTAAP（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以來，亞洲各國一直在亞洲經濟整合和 FTAAP 的實現上探索不同途徑，包括以 TPP 或 RCEP 作為實現方式，或者同時推進兩者。在發展過程中，2014 年的 APEC 北京峰會通過了名為「APEC 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北京路徑圖」的領袖宣言，旨在推動各國展開對 FTAAP 實現的研究。當時，

主席國中國提出在 2025 年實現 FTAAP 的目標，並設置相關小組進行研究。然而，由於美國和日本將 TPP 視為實現 FTAAP 構想的途徑，反對中國的主張，因此 2014 年北京峰會的領袖宣言未能明確指出 FTAAP 構想的實現時期（馬田啟一，2016：281-282）。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評價「APEC 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北京路徑圖」為歷史性突破。但受美國和日本的反對，該路徑圖內容受空殼化。以中國的角度，提出 FTAAP 實現途徑是中國在亞洲經濟整合取得主導的焦慮，真正的目的原本為對 TPP 施壓；若 TPP 談判完成並簽署生效，美國將掌握 FTAAP 和亞洲經濟整合的主導權，並導致中國的孤立。因此，中國針對東協成員國為主推動 RCEP 構想等，把 RCEP 設置為 FTAAP 的主導角色，同時掌握主導權（馬田啟一，2016：282）。

實際，2015 年在菲律賓舉行的 APEC 峰會中，原本以加入 TPP 為實現 FTAAP 構想的途徑，但受中國強烈反對，最後聲明以包括 TPP 的最終階段簽署和推動 RCEP 的早期談判完成，並把 RCEP 加入 APEC 所提講的 FTAAP 亞太自由貿易圈構想的實現途徑。（馬田啟一，2016：283-284）³⁴。馬田啟一（2016：84）指出，APEC 成為 TPP 談判的平台，並成為 RCEP 的雛形的狀況下，日本以在雙邊陣營的成員國，必須以「亞太的橋樑」角色行動。這對日本在亞太地區構築生產鏈和產業出口體制是很重要，因此必須積極提出體制和秩序的提案。

TPP 與 RCEP 的成立也呈現美國為主導的亞太主義及亞洲國家為主的亞洲主義的競爭態勢。TPP 是藉由 APEC 的平台為主，以美國與日本結合橫跨美洲與亞洲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並強調黃金標準，希望建構 21 世紀國際貿易新規範，並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RCEP 則是以東協為中心，與中國等區域國家共同形成的自由貿易協定，楊永明（2018：40-41）指出 RCEP 明顯有排除美國與美洲國家的跡象，被外界認為是中國與東協國家為主，強化亞洲區域主義的經濟戰略。但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宣布退出 TPP，使亞太主義受挫，因此在日本政府堅持

³⁴ ... we note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possible Pathways to the FTAAP, including the finalization of TPP negotiations, and we encourage the early completion of negotiations for RCEP. (APEC, 2015 :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15/2015_aelm)

下，與 TPP 其餘 11 國改名為 CPTPP，持續跨太平洋的經濟整合，一方希望美國能回心轉意，這也反映到 RCEP 反對全球的保護主義的目標之一。

從美國的角度，受中國在亞洲區域的影響力明顯提升，尤其在東協相關的經濟與金融合作等，美國都沒有參加，不符合美國長期在亞洲的利益與領導權，而利益受損。因此從 2009 年歐巴馬政府所提出的「重返亞洲」為例，開始重新強調與亞洲國家建立密切的雙邊關係；經濟上的層面是切入點之一，而 TPP 成為美國在經濟層面成立在亞洲的領導權的途徑之一（趙文志，2011）。

川本忠雄（2013：19-20）指出在亞洲形成區域自由貿易和經濟圈的美中主導權競爭中，可視為「美國帝國」與「中華帝國」的對峙，並成為霸權。但以現在的歐盟為例，現代的經濟圈形成中沒有「帝國主義」或「帝國」的呈現；以「深化經濟整合」為共同目標，實踐取得在經貿上的共同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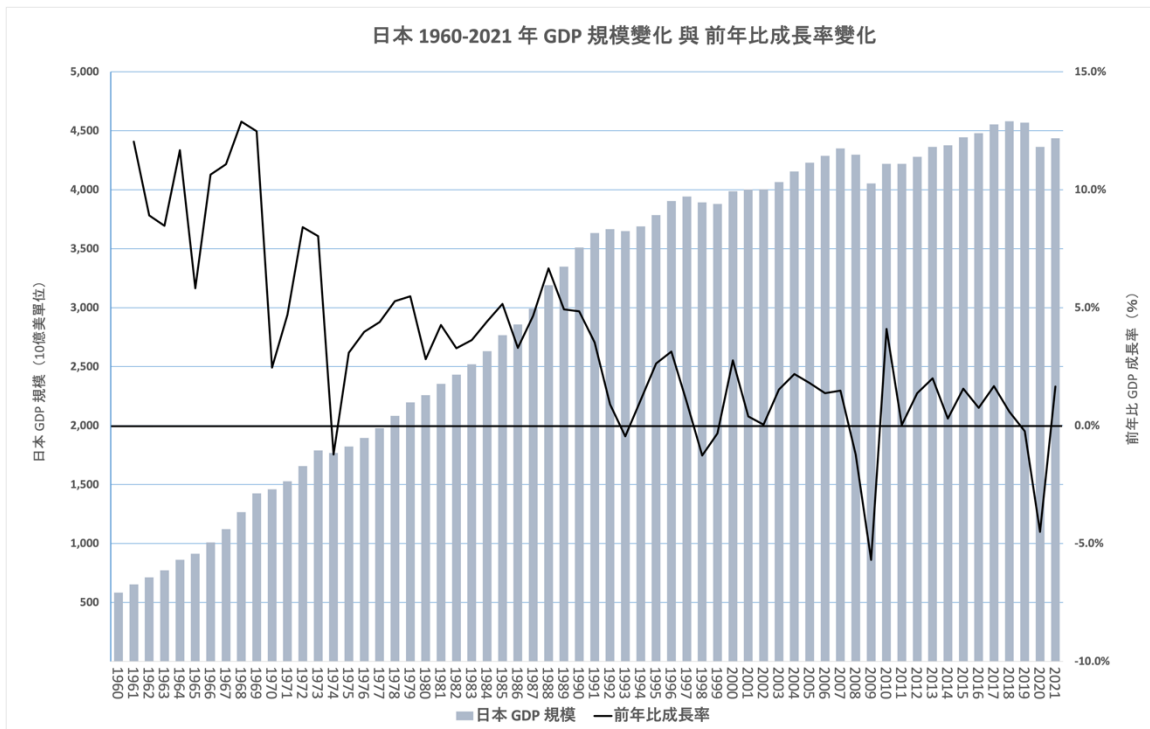
渡邊賴純（2019：126）指出，雖然 RCEP 對中國是在建構與亞洲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與亞洲經濟整合最好的方案，但 TPP 和 RCEP 對亞洲經濟整合來講是互補的存在，如「TPP 為西藥，RCEP 為漢方」，雙方有效就好。渡邊指出現在中國對 TPP 的警戒感是有減弱的。吉野文雄（2014：254-255）指出，若 TPP 簽署生效，中國將追求加入 TPP，以爭取亞洲經濟整合的經濟利益，並可能放棄以純粹推動 RCEP 為實踐亞洲經濟整合的唯一途徑。在亞太地區的多邊 FTA 簽署的美中競爭僅在國際關係理論角度的解釋，實際上 TPP 和 RCEP 的共存不會造成經濟損害，中國亦在 2021 年申請加入從 TPP 衍生的 CPTPP。

第三節 日本的亞洲經濟外交政策



壹、泡沫經濟後的日本經濟走向

如圖 2-10 顯示，³⁵日本的 GDP 成長率在 1960 年至 1990 年期間平均每年為 6.2%。特別是在 1960 年代，平均每年的高成長率約為 10%；而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平均每年的成長率約為 5%。根據表 2-8 的數據，這 30 年間，日本的 GDP 從 1960 年的 5,840 億美金增長到 1990 年的 3 兆 5100 億美金，相當於約成長了 6 倍。這段時間被普遍稱為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期」，或以英文稱為「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日本以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發展，經過雁行模式經濟發展模式以亞洲經濟發展中扮演資金與技術領導者，帶領台灣、香港、韓國、新加坡的「亞洲四小龍」擴大亞洲市場（楊永明，2018：266）。



³⁵ 詳細數字請參閱附錄表 3。

圖 2- 10 日本 1960-2021 年 GDP 規模變化與前年比成長率變化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n.d.)，作者製作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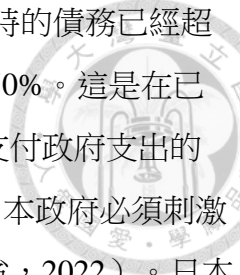


但受泡沫經濟從 1980 年代展開，至 1990 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在數據上從 1991 年至 2021 年的 30 年間平均僅有每年約 1.7% 成長，被稱為「失落的三十年」，甚至如表 2-8 的標示年份所顯示，在該 30 年中，其中長達 14 年間是年成長不到 1% 或甚至負成長，GDP 也僅從 1991 年的 3 兆 6,330 億美金成長至 2021 年的 4 兆 4,350 億美金，僅成長約 22%。日本受長期國內不景氣，日本在亞洲經濟地位仍有優勢，卻已不復往昔（楊永明，2018：266）³⁶。

其後日本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泡沫經濟後的不景氣，2008 年的金融海嘯和 2011 年的東日本大震災。尤其在大震災下，不只失去超過 2 萬人和造成數十萬人失去家園，加上福島核電廠的放射線風險，對日本工業產品在東日本地區供應鏈、農業和漁業帶來了重大打擊。此外在復甦當中也受到日幣升值，歐洲債務問題等的影響，因此日本的經濟復甦和再成長更加困難（浦田秀次郎，2012：98）。

在長達 30 年的不景氣當中突顯了日本經濟構造的問題，泡沫經濟後出現少子化與高齡化和政府負債的問題。受長期不景氣導致的生育率下降的少子化狀況，導致日本原本現在有約 1 億 2,000 萬人口的市場和勞動力規模下降（浦田秀次郎，2012：100），根據 2021 年的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令和 3 年人口統計〉報告顯示，日本已經從 2011 年至 2021 年連續 10 年人口減少，其中少子高齡化狀態更為顯著（日本国総務省，2022），在人口減少而導致的勞動力減少中，若國家不實施任何政策，例如促進女性或高齡者的勞動、或接受外國勞動力，導致以工業出口為主力日本經濟成長動力下降。對外國投資者來講，日本在勞動力和市場縮水的狀態下的投資魅力也會下降。在長期的不景氣中，日本國內消費也持續下降，這也包括對支撐日本經濟為重要因素的工業出口企業的設備等投資的下降；日本政府也面對國內 GDP 兩倍以上的負債，因此更難經過政府公共支出來刺激國內經濟，而且在未來的高齡化社會中的社會福利支出只會增加（浦田秀次郎，2012：101）。

³⁶ 參照附錄



根據日本財務省的國家資產負債表顯示，日本政府在 1997 年時的債務已經超過日本 GDP 的 100%，在 2010 年超過 200%，並在 2020 年超過 250%。這是在已開發國中最嚴重的債務負擔。同報告也指出每年的政府稅收僅能支付政府支出的 2/3，其餘的 1/3 必須仰賴發行國債來補充，導致債務持續增加；日本政府必須刺激經濟促進稅收的增加，或經過增稅來改善財務狀況（日本國財務省，2022）。日本國內也有調高消費稅來面對此難題，但遭受人民和在野黨的強烈反對。在該狀況下，日本沒有爆發類似歐洲的債務為居危機的原因為日本的債務有 95% 左右為國內債權人所持有，因此在長期不景氣下任然能持續發行國債來維持公共支出的成長（楊永明，2018：267-269）。

在日本國內外的經濟活動方面，浦田秀一郎（2012：101）指出日本在貿易全球化趨勢下，仍然有非常強烈的「封閉性」，這並非在關稅或法律上，主要是在日本獨自的文化、工業規格設定等的領域上，導致無法積極吸引從國外的投資，增進與海外技術、人員、情報的交流，失去促進新創和開發新技術等的機會。在日本企業投資不足和市場的封閉性的狀態下，日本在工業製造業和出口過去以全世界品質象徵的主導品牌中，近年來卻陸續出現創新能力不足、監管失靈、數據造假、老舊的企業文化的影響，包括東芝、夏普、三菱、三洋等日本有名品牌也陸續沒落，被迫陸續售出部分或全體部門，造成 **Made in Japan** 神話的瓦解（楊永明，2018：270）。尤其在新興領域，根據作者在台商網路公司工作經驗中也體感到日本傳統企業客戶在數位化方面相較台灣落後，即使日本企業職員有非常強烈的危機感，但日本經營方對創新技術等沒有交流經驗和知識，因此完全沒有認知問題和對策，也因此無法改變狀況。

即使長期的國內不景氣，現在日本仍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製造業和建築業佔日本經濟相當重要的比重，另一方也不能無視農業及礦業僅佔日本 GDP 不到 1% 的構造（楊永明，2018：266）。浦田秀次郎（2012：102）也指出即使日本經濟的狀況在長期是無法不抱持悲觀的態度。為了脫離長期的不景氣，日本經濟必須以市場開放和經濟結構改革來促進經濟成長；尤其必須與現在在高成長中的亞洲國家積極構築經濟合作關係，並促進交流和貿易。

貳、積極簽署雙邊 FTA 與多邊 FTA 之趨勢



從二戰後的「高度經濟成長期」的背後，不只有持有長期政權的自民黨，還有官僚與企業形成鐵三角合作培養日本的工業和製造業等產業為日本經濟成長主力，日本政府也利用不同方式保護當時的國內幼稚產業，進行技術研發和創新，另一方出口推展海外貿易市場；形成與海外市場的自由貿易體制形成，將可使日本受益更多（蔡增家、劉昫，2009：301）。

日本推動 FTA 主要有三個因素。首先是前述的國內經濟因素，日本積極簽署 FTA 建立自由貿易體制來開放自國和對方國的市場，引進他國資本、人力等刺激國內企業競爭與活化經濟結構。第二為「中國威脅論」，面對中國崛起，部分東協國家也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壓力，並開始有抵制中國的聲音。日本也同樣感受到中國在軍事，甚至在經濟上的威脅，尤其日本向來重視經濟命脈，把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同時有意取得亞洲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因此經過積極與亞洲國家等簽署 FTA / EPA 建立自由貿易體質來維護本國在亞洲的利益與國際地位。最後是 WTO 的談判不順，日本也藉由既存的 FTA 體制來維護本國在亞洲的利益（蔡增家、劉昫，2009：305-307）。

日本從戰後就透過「雁行模式」來針對亞洲國家實施外國的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和官方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蔡增家、劉昫，2009：303）。以 ODA 為例，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資料，日本在 2016 年的對外 ODA 中，對亞洲的援助佔比為 49.32%（日本国外務省，2017a），可見日本對亞洲的重視。日本企業也配合日本政府經濟策略，將其工業生產陸續前往東南亞設置；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同時也積極引入日本投資和技術轉移，強化其「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的工業化發展政策（蔡增家、劉昫，2009：303-304），因此產生在區域內自由貿易體制的需求。

從日本的企業角度，日本政府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是對自家企業的工業產品等出口至消費市場有利，另外在以亞洲國家為主的跨國生產線模式是特別有益的。木村福成引用 Richard Baldwin 的理論，全球的生產線在 1980 至 1990 年代進

入「二次拆分」(第二のアンバンドリング / The Second Unbundling)³⁷之趨勢，企業積極跨國設置生產線，將原本位於本國的生產線部分遷至開發中國家，以降低整體生產成本，透過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來達成。自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日本企業開始積極將技術轉移至亞洲國家，並在該地設置生產線，甚至將包括零組件在內的整個生產網絡分散到亞洲各國，再將零組件統一運送至其中一國進行整合和組裝。日本政府與亞洲各國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建立相應的體制，降低或取消了零組件等跨國運輸和組裝時的關稅，從而實現了生產成本的降低。木村福成 (2012: 3-15) 強調，日本必須積極利用目前在亞洲的生產線分散模式，透過 TPP 等自由貿易協定，抓住亞洲未來經濟和市場的高度增長機會，並將成長所帶來的利益投入研發，實現日本與亞洲國家長期共贏的體制。

參、日本外交政策轉向和對加入 TPP 政策影響

進入 21 世紀，日本致力於改變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局面，透過簽署建立自由貿易協定和體制，推動日本工業製品出口的增長。在這一趨勢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也發生轉變，面對中國和亞洲地區的崛起以及美中之間的對峙，日本必須在多變的環境中捕捉機遇並保護國家利益。

從戰後，日本的外交路線一直存在「親美派」與「亞洲派」的論爭。前者主張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後者主張重視與亞洲的關係，但同時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或甚至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親美派」在冷戰中的日本外交主流，以戰後的

³⁷ 根據 Baldwin 針對全球化過程中，至今可區分成 3 種的「拆分」(Unbundling) 來克服全球化物流、知識、人力、交流上的障礙。首先是在 1820 年至 1990 年代的「第一種拆分」(First Unbundling)，克服物流上的障礙。因產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實現原物料等的物流便利性，因此實現國家間原物料生產和工業加工的分工。「第二種拆分」(Second Unbundling) 是在 1990 年代至 2015 年發生，克服知識交流上的障礙。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有工業技術上的差距，已開發國家企業為了追求低成本，開始將把自家生產線移動至開發中國家，則企業持續在已開發國家研發和持有最先進技術。1990 年代後的通訊成本降低是實踐的關鍵，以致轉移技術的門檻越來越低。「第三種拆分」(Third Unbundling) 從 2015 年持續至今，因數位通訊技術的火速發達，實現了跨國的人才移動和服務的提供，甚至經過機械遠距操作或跨國免費通訊軟體等，開始有人才無必要跨國移動來提供他國技術服務等 (Baldwin, 2016) (經濟產業省, 2020: 260-270)。

「跟隨美國」路線面對俄羅斯的威脅。冷戰後從俄羅斯的威脅消失後，逐漸轉向「亞洲派」論述，重視亞洲（何思慎，2009：8）。

日本對亞洲的重視在冷戰就已經以對亞洲積極投資和技術轉移等的「雁行理論」和 ODA 實踐，「親美派」時期到 2001 年至 2006 年的小泉純一郎政府後就出現「亞洲派」的轉型，以後繼的首相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甚至在 2008 年政黨輪替至民主黨的黨魁小澤一郎為領頭。日本從外交路線之轉型背景除了冷戰結束之外，主要原因為美國時任總統小布希以重視中國的方式，來處理北韓所造成的問題，因此續任小泉的安倍晉三政府在 2006 年至 2007 年採取美國、歐洲、中國三者更為平衡的外交政策，朝向「亞洲派」方向，但強調日本以「美日同盟」為基軸，同時重視中國，並提高日本外交的自主性。2007 年至 2008 年接續的福田康夫政府以「亞洲派」中的「重視中國派」主張與中國建構共同戰略的互惠關係，並提出「新福田主義」積極推動「在亞洲的日本」（Japan in Asia）途徑；之後在 2008 年的麻生太郎政府也經過「價值外交」與「自由繁榮之弧」之外交戰略重視與亞洲的外交途徑（何思慎，2009：9-10）。不過，在自民黨政府執政時，即使「亞洲派」成為外交主流，但「美日同盟」仍持續為日本外交的基礎。

後續 2009 年從自民黨政黨輪替至民主黨政府後也持續該路線，尤其鳩山由紀夫政府更加重視中國與亞洲，甚至有出現「反美」傾向（徐泮馨，2010：35）。鳩山由紀夫政府被評價為「理想主義」，其導致日本外交路線一時迷茫，直到 2010 菅直人政府才拉回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的「現實主義」外交路線，並同時重視亞洲（徐泮馨，2010：51）。面對日本國內美軍基地問題等，民主黨鳩山由紀夫政府至菅直人政府陷入對美外交的困境，迫使菅直人政府再次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並將其設定為日本外交基軸（徐泮馨，2010：49-50）。菅直人政府在上任當時，日本不僅面對美日關係的冰點，中日關係也因領土問題等進入冰點的困境，日本必須先努力恢復美日關係，而日本加入當時美國主導的 TPP 的話，則能透過美日市場統合來促進美日安保和同盟的緊密（三浦秀之，2015：71-72）；因此菅直人首相經過政府內討論後，在 2010 年 10 月於國會宣佈開始思考加入 TPP，並同年 11 月在日本橫濱舉行的 APEC 峰會上表明日本對加入 TPP 的興趣（三浦秀之，2015：74）。



肆、日本在美中大國關係中的經濟外交戰略

如前所述，日本的外交路線在自民黨於 2006 年首次執政的安倍晉三政府中發生轉變，由「親美派」轉向「亞洲派」。當時，安倍晉三首相以「美日同盟」為基礎，採取平衡美中關係的政策，而非選擇與美國一邊倒的外交路線來應對中國的崛起。隨著政黨輪替，民主黨以及後來重新獲得政權的自民黨和政府，也採取了類似的外交政策途徑，同時加強了與中國的關係。

何思慎（2009：12-14）指出日本的「亞洲外交」旨在建立自主性外交，處理與周邊鄰國，尤其是與中國的關係。日本智庫 PHP 綜合研究所所在 2008 年發布的〈日本對華綜合戰略最終報告〉中政策建議也指出日本也可以以促進實施「美、日、中首腦會談」為例，使日本成為美中間的橋樑功能，這也可以使當時的美日同盟圍堵中國的意涵減少，使日本即便夾在美中大國關係中，仍可展開以亞洲為重心的外交戰略。

在美國川普政府上台後，亞洲地區面臨了全新的情勢。以川普政府退出 TPP 為例，美國奉行「美國優先主義」，轉變了對亞洲的「再平衡」戰略，這導致東亞地區可能出現「權力真空」的情況。川普總統的舉措影響下，日本的安倍晉三政府積極展開了全球範圍的首腦外交，實施了所謂的「俯瞰地球儀外交」策略，並專注「南向」，積極對亞洲國家進行訪問和外交活動。此外，由於美國退出 TPP，TPP 本身對抗「中國崛起」的意義亦下降，降低了日本在 TPP 轉型為 CPTPP 的過程中對抗中國的意圖，中國提出加入 CPTPP 的申請行動可作為例證。

何思慎（2017）認為安倍此舉動帶有「補位」美國力量的意涵，避免美日同盟的空洞化，防止美國對亞洲的參與弱化，使中國得利。在經濟層面，日本安倍政府同時對美國川普政府持續經過包括首腦會談的政府間面談等，摸索美國回歸亞洲，尤其回歸 TPP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日同盟再現漂流，日本安倍政府同時轉向包括加入 RCEP、實現日中韓 FTA，甚至保留加入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的可能性，實踐對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在軍事層面，安倍政府仍然重視「親美派」脈

絡來維持軍事的美日同盟，經過「俯瞰地球儀外交」的全球展開非僅抱牢美國，也在日本防衛方面阻止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接近等，避免日本同時面對中俄形成的南北端受敵。在

美中的對峙下，日本安倍政府除了尋求擺正與川普政府的美日關係，同時以極大化日本國家利益下，保持對中國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繫等；這也同時可實現安倍政府下的自民黨等保守派所願的「自立外交」（何思慎，2017）。日本仍然是美國在亞洲事務的重要夥伴，但中國的角色不容小覷。在「後美國時代」下，國際秩序將再不過分向美國傾斜，這也包括日本的外交。但在美中大國關係下的國際秩序變化中，日本將自身定位在國際社會中展現影響力與主體性的「中型強權」，擺脫日本從戰後的「和平國家日本」與「大國日本」的外交枷鎖，並尋求在亞洲區域的外交定位（何思慎，2009：22），在經濟外交戰略中，同時加入 TPP 與 RCEP 等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並主導 TPP 至 CPTPP 的轉型等，對日本來講亦是在美中大國關係下取得國家利益空間的實踐。

第三章 日本加入 TPP 至美國退出之過程

與影響



在前章所述，由於長期的經濟不景氣等國內經濟因素，日本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促進本國工業出口和刺激經濟成長。日本以雁行模式利用先前從戰後對亞洲國家所實施的 ODA 與 FDI 等，建構與亞洲國家的經濟連結，因此加入 TPP 來保持該連結。

本章繼續深入探討日本加入 TPP 的背景：第一節回顧日本在選擇加入 TPP 的背景與決策過程，第二節回顧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經濟效果與國際政治意涵，第三節討論日本加入 TPP 後，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的影響。

第一節 日本加入 TPP 之背景與過程

壹、日本選擇 TPP 之背景

進入 2000 至 2010 年代，在亞洲進入簽署和成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和體制之趨勢之下，日本當前選擇有：加入亞太國家為主，美國在內的 TPP、中日韓 FTA 構想、最後是以東協為主，中國在內的 RCEP。2010 年在日本橫濱舉行的 APEC 峰會中，菅直人首相表明參與 TPP 的關心，開始進入加入 TPP 的國內討論，TPP 談判國間也開始討論日本加入的可能性（浦田秀次郎，2012：105）。

浦田秀次郎（2012：102-110）指出 TPP 為當時對日本來講是最合適的選擇。TPP 在 2008 年美國的參與下，談判參與國有日本企業有設置生產線的亞洲國家，因此等同實質上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將可透過在亞洲生產，但能低關稅或減少貿易障礙下出口至美國市場的模式，光是這點就對日本經濟的利益就非常。自從戰後，美日 FTA 之概念一直出現和消失，途中經歷 1980 年代至 1990 年

代的美日貿易摩擦，兩國的貿易受經濟和政治因素影響，無法發展貿易自由化體制，簽署 TPP 就可實質解決貿易摩擦的歷史（渡邊賴純，2019：121-122）。更何況當時 TPP 的談判進度相較於其他選擇是最快的，也已預定多次的談判回合之狀況下，選擇 TPP 最為現實。

中日韓 FTA 構想本身在 2010 年開始進入三國間的談判，但受中日、日韓關係惡化下，相關討論和談判停滯（浦田秀次郎，2012：109-110）。雖然該構想本身從 2003 年就已經由中日韓三方共同的研究專案開始，探討實現的可能性；從 2010 年至 2019 年為止的 9 年中實施 16 回合的談判，尚未有全方位的合意。尤其在 2018 年 3 月實施的第 13 回合談判中，中日韓三方因同時加入 RCEP 談判，原本的自由貿易協定和體制功能受替代，因此在中日韓 FTA 方面切換為補充 RCEP 無法涵蓋的領域，並進入探討工作（日本国外務省南東亞經濟合作協定談判室，2020）。

最後在 RCEP 方面，因該構想是在 2011 年才正式在東協發布，比 TPP 較晚。另一方對當時的日本來講，雖然 RCEP 的談判進度會比較晚，而且不確定因素雖然較多，但同時加入 RCEP 可保留萬一 TPP 談判中斷或挫折時的選擇（渡邊賴純，2019：128）。

除了各協定的可實行度、談判進度和時程之外，TPP 的章節內容很符合日本的需求，尤其在政府採購、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TPP 的章節可對原本對該領域沒有相關法規的國家實施，並可讓日本企業在 TPP 成員國更加展開商業活動，並受到相關保護，確保到該國展開的利益。在政府採購領域，雖然 WTO 有相關條約，但 TPP 談判國中僅有美國、新加坡和日本締約 WTO 的條約，經過 TPP 可擴大該領域的規定實施。在競爭方面，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對國營企業的保護對日本企業進入該市場是很大的障礙。另外在智慧財產權方面，因日本為技術大國，保護該技術的智慧財產權和規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日本加入當時就有將來中國可能加入 TPP 的討論，從前日本企業的技術受中國企業模仿和盜取技術等傷害堪大的慘痛經驗，日本政府也希望 TPP 可解決該問題（浦田秀次郎，2012：109）。

最後在日本國內輿論方面，Green（2022：210）引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 CSIS）2014 年在日本實施的民調

指出，在日本選擇加入哪一種多方自由貿易體制和經濟體制對日本經濟的未來比較重要之問題時，有 92% 的民眾選擇 TPP 為重要，另一方選擇 RCEP 的有 79% (CSIS, 2014: 16)。另外在 CSIS 的民調之中，71% 的日本民眾選擇美國為日本經濟未來十年的最重要夥伴，另一方，僅有 23% 的民眾選擇中國 (CSIS, 2014: 6)，可見美國可能會影響日本對 TPP 的選擇。TPP 的黃金標準貿易協定可對日本和亞洲地區其他國家帶來籌碼，並影響 RCEP 的談判和內容 (Green, 2022: 210)。

貳、加入 TPP 的決策過程

日本加入 TPP 的政府層次決策中，主要可分成政黨執政和官僚角度。日本加入 TPP 的最大的阻礙因素就是國內反對聲浪，尤其從農業相關團體至政黨的陳情和抗議活動非常激烈 (浦田秀次郎, 2012: 97-98)，也因此影響了加入 TPP 談判的決策過程，與日本加入 TPP / CPTPP 的內容。

一、政黨角度

首先從政黨執政來說，在前章中可知民主黨菅直人政府在經過政府內討論後，在 2010 年 10 月首先在國會的演說宣佈開始考慮加入 TPP，並在同年 11 月在日本橫濱舉行的 APEC 峰會中表明日本對加入 TPP 的興趣，並進入實質討論 (三浦秀之, 2015: 74)。後來的野田佳彥首相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召開記者會，發布日本正式與參與國進入談判前的溝通準備 (菅原淳一, 2012: 134)。之後日本國內在討論加入 TPP 的論爭的激烈程度實質上二極化的程度，甚至激烈到可與 1960 年代簽署美日新安保條約的「安保鬥爭」的程度比較 (菅原淳一, 2012, 134)。

TPP 論爭的激烈程度不只是從在野黨自民黨的反對聲浪，連執政黨的民主黨也無法有共識；連野田首相發布開始加入 TPP 談判前溝通準備的記者會也被迫從原本預定的 11 月 10 日延至 11 日。民主黨即使在「APEC、EPA、FTA 專案小組」進行討論，到前日為止都無法在黨內達成共識，並在 11 月 9 日的總會中以「提交政

府慎重判斷」(政府には慎重に判断することを提言する)，把最終判斷委任(委ねる)給野田佳彥首相，但仍然受到反對派的壓力，因此影響記者會的日期(浦田秀次郎，2012：97-98)。

同樣是民主黨，比起菅直人政府，野田佳彥政府至少在民主黨內對日本加入 TPP 有實務上的進度，達成一些程度的共識(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151)，而執政黨輪替後上台的自民黨更加推動黨內和政府、國會討論，並在 2013 年正式通過國會批准，加入 TPP 談判。

相關研究中，寺田貴和三浦秀之(2012：151)比較自民黨和民主黨對新政策和政府戰略決策過程和黨內調整。首先在自民黨的決策過程中有「執政黨事前審核制度」(与党事前審査制度)和「執政黨與政府的二分/二元構造」(与党と政府の二元構造)，最後還有「政府、官僚和業界團體的鐵三角」特徵。如圖 3-1 所顯示，執政黨議員或政府提出法案在審議前，會先經過執政黨(自民黨)內的「政策調查部會」和「總務部會」等機關的事前審查。該法案在取得執政黨的共識和贊成之後，在國會中佔多數的執政黨議員將會有必須對法案投贊成之義務，務實通過國會的審查。

以加入 TPP 談判的法案審查過程為例，在經過黨內部會的事前審查的過程中，加入「調整型官僚」的政府官僚角色，使他們與法案提起議員等與黨內的有力議員見面等實施非官方的調整。這是因為自民黨政府從以前就受批評為「官僚主導」政府，整個過程不透明，並形成官僚勾結。因此這次自民黨的決策過程除了從官僚的影響，也有從農林族等，受特定業界遊說團體支援或對特定領域有特別關注的「族」議員也是有很大的影響。尤其在 TPP 方面，主要以「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JA)等為主的農業遊說團體所支援的「農林族」議員施壓反對 TPP。另一方推動加入 TPP 一派主要以「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等為主的經濟或企業團體的議員和重視日本外交地位的「外交族」等議員。加入 TPP 談判的相關論爭在各領域部會發生，持續到「政策調查會」進行實施事前黨內審核後，在「總務會」取得黨議員的共識，確保在國會一併對法案投入贊成票後，經過政府的執政黨聯絡會議後到內閣會議決定，並正式提出到國會審議，以佔過半數執政黨的

贊成通過成立（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日本經濟新聞，2021a；日本經濟新聞，202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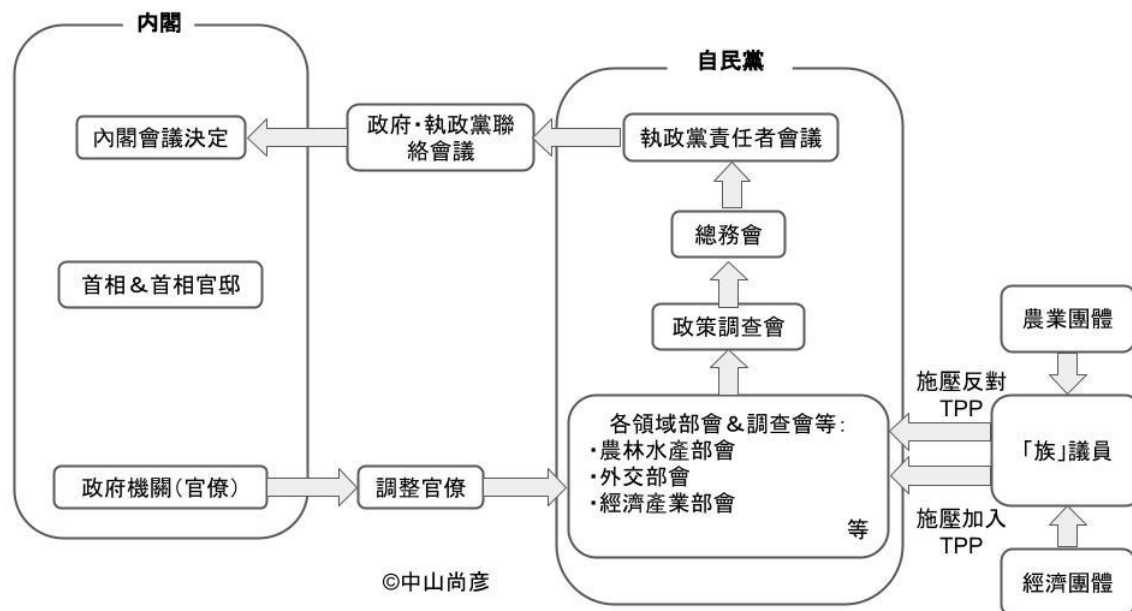


圖 3- 1 自民黨政府下的黨內事前審查和政府決策過程

資料來源：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日本經濟新聞（2021a）；日本經濟新聞（2012）。作者整理。

另一方面，在 2009 年的政黨輪替後，以建立「政治主導」的民主黨政府下嘗試從決策過程排除官僚，並以政黨積極參與政府和內閣的決策過程。但因民主黨在經驗不足情況下，尤其是 TPP 的相關決策，無法系統性的應對收集整合黨內和政府內意見（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151）。民主黨政府從鳩山由紀夫政府下應用首相官邸內的「國家戰略室」的首相直轄機關，以民主黨的「政策調查會長」擔任該機關主管的「國家戰略大臣」，同時整合執政黨內和各政府機關的政策意見。以 TPP 為例，因該政策和戰略橫跨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外務省等各政府機關，國家戰略室必須與政府機關和執政黨內同時調整意見。如圖 3-2 所顯示，到菅直人政府，因應黨內需求，在黨內的「政策調查會」中設置各法案和領域的「專案小組」制度來進行黨內意見調整後，再到政府內的國家戰略室後正式進入國會審

查。TPP 的加入相關法案的民主黨內調整和討論也是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菅直人首相在國會的演說表明開始，從黨內「APEC、EPA、FTA」專案小組擔任；原先是以同年 11 月的 APEC 峰會為止為目標，在 1 個月內完成黨內整合結論，以加入 TPP 的方向性開始討論。當時意外受黨內農業相關議員強烈反對，對日本農業市場開放後的影響非常擔憂，該專案小組成為黨內農業相關議員等的反對派表達空間，當初黨內反對派要求把日本農業市場從 TPP 談判除外，但這違反 TPP 談判必須包括全品目的條件；也因當時黨內沒有系統性討論和調整的體制構造，造成贊成和反對派描述意見和實施論爭的場所分散化。因此，菅直人政權受黨內強烈反對，在加入 TPP 方面是無法動彈，而受 2011 年的 3.11 大地震與福島核災和復興應對不足、中國外交問題等失去支持而辭職。（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154-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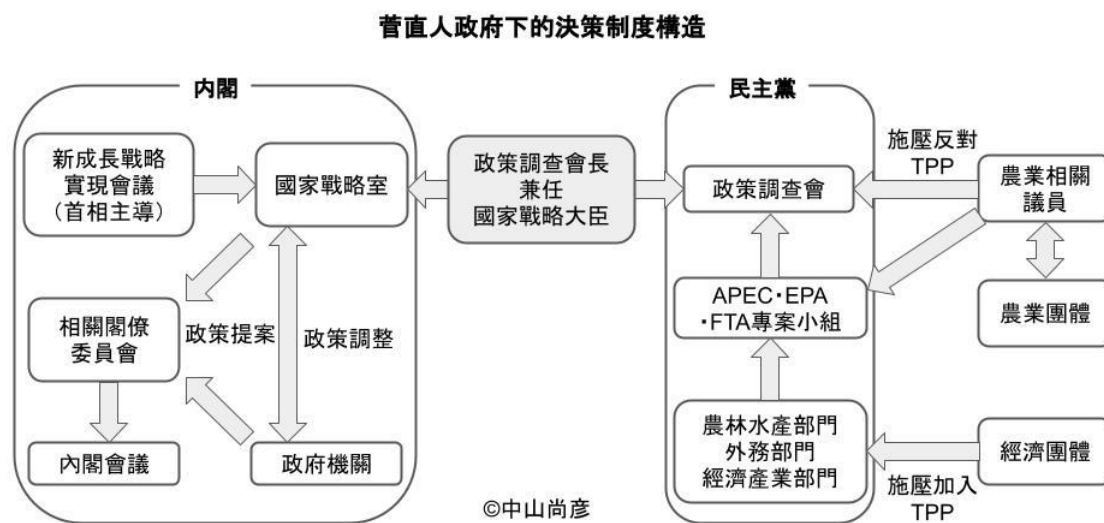


圖 3- 2 民主黨菅直人政府下的決策過程

資料來源：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作者整理。

菅直人首相在 2011 年 9 月辭職後上台的野田佳彥政府下也面臨同樣的 TPP 反對派聲浪。如圖 3-3 所顯示，與菅直人首相不同的是，野田佳彥除了在黨內的 TPP 專案小組和政府內的國家戰略室之外，也在執政黨和政府之間設置「政府、民

主黨三大幹部間會議」(政府・民主党三役會議)積極以黨代表身份直接介入黨內調整,並同時訴求經過 TPP 可增強日本農業出口,針對反對派進行說服。另外野田佳彥首相也以「政官協調體制」重新復活官僚的功能,利用官僚資源給民主黨內和內閣內討論中提供 TPP 相關情報來協助。官僚功能從自民黨時期的直接調整和提案功能轉至輔助執政黨和內閣討論的功能(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162-165)。在一系列的黨內調整和說服之下,民主黨也同意把加入 TPP 的最終判斷委任至給野田佳彥首相。野田佳彥首相也在 2011 年 11 月在美國的 APEC 峰會中正式表明日本加入 TPP 的談判(浦田秀次郎,2012:97-98)。

野田佳彥政府下的決策制度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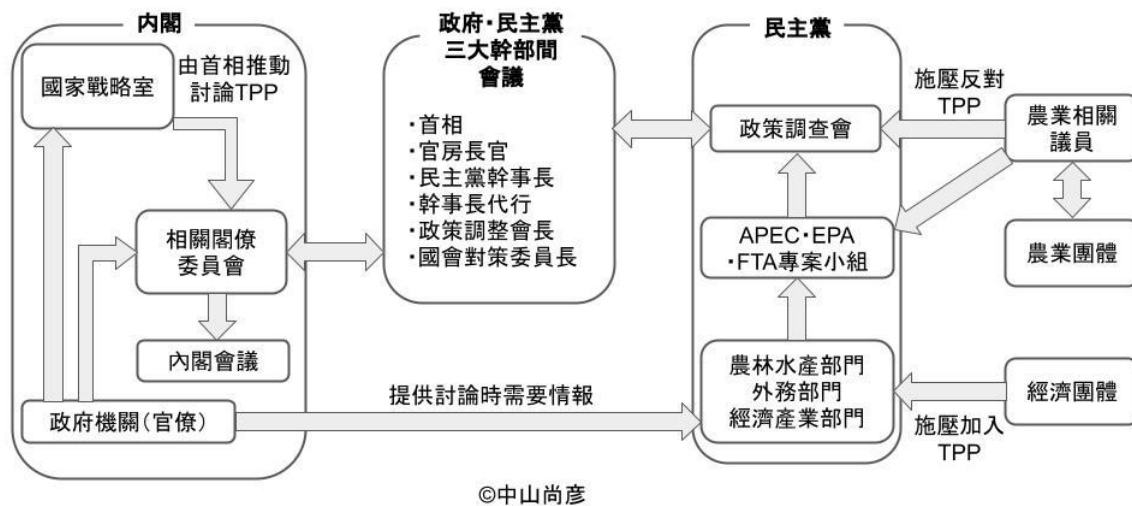


圖 3-3 民主黨野田佳彥政府下的決策過程

資料來源：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165),作者整理。

在 2012 年 12 月的選舉中,安倍晉三所領導的自民黨的選舉公約中,有「在沒有聖域的關稅撤廢的前提下,反對參加 TPP 談判」(聖域なき関税撤廃を前提とする限り、TPP 交渉参加に反対する)之內容,並奪取政權實現政黨輪替。所謂的「聖域」為米、牛肉等農產品項目的保護,除了民主黨內有強烈的農業相關議員而反對加入 TPP,自民黨內在 2012 年 12 月的選舉後的眾議院和參議院計 377 議席

中，有超過 200 名的議員可區分為「農林族 / 農林關係議員」參與「要求撤廢 TPP 參加之會」（TPP 參加の即時撤回を求める会），其中有 160 名議員以上有受農業業界總團體的「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JA）的推薦和支持，可見黨內也有很強的農業相關議員的反對聲浪。如圖 3-4 所顯示，安倍晉三首相在上任時重新復活自民黨既有的「政策調查部會」和「總務部會」等，重新實施法案和政策的「執政黨事前審核制度」收集和整合黨內在農業和對 TPP 之意見（寺田貴 & 三浦秀之，2012：162-165）。在調整過程中，安倍晉三首相推動政策施行的「官邸主導」模式，包括以自民黨總裁身份介入政策調查會會長之人事，甚至首相官邸和官僚也經過調整官僚介入黨內相關領域的部會的調整過程，其中尤其把實質上推動農業「聖域」的調查會與部會會長進行實質上的更換等，在安倍晉三政府下推動以官僚主導的政策審核過程構造下，所謂「族」議員的影響力也下降（日本產業新聞，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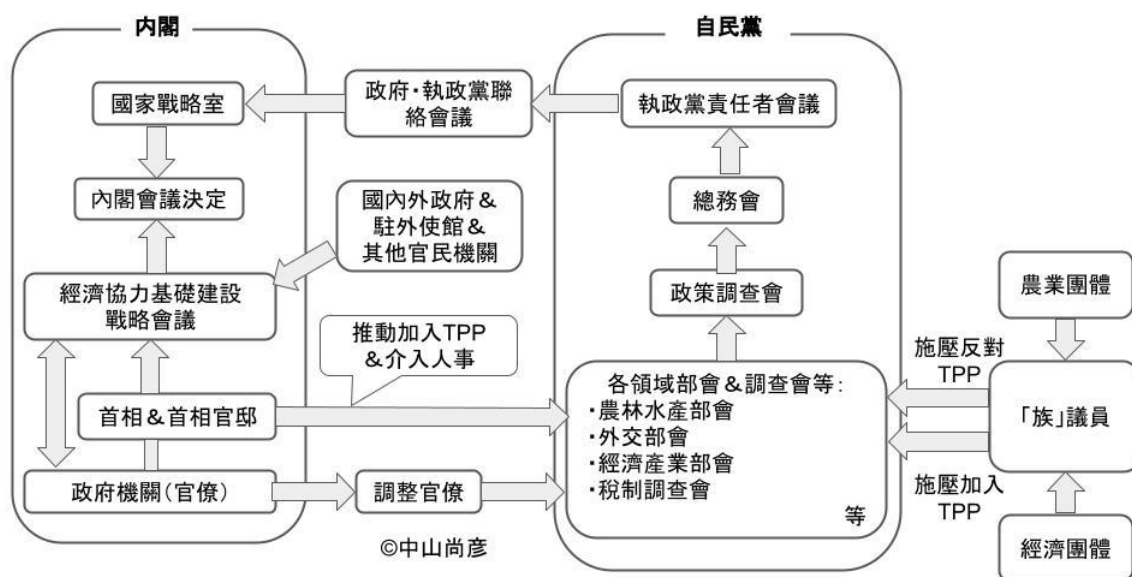


圖 3-4 自民黨安倍晉三政府下的決策過程

資料來源：寺田貴 & 三浦秀之（2012：150-165）；日本經濟新聞（2021a）；日本經濟新聞（2012），作者整理

受黨內的農業保護聲浪，安倍晉三首相在 2013 年 2 月的美日峰會中與歐巴馬總統對談後，在「美日共同聲明」中標記「所有品目的單方面關稅撤廢並非日本參與 TPP 談判的條件」（日本が TPP 交渉参加に際し、一方的に全ての関税の撤廃をあらかじめ約束するよう求め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之内容。該聲明實質上反應了黨內的意見，讓安倍晉三政府可實現參與 TPP 談判的國內政治環境，因此經過黨內調整，決定以米、麥、砂糖、牛肉、豬肉等項目從 TPP 談判項目除外。而在 2013 年 3 月，安倍晉三首相正式表明日本參與 TPP 的談判，並任命甘利明經濟再生大臣為 TPP 大臣，在內閣府內設置專任職員（三浦秀之，2015：82-85）。

相較於民主黨菅直人和野田佳彥首相，自民黨安倍晉三首相實現了加入 TPP 談判的實務方案。在面對黨內的農業相關團體和議員的反對聲浪下，摸索已設定農業品項從 TPP 談判除外的可能性，而在美日峰會中從歐巴馬總統獲得同意品項除外，因此獲得國內支持和正式加入 TPP 談判。從另一個角度，可以說是美國歐巴馬總統給予日本安倍晉三首相脫出面對國內困境的出路，實現日本加入 TPP 談判。

二、官僚角度

日本政府在處理加入 TPP 和組成 TPP 談判團隊之事項時，因廣泛涵蓋了多數政府機關的領域，有經濟產業省、外務省、內閣官房、農林水產省的機關參與。其中經濟產業省和外務省為加入 TPP 推動派（作山巧，2015：iii），而農林水產省是相對保守的。

經濟產業省在政府討論加入時期中，在 2010 年的《通商白書》中第一次提及 TPP 之事項，在「政府需檢討跨太平洋的經濟合作的課能性，並綜合性的檢討」（政府は環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經濟連携推進の可能性についても検討し、総合的に検討を行うことが必要である）提及日本政府需要檢討加入 TPP 之內容（日本国經濟產業省，2010）。

外務省在 2011 年出版的《平成 23 版（2011）外交青書》中第一次提及 TPP 之事項，內容主要描述菅直人首相在 2010 年的 APEC 峰會的 TPP 相關發言和 TPP

對亞洲經濟成長和經濟整合的重要性，TPP 為日本的重要戰略課題之一，強調需要努力與各國改善外交關係（日本国外務省，2011）。在對外的公文書中的 TPP 相關提及內容中，可見經濟產業省和外交省在討論加入 TPP 當時，對於日本加入重要性的強調。

另一方在農林水產省，在 2012 年出版的《平成 23 年度（2011 年度）食料、農業、農村白書》中提及政府必須針對 TPP 下開放和自由化受影響的農產物中實施對策，另一方在亞洲經濟成長和市場擴大下，日本政府必須經過外交談判等來擴大在亞洲的日本產農作物販賣網（農林水產省，2012）。農林水產省最後在 TPP 的加入之立場轉向至包括 TPP 的 FTA 和 EPA 的推動，但這並非經濟上的爭點或針對中國的對抗，而是重視和優先包括 TPP 的 FTA 和 EPA 的經濟利益（作山巧，2015：56-57）。

如前述，自民黨政府因在新政策的「執政黨事前審核制度」和其他過國會前的審議過程中，官僚的參與度非常大，先前被批評為「官僚主導」政府。從民主黨轉型至「政治主導」政府的構造，到 2012 年 12 月政黨輪替至自民黨安倍晉三政府後，如圖 3-9 所顯示，持續民主黨政府時代的「國家戰略室」等機關的應用，展開「官僚主導」政策決定過程（日本經濟新聞，2021a）。安倍晉三政府的國際展開戰略的推行架構有三個特點。首先是首相主導，包括 TPP 的自由貿易協定和體制戰略的決策中，安倍晉三政府經過設置「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議」（經濟協力インフラ戦略会議）機關展開首相主導，從首相官邸展開橫向連結外務省、經濟產業省、財務省、農林水產省、文部科學省、國土交通省等部門官僚主導的推行架構。第二是整合國內外的政府民間部門與駐外使館，收集情報和評估經濟效果等，包括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和外國政府以及機關。第三是強調官民合作，積極舉辦詢問會議，邀請民間企業人士等在海外商業活動展開等的意見（任耀庭，2018：101）。安倍晉三政府透過以上架構來處理 TPP 的國際談判。

參、國內對日本加入 TPP 的影響



根據內閣官房 TPP 政府對策本部的資料整合國內業界各團體的意見趨勢，其中可分成贊成反對兩大趨勢：以「日本商工會議所」、「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全國中小企業團體中央會」等，企業團體提出，TPP 可改善日本與外國企業的競爭，促進出口等。另一方，「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JA）為主的農業團體提出在 TPP 的市場開放下對日本國內的農業市場造成破壞，對食品安全亦有隱憂（日本國內閣官房，2013：57-60）。

從贊成方的角度來看，這些企業團體主要由汽車、電機產品等製造業或工業的大小企業組成。其中，在 2010 年 10 月日本商工會議所就向政府提出了相關要求。這些要求早在企業和民間團體中就被提出，旨在促進日本的貿易並主導貿易自由化制度，以推動日本在海外的商業活動增長和競爭力的提升。在相關要求的文件中，也提到了可能對農業產生的影響。逐步撤廢關稅並開放市場在這一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此期間，可以透過加強日本農業的競爭力並將農產品出口到海外，來應對這一挑戰。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財政補助是無法避免的（日本商工會議所，2010 年）。其中根據內閣府〈基本計畫專門調查會〉資料中顯示，2012 年的日本 GDP 中，製造業就佔了約 18.1%，以出口為主（日本國內閣府，2014）。

在前述中，日本政府在討論加入 TPP 的決策過程中，TPP 反對派的議員和團體的影響非常大，尤其從農業業界團體和相關議員等的反對論述和行動非常強，這也包括執政黨的民主黨和在野黨的自民黨等主要政黨，導致國內討論和論爭可說是把整個民意整個分裂化。浦田秀次郎（2012：97-98）指出日本加入 TPP 的最大的阻害因素就是國內反對聲浪，尤其從農業相關團體至政黨的陳情和抗議活動非常激烈。

從 2010 年 10 月菅直人首相表明開始檢討加入 TPP 後，主要以 JA 等的農業相關團體外，各業界工會和在野黨的日本共產黨等政黨和團體，先從 APEC 峰會期間中在東京舉行 1,500 人規模的抗議活動，後續以工會團體的「全國勞動組合總聯合 / 全勞聯」和日本共產黨主辦，在包括 2011 年 5 月在每年全國各地舉行的「五月勞

動日」(メーデー / May Day) 中，也開始把反對 TPP 列入為遊行主題之一，2011 年在東京有 21,000 人參與(全國印刷出版產業勞動組合聯合會，2011)，2012 年有 25,000 人參與等，每年抗議政府政策(全國印刷出版產業勞動組合聯合會，2012)。

在僅針對反 TPP 政策的遊行方面，在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以全勞聯和日本共產黨主辦，「反對加入 TPP 談判，守護日本的飲食、生活和生命之全國決起集會」(TPP 交渉参加に反対し、日本の食と暮らし・いのちを守る全国決起集会) 遊行，有 3,000 人參與(新聞赤旗，2011)，並收集 1,167 萬人的簽署表示反對 TPP(日本農業新聞，2011)。在 2012 年的 4 月 25 日也在東京實施「STOP TPP ! 1 萬人燈燭集會」(STOP TPP ! 1 万人キャンドル集会)，有 5,000 人參加遊行等(農業協同組合新聞，2012)。

在反對加入 TPP 的農業業界團體中，「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JA) 佔據著獨佔性地位。作為戰後最大的遊說團體，JA 支援了相當數量的民主黨國會議員，而自民黨則更加依賴 JA 的支持。JA 長期支持自民黨在戰後的執政地位，甚至被形容為「水田是自民黨的票田」(自民党の票田は水田なり)(山口一仁，2014：21-22)。根據農林水產省〈2015 年農林水產普查〉(2015 年農林業センサス) 資料，2010 年至 2015 年的調查中的日本農業人口比率為 4.8%；以自民黨為例，等同於佔日本人口 4.8% 的農業人口經過 JA 農業遊說團體，至少對 2012 年當時的自民黨國會 377 席次中 160 席次，佔約 42%。若包含非 JA 推薦或支援的 200 名「農林議員 / 農林族」，佔超過一半的約 53%。在以上比較，佔日本人口 4.8% 受眾實質可掌握自民黨至少 42% 的席次，針對農業相關政策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山口一仁(2014：19-22) 指出日本農業的生產額從 1984 年的 11.7 兆日圓下降到 2012 年的 8.5 兆日圓，可見相當程度的下降和沒落。其中在 2012 年當時，受關稅等保護的農產業品目為約 4 兆日圓，僅佔日本汽車工業的 13 分之 1。在 JA 等強烈反對而影響日本加入 TPP 的國內討論和談判，並批評 JA 的反對是不按照經濟規模比例的。實際根據表 2-1 的 GDP 表來計算，2010 年的日本 GDP 為約 4 兆 2190

億美元，換算為約 350 兆日圓³⁸，在概算下，農業生產僅佔日本 GDP 的約 2.42%。或若依照內閣府的〈平成 25 年度版國民經濟計算〉中的 2012 年日本 GDP 為約 475.5 兆日圓（日本國內閣府，2013），其中農業生產僅佔約 1.79%。

雖然 TPP 的反對派主流的農業相關團體和人士以日本全體的 GDP 和就業人口來講僅佔非常少的比例，但回顧反對派的主張內容有包括針對日本的食物自給率年年降低的問題。JA 指出，在 2010 年的試算中，若日本因 TPP 撤銷對農產品的關稅，日本在以熱量計算的食物自給率將從 2009 年的 49% 降低至 14%（農業協同新聞，2016），但另一方根據農林水產省在 2011 年的試算中，因加入 TPP 後的熱量計算自給率在 2014 年會減少至 39%（日本國農林水產省，2011：1），作山巧（2017：191）指出農林水產省有也有想要推廣 TPP 對農業的影響，即使在試算中有顯示減少，但實際 2014 年的自給率是維持在 48%（日本國農林水產省，2020），沒有特別的變化，並對農林水產省的試算提出質疑。但另一方，2014 年當年 TPP 還沒有生效，所以對食物的自給率和農業的影響。

尤其依照表 3-1 所顯示，日本在 TPP 談判後的關稅撤廢率中，農林水產品的撤廢率僅有 82.3%，與其他 TPP 成員國有相當落差（菅原淳一，2016：7）。

山口一仁（2014：26-27）指出日本的農業必須從量轉型至質為主的模式，提高農業產品的單價，面對日本農業的成長必須實施農產品的出口，尤其米和水果、牛肉等，日本有高品質的品牌價值，日本的農業應該積極外銷，而 TPP 是很好的機會之一。

³⁸ 依照 2010 年平均 1 美金 83 日圓計算，匯率資料根據日本銀行〈過去匯率統計資料〉（日本銀行，2023）。

表 3- 1 TPP 談判後各國關稅撤廢率

國家	全貿易品	農林水產品	工業製品
日本	91%	82.3%	100.0%
美國	97%	94.1%	100.0%
加拿大	100%	100.0%	100.0%
紐西蘭	100%	100.0%	100.0%
澳洲	50%	100.0%	0.8%
新加坡	100%	100.0%	100.0%
馬來西亞	100%	99.6%	100.0%
越南	100%	99.4%	100.0%
汶萊	100%	100.0%	100.0%
墨西哥	98%	96.4%	99.6%
智利	100%	99.5%	100.0%
秘魯	98%	96.0%	100.0%

資料來源：菅原淳一（2016：7）

表 3-2 顯示野田佳彥首相首次表明檢討加入 TPP 談判 2010 年 11 月至安倍晉三首相正式加入 TPP 談判的 2013 年為止在日本國內主要媒體所實施的民調結果，也整合 TPP 相關發展。從民主黨菅直人在 2010 年 10 月表明後，從 2010 年的贊成多數，轉至 2011 年反對多於贊成，到野田佳彥政府時期，贊成反對意見任然是在抗衡的狀態（浦田秀次郎，2012：97-98）。直到 2012 年 12 月的政黨輪替，贊成意見多於反對，但差距不大。表 3-2 顯示政黨輪替至自民黨政府後，安倍晉三首相經過美日峰會，爭取到日本可在 TPP 中除外農產品項，日本輿論贊成大於反對意見的差距拉大，贊成意見增加至反對意見的兩倍。

表 3- 2 日本 2010-2013 年 TPP 相關民調結果變化與相關事件整合

民調實施年月	實施媒體・機關	贊成	反對	不確定	不知道 / 不回答
2010 / 10	菅直人首相表明開始檢討加入 TPP 談判				
2010 / 11	朝日電視台	43%	26%	-	31%
2011 / 9	朝日電視台	33%	37%	-	23%
2011 / 11	野田佳彥首相在 APEC 峰會表明日本加入 TPP 談判				
2011 / 11	朝日電視台	45%	32%	-	23%
2011 / 11	共同通信	38.7%	36.1%	-	-
2011 / 11	日本經濟新聞	51%	32%	-	-
2012 / 8	朝日新聞社	44%	37%	-	-
2012 / 12	眾議院選舉後，政黨輪替至自民黨安倍晉三政府				
2012 / 12	朝日新聞社・ 東京大學	34.7%	25.1%	46.2%	-
2013 / 2	安倍晉三首相在美日峰會後， 在「美日共同聲明」中標記 TPP 談判品項的除外				
2013 / 2	朝日電視台	52%	17%	-	31%
2013 / 3	安倍晉三首相正式表明參與 TPP 談判				
2013 / 3	朝日電視台	50%	25%	-	25%
2013 / 3	日本經濟新聞	56%	25%	-	-

備註：民調來源選擇以公開且可查詢的資料為優先。

資料來源：朝日電視台（2010、2011ab、2013ab）。日本經濟新聞（2011ab、2013）。朝日新聞社（2012）。東京大學谷口研究室（2013）。作者製作整理。

回顧日本國內對於加入 TPP 談判的贊成和反對聲浪以及其影響，主要可以按照不同業界區分贊成和反對的立場。各業界團體通過遊說和陳情等方式向政府和政黨施壓，而反對方則特別選擇實施遊行來表達不滿。贊成方主要由製造業和企業團體組成，因為 TPP 對其可能帶來利益。而反對方主要由農業相關團體和工會團體組成，擔心 TPP 對日本農業產生負面影響。對於以農業相關遊說團體為主的反對

派來說，他們對執政黨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迫使各屆首相必須對內部反對派的聲音作出妥協。然而，從經濟規模和就業人口等角度來看，反對方所代表的農業是日本的少數派，其聲音不符合其比例。一些學者指出，TPP 有助於通過外銷來強化日本農業的競爭力（山口一仁，2014：26-27）。在民調方面，在論爭初期，贊成反對意見為抗衡狀態。經過政黨輪替和對外確保可在談判中把農業部分品項除外後，民眾的贊成方就大幅增加，接受日本加入 TPP 談判。

第二節 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實際效果與意涵

前一節先回顧日本選擇 TPP 之背景，並從國內層次回顧日本在加入 TPP 的決策過程，主要在日本政府內、政黨、國會與國內輿論的動向，本節焦點在日本加入 TPP 的效果和影響。以數據和理論角度探討日本加入 TPP 的經濟效果和國際意涵，並以「建構主義」角度解析日本加入對 TPP 的國際制度形成過程的影響。

壹、加入 TPP 的經濟效果

從兩國間的雙邊或多國間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中，以免關稅和投資自由化等所發展出的相互經濟成長效果大部分都是正面的。浦田秀次郎（2012：106）指出加入 TPP 不僅是可跟上亞太地區的高度經濟成長的機會，更同時開放日本國內市場，與外國企業和產品服務等進行競爭，在過程中提升日本企業的生產力與競爭力，擴大外銷自國製品與服務；該成長促進日本經濟成長和日本政府稅收的增加，以面對和解決長年的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

日本政府內閣官房 TPP 政府對策本部在 2014 年的估算和分析中，TPP 將對日本經濟帶來 GDP 的 2.6% 規模的成長，以 2014 年的日本經濟規模來算，有 14 兆日圓相當的效果，並在過程中創造出約 80 萬人的工作機會。TPP 成員國和對 TPP 有興趣的各國皆實施對自國的經濟效果的調查和估算，但光是關稅改革等的效果所影響的經濟領域非常廣闊，包括對國內投資自由化等的規定和效果，並提出各國必須有統一化的統計和估算方式（川崎研一，2016：62-63）。

浦田秀次郎（2012：106-108）指出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過度低估日本加入 TPP 的經濟效果，並指出四個重點。第一，雖然內閣官房以可能的出入口增加來計算 TPP 的經濟效果，但沒有包含因受外國企業等，日本企業的競爭而提升的生產力的效果額。第二，內閣官房主要以跟 TPP 成員國的貿易額增加效果計算，沒有算到因 TPP 的低關稅，從非成員國轉至成員國的貿易額。另一方，這類貿易國移轉有可能會造成從原本很有生產效率的非會員國的貿易轉至效率低的會員國，並造成對

日本企業的成本增加和日本政府原本的關稅稅收的減少。第三，內閣府的估算沒有包括在 TPP 下所實現的投資自由化、人才移動等的經濟效果。最後關於農業出口的效果，雖然 TPP 的市場開放，面臨外國農產品的競爭會對日本農業有負面影響，但內閣官房沒有估算在日本農產品外銷化的日本農業轉型和改革後所提升的生產效率和生產額的增加的可能性。

日本在加入 TPP 時最大的疑慮是從 TPP 的市場開放對日本農業的負面影響。鈴木英夫（2019：95-97）指出，日本的農業更應該經過 TPP 來強化日本農產品外銷，尤其日本水果和海產物等有日本高品質的品牌價值，尤其在東南亞和美國市場以高級農產品的外銷更有增加產品價值和生產額的機會。因市場開放，農業市場將受 1,300 億至 2,100 億日圓的減少的影響，並有可能會影響該農產品的國內供給，連結到日本的國家食品安全，因此國家必須採取措施。另一方，若強化農產品外銷，尤其在牛肉、日本米和日本酒等有日本獨自性的價值的農產品，農產品出口可從 2012 年的約 4,497 億日圓，經過 TPP 成長到超過 1 兆日圓。

川崎研一（2015）在 2015 年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的研究中算出 TPP 和 RCEP 對日本經濟成長的效果，分別以「取消關稅」（Tariff Removal）和加上「取消非關稅措施」（Removal of Non-Tariff Measures）因素效果比較。在 TPP 中，日本在「取消關稅」範圍的經濟效果為 GDP 的 0.9%，加上「非取消關稅措施」的經濟效果為 1.6%，另一方 RCEP 的經濟效果在「取消關稅」領域為 2.3%，加上「非取消關稅措施」的經濟效果為 4.9%，可見 RCEP 實質上對日本的經濟效果比起 TPP 是比較大的。

如前述，日本民眾在民調中，普遍認知 TPP 比 RCEP 對日本經濟的重要性比較高（CSIS，2014：16），可見即使 RCEP 所可能帶來的經濟效果比 TPP 高，日本民眾的認知上還是視 TPP 比較重要。但這一方面有可能是因為日本民眾對 RCEP 和 TPP 的經濟效果的可能性的不同沒有很廣闊的認知，一但有認知，RCEP 和 TPP 的重要性意識可能會有所改變。

至於在美國退出後的 CPTPP 的效果與美國在內的 TPP 比較，根據日本政府內閣官房 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在 2017 年 12 月發表的分析中，對日本的經濟成長效果為 2016 年 GDP 的 1.49%，約 7.8 兆日圓的規模，同時創造出約 46 萬人份的工作

機會（日本國內閣官房，2017a），GDP 成長效果的佔比從 2014 分析的 TPP 的 2.6% 下降至 2016 年分析 CPTPP 的 1.49%，以金額規模也是從 2014 年 TPP 的約 14 兆下降至 2016 年 CPTPP 的 7.8 兆日圓，相當於下降約 42.7%，等同於美國的退出導致 TPP 的經濟效果幾乎減半。以工作機會創出角度，雇用人數機會也是同樣從 2014 年的 TPP 約 80 萬人下降至 2016 年 CPTPP 的 46 萬人。可見美國在 TPP 中對日本的影響力很大，退出 TPP 後對日本在之後 CPTPP 的經濟效果的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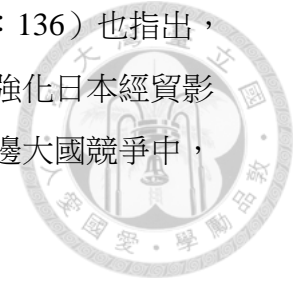
貳、加入 TPP 的國際政經意涵

一、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國際政經意涵

日本經歷三屆政府和首相，而最後安倍晉三首相在 2013 年在國內外政經壓力下毅然決定加入 TPP 談判。雖然 TPP 將會對日本整體經濟產生正面效應，以國內反對聲浪可知，任然對日本農業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任耀庭（2018：281-282）嘗試從國際關係角度探討為何日本如此堅持推行，指出日本從戰後積極加入 IMF、世界銀行、GATT、WTO 等的自由貿易相關條約和體制，另外也積極跟眾多國家簽署雙邊的 FTA，因此在 1968 年至 2010 年被中國超越為止，成為在自由市場中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戰後的經濟實力增長過程中，對自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角色認知有所改變。在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日本的角色認知從國際規則接受者轉為改革和制定者角色，而加入 TPP 是角色認知轉型的象徵行動。實際上，安倍晉三首相在 2013 年宣布加入 TPP 談判的記者會中也強調，以加入 TPP 為日本迎接亞太地區的成長，並與美國共同主導 TPP 制定新規則與制度。

日本的加入另外也表達以行動支持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抗衡中國崛起，經過 TPP 來制定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重要規範，在過程提升日本自國的國際話語權與影響力（任耀庭，2018：281-282）。安倍晉三首相在宣布參與 TPP 談判的記者會中也提及，TPP 是將來面對 RCEP，建立 FTAAP 的基礎，這次 TPP 不僅是要捍衛日本的國家利益，同時要發揮世界第三經濟體的實力在未來的經濟整合發揮影響

力（日本國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廣報室，2013）。李世暉（2014：136）也指出，參與和領導 TPP 對安倍晉三政府而言是展現國家戰略思維，同時強化日本經貿影響力和聯繫美日同盟。而 TPP 對安倍近三政府來講，是在面對周邊大國競爭中，日本可積極走出經濟困局和對抗的政策工具。



二、從「建構主義」角度分析日本對 TPP 形成過程的影響

以建構主義的架構分析 TPP 為例的國際制度形成的過程中，要有「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這也等同於理念，並在共有的「物質資源」下「實踐」該理念，一同創造出共同的利益（楊永明，2010: 85-88）。包括 TPP 的國際制度形成過程中，理念等的共同知識的非物質因素的作用比物質性作用更重要，而物質力量只有在國際架構中有共有知識後才能發揮。

日本加入 TPP 是基於跟成員國共同的理念；除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外，TPP 特別有促進 21 世紀經貿繁榮之概念，以實踐開放市場、自由貿易、透明性規則及高標準的勞動、環境規則，同時填補 WTO 談判停滯下的架構不足。日本加入 TPP 是與美國共同經過 TPP 的平台，基於共同的理念建立亞洲地區的自由貿易體制，而 TPP 本身基於談判平台為共同資源下，日本必須努力實踐 TPP 的共識概念，成為 TPP 理念的制定者或創造者的角色（任耀庭，2018：282-284），這也符合建構主義架構中的「實踐」。

但日本因在 TPP 的談判中，相較於其他成員國，有非常低的農業自由化水準的結果，在以日本意識自國為制定 TPP 價值的角色來講，這個狀態明顯與 TPP 的貿易規範典範的理想狀態有差距的。若 TPP 要擴增成員國，而日本欲在 TPP 扮演理念和規範的制定者，並在國際經貿領域的形成過程下成為提供談判平台為公共財的角色，日本未來需要擴大撤除農產品的保護，並在 TPP 營運的實踐上更要有創新性、透明性、專業性、公平性、包容性等特質，才能增強 TPP 成員國對共同理念的認同感，並讓非成員國對 TPP 感到魅力（任耀庭，2018：284）。

相較日本在安倍晉三政府下，在 2013 年加入 TPP 談判時的國際意涵，在民主黨菅直人和野田佳彥政府下就有些不同。雖然在日本欲成為亞太地區經濟整合制定

者角色，並在過程提升日本自國的國際話語權與影響力為共通點，但最初期的推動方式可能有些不同。

菅直人首相在當初是目標在 2010 年在橫濱 APEC 峰會中，以主席國宣布開始檢討加入 TPP 談判事項，並經過 APEC 平台來展現。實際，TPP 本身的發展基礎為 APEC，而 APEC 是在 1989 年日本與澳洲的倡議所開始（寺田貴，2013：37-38）。根據菅直人政府所制定的「新成長戰略」中的「7 大戰略領域」（7 つの戰略分野）中第三項的亞洲經濟戰略章節就有包括擴實現 FTAAP 構想或亞太自由貿易圈的構築，而日本將領導該過程之內容（Reuters，2010）。該章節也包括積極增加日本國內外的人才、資金、貿易；經過降低法人稅率等引進外資進入日本設置據點；日本的知識財產權在海外展開等，TPP 的章節和內容也符合「新成長戰略」項目內容。日本把 APEC 的成立領導角色為平台，整合發展到 TPP 來實踐亞洲的自由貿易的領導角色（寺田貴&三浦秀之，2012：157）。

關於菅直人政府所提出的 FTAAP 構想，趙文志（2011：11-13）指出該構想就是從 APEC 衍伸而出的概念，而 TPP 的長期目標就是納入 APEC 的 21 個成員國為基礎，而 TPP 的條款第 30 條第 4 條中有標註對 APEC 成員國的開放加入³⁹。因此菅直人首相選擇 APEC 峰會加入是同時展現日本將同時成為 APEC 和 TPP 的領導角色。

根據建構主義研究學者的 Nicholas Onuf 所述，從建構主義角度來看，國際社會是建立在「人造就了社會，社會造就了人」的建構上，而社會規則連結了社會和人，等於是國家和國際社會。即使國家不知道規則是什麼，但以觀察其他國家的實踐來猜測，並一同基於理性的行為主體達成各自的目標，同時形成共同的意識（莫大華，2003：97）。而日本經過 APEC 平台宣布討論加入 TPP 之事是以實踐展現規則的存在，也間接的成為規則制定者角色；尤其日本又是 APEC 平台的領導角色之一。

³⁹ TPP Article 30.4: Accession:

2. This Agreement is open to accession by:

(c) Any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that is a member of APEC;

(d) Any other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as the Parties may agree,

（日本国外務省，2016）

簡而言之，日本加入 TPP 談判是日本自國以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的認知的變化：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轉為改革和制定者的角色。從建構主義角度，日本加入 TPP 和角色認知變化是成立社會國際秩序中「實踐」TPP 的共同認知和知識，甚至以「公共財提供者」來推動秩序內容制定。另一方的問題是，日本的農業自由化程度相較於其他成員國是相對低的水準，可能會對未來日本在 TPP 的領導力有影響。而對亞洲地區來講，是以行動表達支持美國的「重返亞洲」和面對中國崛起之意涵，並在過程經過 TPP 來制定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規範，並提升日本的國際話語權與影響力。

第三節 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的影響



美國總統川普在 2017 年 1 月正式上任後第三天簽署行政命令退出 TPP，導致 TPP 協定本身陷入失效的可能性；因根據 TPP 第 30.5 條規定中，所有簽署的成員國應完成國內法手續通過後才能生效⁴⁰，美國的退出就代表 TPP 協定無法生效（石川幸一，2017），不只是日本失去跟美國經過 TPP 來建立自由貿易體制，對日本經濟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本節以國內層次整理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經濟政策的影響與對日本國會審議 TPP 相關法案程序的影響。

壹、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美國是對日本來講是「終極經濟夥伴」（究極の經濟パートナー），曾度過貿易摩擦等歷史，並持續至今。而美國與日本同時加入 TPP 等同於美日簽署 FTA。美國退出 TPP 等同於日本失去與「終極經濟夥伴」成立自由貿易體制機會的意涵。2017 年當時，日本對美國的出口貿易額為約 15 兆 1,135 億日圓，佔日本的全體貿易收支的 19.3% 為最大貿易對象國，第二為中國的 14 兆 8,897 億日圓，佔 19.0%，相當接近。而從 2009 年至 2012 年間，日本對中國的出口貿易額超過美國（日本國稅關，2022）。

除了失去與美國成立自由貿易協定的機會外，美國的退出導致 TPP 失效，對日本的影響也很大。TPP 失效對安倍晉三首相所提出和實踐的「安倍經濟學」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的「三支箭」之中，對「日本再興戰略」有很大的影響。

⁴⁰ TPP Article 30.5.1 :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60 days after the date on which all original signatories have notified the Depository in writing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applicable legal procedures.”

「日本再興戰略」是從 2012 年 12 月 26 日安倍晉三政府在首相官邸中所成立的「日本經濟再生本部⁴¹」推動，以經過放寬市場管制、推動革新科技和促進投資來提升日本產業的競爭力。戰略的實踐包括：支援新產業和開拓新市場；支援日本企業的海外發展，同時結合亞洲的成長動力。在該戰略和實踐中，加入 TPP 提升日本產業的競爭力和重整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成長重要的關鍵。TPP 所衍伸的市場開放也對日本的產業和農業改革是有指標性的意義（任耀庭，2018：45-47 & 86-87）。經過多年的論爭而加入 TPP 的日本而言，TPP 已經是日本經濟再興的關鍵，其中 2015 年 11 月 25 日的〈TPP 相關政策大綱〉（総合的な TPP 関連政策大綱）中指出 TPP 是日本經濟接續 21 世紀亞太地區成長力量，促進日本的貿易、投資，並提升生產力（日本國內閣官房，2015），可見日本加入 TPP 談判後對 TPP 的重視。

貳、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國會的影響

從安倍晉三首相在 2013 年正式發表加入 TPP 談判，成員國間談判和章節定案在 2015 年 10 月完成，並在 2016 年 2 月 4 日正式簽署（木村福成，2016：13），之後各國進入國內批准手續。日本也準備進入國會通過「TPP 締結相關法律整備的法律」（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の提携に伴う関係法律の整備に関する法律）。雖然受在野黨的強烈反對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影響，最終安倍晉三政府和自民黨持續推動在國會表決成立 TPP 相關法案，完成國內批准手續。表 3-3 顯示該法案從自民黨黨內審議到國會審議的推動時程：

⁴¹ 在 2020 年 10 月 16 日閣議決定廢止該機關的設置（日本國首相官邸，2020）。

表 3- 3 日本國內在 2016 年批准 TPP 過程

日期	審議機關	審議進度	國會會期
2/4	TPP 正式簽署		第 190 回國會： 經常國會 (1/4 ~ 6/1)
4/5	眾議院本會議	自民黨說明提案理由 和質詢	
7/10	實施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執政黨派取得過半席次		
8/1-8/3	參議院受 7/10 的選舉後 實施新議長和副議長的選舉		第 191 回國會： 臨時國會 (8/1 ~ 8/3)
9/7	自民黨與公明黨幹事長對談決定實施臨時國會來表決 TPP 法案等		
9/29	自民黨 TPP 委員會幹部失言，造成在野黨強烈反對		
11/8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第 192 回國會： 臨時國會 (9/26 ~ 12/17)
11/10	眾議院 TPP 特別委員會	質詢和表決	
11/11	眾議院本會議	表決	
12/9	參議院 TPP 特別委員會	質詢和表決	
12/9	參議院本會議	表決	

資料來源：日本国公正取引委員会（2016）；NHK（2016）；日本國眾議院（2023）；日本經濟新聞（2016a）；朝日電視台（2016a），作者整理。

自民黨在國會推動 TPP 批准的相關法案時，首先在眾議院本會議說明法案的提案理由和接受質詢，過程中受在野黨強烈的反對聲浪和拒絕出席和審議該法案。在 2016 年 7 月有參議院選舉的壓力下，自民黨也無法強力的推行該法案。當時的執政黨間（自民黨和公明黨）討論中指出到 6 月 1 日為止的國會期間中無法通過成立該法案的可能性，並延遲到秋天的臨時國會再表決成立（產經新聞，2016）。

經過 7 月 10 日的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取得 56 席次，包括非改選席次就有 121 席，剛好有一半席次。加上共同執政黨的公明黨的席次，就有合計 146 席次過半（NHK，2016）。從選舉後，經歷實施臨時國會選新參議院議長和副議長

等，到 9 月 8 日，執政黨的自民黨幹事長⁴²二階俊博與公民黨幹事長井上義久面談後，決定在 11 月底為止招集臨時國會，並在該期間實施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國會表決 TPP 法案（日本經濟新聞，2016b）。

在進入臨時國會期間，自民黨準備對眾議院提出 TPP 法案的審議質詢和表決時，自民黨的 TPP 特別委員會新理事的福井照眾議院議員在 9 月 29 日就任時表達「將努力實現 TPP 法案強行表決（強行採決という形で実現す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為失言，在 4 小時內致歉並辭退理事之職位。另外也加上包括現職的農林水產大臣的山本有二的複數次失言和其他自民黨的 TPP 相關委員會幹部失言等導致在野黨強烈的反對和國會的混亂，該法案也陷入無法審議的狀態（朝日電視台，2016a）。

直到 11 月 1 日，自民黨與在野黨的民進黨（前民主黨黨派）的國會對策委員長⁴³面談後，決定在 11 月 4 日在眾議院表決，也保留把臨時國會會期延長至 12 月中的選項，尤其自民黨也想盡量以非強行表決方式來成立 TPP 法案。決定國會討論和表決時程也是意識 11 月 8 日的美國總統選舉的去向，當時不只是共和黨的川普，民主黨的柯林頓也表明美國會退出 TPP，日本也希望儘早完成國內批准手續，並對美國推動批准 TPP。安倍晉三首相也在 10 月 31 日的眾議院 TPP 特別委員會的會議中，表示「若時間無為的過去，日本會陷入被要求重新談判的狀況的可能性（無為に時を過ごせば、むしろ再交渉を求められる事態を引き寄せることにもなりかねない）」，並強調日本國內應該儘速完成 TPP 法案的國內批准手續（日本經濟新聞，2016b）。自民黨二階俊博幹事長也表示即使在表明退出 TPP 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狀況下，日本仍然堅持推動 TPP 的國內批准手續是要對美國強調「日本以獨立國家表達日本的立場（独立国家として日本の考え方を常に堂々と明らかに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並持續對美國說明 TPP 的重要性（日本經濟新聞，2016c）。在 11 月 14 日的參議院 TPP 特別委員會中，安倍晉三首

⁴² 日本政黨幹事長為執行幹部之一，相當於秘書長職務。政黨總裁或政黨代表在擔任首相時，幹事長負責掌握黨務全局。

⁴³ 國會對策委員長負責在國會中與在野黨溝通的窗口，調整國會會期和內容。

相針對川普當選表示「TPP 進入嚴峻的狀況（TPP は厳しい状況になってきた）」，並強調日本必須強力表達持續 TPP 的意思，否則 TPP 將完全結束（TPP は完全に終わってしまう）。另一方面，在野黨第一黨的民進黨幹事長代理江田憲司表示即使日本率先批准 TPP，對美國是「毫無頭緒（歯牙にもかけない）」的，並對安倍晉三政府和自民黨推動 TPP 和等待川普回歸 TPP 的姿態表達質疑（Bloomberg，2016b）。

國會在自民黨 TPP 相關幹部的失言下陷入混亂，同時受反對 TPP 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狀況下，自民黨和安倍晉三政府決定在 11 月 10 日在眾議院本會表決 TPP 法案，強調日本安倍晉三政府對 TPP 批准和生效的強烈意願。另一方在野黨對針對自民黨的山本有二農林水產大臣提出「不信任決議案」，對抗自民黨佔多數席次的眾議院和參議院表決 TPP 法案（朝日電視台，2016b）。

黨內也在川普當選後的 2016 年 11 月 15 日實施緊急性的研討會，招聘前哥倫比亞大學前教授的美日關係專家的 Gerald Curtis。Curtis 對自民黨議員表示日本政府必須討論和考慮沒有美國的 TPP 對日本的意義和戰略性影響，並強調先以沒有美國加入的狀態在推動 TPP 的成立和生效，美國自然也會認知 TPP 的重要性，並重新加入 TPP（朝日電視台，2016c）。

自民黨在眾議院通過 TPP 法案後持續在自民黨和公民黨執政黨佔多數議席的參議院推動表決通過成立，在臨時國會結束前的 12 月 9 日通過參議院 TPP 特別委員會的質詢和表決，並在本會議表決成立。日本政府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對 TPP 協定囑託國的紐西蘭正式通報完成日本國內批准手續，日本也成為第一個完成國內批准的 TPP 成員國（日本国公正取引委員会，2016）。另外紐西蘭也在 2017 年 5 月完成國內批准手續，而 TPP 也僅有日本和紐西蘭完成該手續（New Zealand Government，2017e）。日本雖然是最後加入 TPP 談判的，但是是最早完成國內批准的國家。

被認知為安倍首相的親信，曾擔任 TPP 大臣甘利明 2017 年 1 月 19 日接受 Bloomberg 的採訪時對美國退出 TPP 之事件表示「非常可惜（もつたいない、ものすごく）」，指出日本應該先推動以美國除外的 TPP 的 11 個成員國來持續完成國內手續後再等待美國改變意識重新加入，同時必須警戒 RCEP 比 TPP 早期成

立，以日本的角度，TPP 該是 RCEP 的雛形，成為高規格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基礎（Bloomberg，2017）。安倍晉三政府和自民黨因此強調 TPP 的推行也是不想再與美國等的 TPP 成員國重新談判，日本已經在 TPP 中消耗了非常大的時間和資源：從日本在 2010 年第一次提案檢討加入 TPP 談判至國內的強烈論爭，並取得在農業方面有利的狀況下在 2016 年的 TPP 簽署。另外若 TPP 無法生效，也會影響安倍政府和自民黨所提出的「安倍經濟學」等一系列經濟戰略，因此成為推動 TPP 的國內批准過程的動力。

Han An Ram（2022：13）對日本對已完成談判 TPP 協定的國內批准過程的研究中指出，安倍晉三政府在 2012 年 12 月的政黨輪替後，成功推動 TPP 的談判加入，完成國內批准的背景三個因素。第一，安倍晉三首相必須面對恢復先前民主黨所失落的美日同盟的交流，而正式加入 TPP 談判、率先完成國內批准手續、與美國一同形成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體系的領導體系，是對恢復美日同盟的一大機會；形成對自民黨內和國會說服的動力之一。第二，安倍晉三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覺從過程轉型至「官邸主導型」由上而下推動政策決定過程，以首相和自民黨總裁取得較大的權限和責任，並實現在自民黨內和國會內的調整。第三，安倍政府在推動時也同時保持推動美國不在的 TPP 的可能性，並視為日本在持續新的 TPP 體制時爭取主導權的機會。

在日本國會通過 TPP 法案和批准流程，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甚至到川普就任美國總統簽署退出 TPP 當下，日本主流媒體等的大規模民調沒有直接問川普退出 TPP 之事件。朝日電視台在 2016 年 11 月所實施的民調中，首先提問關於日本國會通過 TPP 法案，完成日本國內批准手續之事，有 39% 支持、31% 反對、30% 表示不知道。關於川普就任知識，有 11% 表示川普會對日本有正面的影響、44% 表示負面，則 45% 表示不知道（朝日電視台，2016d），雖然不能直接在該民調判斷日本民眾對川普簽署退出 TPP 的意見，但可見即使到 TPP 法案通過為止，對 TPP 的贊成和反對意見是抗衡的。朝日新聞在每年春季和秋季對日本 100 家主要企業實施定期的景氣民調，在 2017 年春季的調查中有提問川普退出 TPP 後，日本對貿易協定戰略的走向。有 22 家企業表示日本應爭取走向當初美國在內的 12 成員國的 TPP、26 家企業表示日本應走向沒有美國的 11 成員國的 TPP、12 家表

示應走向簽署美日間的雙邊 FTA、則 14 家表示其他方式。針對該提問，100 企業中，其餘企業選擇不回答（朝日新聞，2017）。



參、小結

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國內的影響有兩個層次：第一是對日本經濟政策的影響，第二是 TPP 的日本國內批准過程，尤其對國會通過 TPP 相關法案的影響。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是等同於失去與「終極經濟夥伴」成立自由貿易體制的機會：尤其在 2017 年當時，美國是日本的最大貿易出口國。另外因美國退出和造成 TPP 無法生效的可能性也對日本的影響很大，尤其對當時的安倍晉三政府所提出的「安倍經濟學」戰略。在一系列經濟改革的「日本再興戰略」中，TPP 是很大的關鍵，促進日本企業的競爭力和出口的成長。美國的退出也對日本國內的 TPP 批准過程有很大的影響。

從 2016 年的 2 月簽署後，日本政府和執政黨的自民黨等對國會提出 TPP 相關法案來進行國內批准過程，但受在野黨反對和 2016 年 7 月的選舉遲緩，在選舉後的過程也是同樣受在野黨反對無法審議。但自民黨內受反對 TPP 的川普在 2016 年 11 月當選總統的狀況下，開始以強行加速推動該法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 TPP 相關法案，並在 2016 年 12 月完成日本的 TPP 批准過程。實際，當時針對 TPP 贊成反對的民調也顯示有抗衡的結果，可見當時通過法案也是有難度的。安倍晉三政府和自民黨推動該法案過程中非常積極，甚至到強行通過法案的程度。該背景因日本已經對 TPP 的論爭到談判和簽署為止已經耗時約 6 年，並在國內已經引起激烈的論爭。實際，自民黨幹部和會議等也針對川普簽署退出 TPP 之事也表示日本必須維持 TPP 體制，並等待美國回歸。

第四章 日本主導 CPTPP 之策略



美國退出 TPP，使 TPP 本身失效，不僅對原 TPP 成員國，也對日本的影響很大。本章探討美國退出後，日本所展開的行動和背景，並分析為何日本力促美國重新加入 TPP；並主導轉型至 CPTPP 的成立，堅持維持 TPP 體制；最後以「建構主義」角度解析日本在轉型至 CPTPP 的角色。

第一節 日本力促美國重新加入 TPP

如前章所整理，美國退出 TPP，使 TPP 本身失效，不僅對原 TPP 成員國，也對對日本的影響很大。日本針對美國退出 TPP，採取力促美國重新加入之行動。從川普當選後不到 10 天的 2016 年 11 月 17 日，安倍晉三首相與川普在紐約的川普大廈（Trump Tower）對談，實質成為川普在當選後所見面的第一位外國領袖。在對談中，安倍首相也對川普總統提出 TPP 本身的重要性和早期生效的重要性，但川普表示要保護美國國民的雇用機會和國家利益，持續表明要退出 TPP。安倍首相剛好訪美也是直接前往秘魯出席 APEC 峰會，也順便與 TPP 成員國討論各國國內批准進度和美國表示退出之事案（Bloomberg，2016a）。

安倍晉三首相受美國川普總統在選舉中表明退出 TPP 後，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的國會 TPP 協議承認及相關法案審查特別委員會上表示「若連日本因為川普表示退出 TPP 就不繼續推動 TPP，那自由貿易就一定會後退」（任耀庭，2018：287）。根據本文統計，川普上任後至今的 19 次美日峰會或對談，其中有 8 次的對談討論經貿相關和「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自由開放印太）」之議題，並在 5 次的對談提及到 TPP/ CPTPP，該討論從日本安倍晉三首相和美國川普總統持續到日本菅義偉首相，至今日的日本岸田文雄首相也持續對現在的美國拜登總統提起和討

論⁴⁴。可以說，從 2016 年 12 月日本完成國內批准程序和川普總統在 2017 年 1 月發表退出 TPP 後，日本安倍晉三首相到菅義偉首相，至今日的岸田文雄首相，皆有對美國川普和拜登總統在美日峰會等面談中有提起過美國重新回歸 TPP / CPTPP 之提案，但皆被美國拒絕。除了從日本首相在美日峰會等直接對美國總統提出以外，在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的官方和閣僚的各層次交流和會談也有提出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甚至菅義偉首相也經過美國媒體專訪來強調日本對美國的同盟角色，其中包括希望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之訴求。

2017 年 4 月 20 日麻生太郎副首相和彭斯副總統間所實施的「美日經濟協議」後，日本確定轉向先成立以沒有美國的 TPP，等同於「TPP-1」（TPP マイナス・ワン）推動（渡邊賴純，2019：129）。

CPTPP 生效後，至今日本也持續希望美國重新加入 CPTPP。以美日峰會為例，由日本從安倍晉三到菅義偉、岸田文雄首相積極對美國提案，美國從川普到拜登總統也一律拒絕。CPTPP 簽署後的 2018 年 4 月 19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美中在佛羅里達跟美國總統川普的會談中提起美國重新加入 CPTPP，美國總統川普堅持與日本以雙邊方式進行經貿談判，拒絕日本方提案。一同與日本首相訪美的幕僚也強調日本沒有念頭與美國進行雙邊經貿談判方式，並簽署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Bloomberg, 2018）。

在 2019 年 4 月美日間正式開始進行在貿易協定的雙邊談判（日本国内閣官房，2022），並在同年（2019 年）10 月 7 日簽署《美日貿易協定》，形成美日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国外務省，2020a），即使條約中撤廢和刪減關稅項目與 TPP 同樣（Smart Agri，2020），日本政府希望美國加入 CPTPP 的意圖是沒有改變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受美國總統川普以雙邊談判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堅持，在同年（2018 年）9 月接受退讓，並開始準備與美國的雙邊談判（朝日新聞，2019）

日本菅義偉首相上任後，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的訪美中，受《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的獨家專訪時表示，即使在川普和柯林頓在 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皆表示退出 TPP 的可能性，到拜登總統，因有對抗中國在亞洲擴大的經

⁴⁴ 參照附錄表 4。

濟地位的需求，而受被迫提出包括替代 TPP / CPTPP 之方案等，但目前還不確定。而日本政府方持續先推動沒有美國在內的 TPP，並利用 TPP 來減少中國在亞洲區域經濟的主導權，包括可能考慮中國加入 TPP 的可能性。《新聞週刊》在 2021 年 5 月 7 日版中把菅義偉的採訪設定為頭版特集，該特集的小標題中為：「領頭同盟：在中國陰影下，日本建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ALLY IN CHIEF: In China's Shadow, Japan forges a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⁴⁵。在 2021 年 4 月訪美過程面對美中峰會中的主要議題為抵制中國崛起和維持亞洲的自由主義秩序而強調美日的約束；在該會談中菅義偉也一度檢討，並提起美國重新回歸 TPP / CPTPP 之事項，但後來受美國民意反對的可能性，並在會談中放棄提案（產經新聞，2021）。

在日本面對中國崛起陰影下，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菅義偉首相也再次在 2021 年 8 月 11 日版的《新聞週刊》（2021b）接受獨家專訪，也表示對中國的威脅的重視：包括在防衛、網路攻擊、經濟安全領域。在該專中也有提到包括英國加入 TPP / CPTPP 等的持續擴張和日本在 2021 年主席國角色的重要性，菅義偉也持續希望美國回歸 TPP / CPTPP，但同時理解面對美國國內民意的困難度。以上兩個專訪也在日本外務省介紹⁴⁵，可見日本政府對該專訪的重視。到菅義偉首相時期，日本希望美國回歸 TPP 的意涵性不僅在建立亞太區域的自由貿易體制，更有對抗中國崛起和威脅的意涵存在。

在 2022 年 5 月 23 日美國總統拜登拜訪日本，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同發佈《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倡議的正式成立時，岸田文雄又再次提案美國加入 CPTPP，但拜登總統再次拒絕。由美國主導的 IPEF，經過美國的積極邀請，包括日本和印度等 13 個成員國加入。該架構為「形成新的亞太經濟圈」為目標，顯示美國準備重新重視亞洲的姿態（細川昌彥，2022）。IPEF 倡議為建立印太的經濟合作框架的倡議，現在有四大支柱：公平而有彈性的貿易、具有韌性的供應鏈、推動基礎建設、乾淨能源與減碳、以及整合租稅與反貪腐。美國以非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推行，意味者不涉及關稅的減少或

⁴⁵（日本国外務省，2021e；2021f）

撤廢，主要在市場開放議題上面實施討論和設置框架。首次的 14 國部長級會議在 2022 年 9 月 8 日至 9 日在洛杉磯舉行，細節等仍然在討論當中（經濟部國際合作處，2022）。

除了美日峰會和首相發言等之外，美日間的閣僚層級會議中也多次從日本方對美國提出重新加入 TPP / CPTPP 的提案，但受美國拒絕。IPEF 正式成立後所實施的 2022 年 7 月 29 日由美日外交大臣和經濟大臣出席的「美日經濟政策協議委員會：經濟版 2+2」中，重點討論建立和維持國際經濟秩序和推動「自由開放印太」，實質對抗中國的經濟崛起。日本也表明支持 IPEF，同時希望美國回歸 TPP / CPTPP（日本國外務省，2022g）。

不過，從 IPEF 成立後，日本岸田文雄首相至今在美日峰會上再也沒有提到美國回歸 TPP / CPTPP 之提案，而是在美日間持續推動「自由開放印太」和 IPEF 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即便首相層次沒有特別再發言，部長等官員層級則仍未放棄。2023 年 3 月 31 日英國加入 CPTPP 時，日本政府松野官房長官在記者會歡迎英國的加入時，提起日本政府仍將持續在各層次推動和說服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從美國參與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國際秩序的戰略角度，我們認為美國重新加入 TPP 是理想的。我們將在各個層面上堅持美國回歸，並加強意見交流（アメリカによる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国際秩序への関与という戦略的観点から、アメリカの TPP 復帰が望ましいと考えており、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復帰を粘り強く求めていくとともに、しっかりと意思疎通を図っていく）。

（NHK，2023：<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331/k10014025131000.html>）

即使非在美日間的交流，日本政府也在 TPP 相關的場面和進度相關的場所持續發言希望美國重新回歸 TPP。NHK 的分析指出，現在的 CPTPP 最大的課題之一是在成員國的總 GDP 規模跟 RCEP 比較會相對劣勢，美國回歸 TPP / CPTPP 是面對將來的中國經濟崛起是很重要的存在（NHK，2023）。

總結來說，即便轉型到 CPTPP，國際趨勢和美日峰會討論的議題已經發生變化，日本仍持續在各層次上向美國提出回歸 TPP / CPTPP 的訴求。在峰會層面上，連續三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菅義偉、岸田文雄）曾與美國川普總統進行面談，

直接強調 TPP 的重要性，並試圖說服美國重返協定。儘管 TPP 轉型為沒有美國參與的 CPTPP，並且簽署了《美日貿易協定》生效，菅義偉和岸田文雄首相仍持續向拜登總統提出相關提案，但每次都遭到拒絕。

在菅義偉政府時期，美日間達成共識，即面對中國的崛起，並討論「自由開放印太」的概念。TPP / CPTPP 成為削弱中國在亞洲區域經濟中主導地位的一種手段。然而，由於日本方面考慮到美國國內的民意，無法接受美國政府重新加入 CPTPP 的情況下，菅義偉無法直接向拜登總統提出美國重返 TPP / CPTPP 的要求，但他通過接受美國媒體的專訪等方式表達了相關訴求。在岸田文雄政府時期，當美國與日本共同宣布成立與 CPTPP 在區域經濟功能上相似的國際基礎設施投資組織（IPEF）時，岸田文雄首相也向拜登總統提出美國重返 TPP / CPTPP 的要求，然而也再次遭到拜登總統的拒絕。

在日本政府的領導層次，政府閣僚持續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美國提出回歸 TPP / CPTPP 的訴求。例如，菅義偉首相受美國媒體邀請，在 IPEF 成立後，日本與美國的外交大臣和經濟大臣參加了「美日經濟政策協議委員會：經濟版 2+2」的會議。自從 2017 年美國退出 TPP 以來，日本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邀請的理由逐漸轉變，從強調自由貿易體制和經濟因素開始，逐漸轉向關注中國崛起和美日同盟的連結，並與「自由開放印太」的概念相結合，以推動 CPTPP。到了 2022 年，日本政府持續通過閣僚層次的接觸與美國進行溝通，邀請其重新加入 CPTPP，甚至在 2023 年 3 月英國加入 CPTPP 時，日本政府在官方發言中仍持續提出邀請。

第二節 日本主導轉型 CPTPP 之背景和過程



壹、日本在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中的行動

日本外務省所出版的《外交青書 2018》（2018c：205-208）中就有提出從 TPP 至 CPTPP 的轉型和最終簽署的推動和與成員國的調整是由日本全力主導，並以自由貿易的主旗手的日本來對全世界表明自由貿易實現的可能性。如表 4-1（同本文第一章的表 1-1），美國在退出 TPP 後，以美國除外的 TPP 成員國間，經過 9 次的多邊會議後，並以 CPTPP 正式簽署，而 9 次會議中有 4 次是在日本舉辦，同時日本也擔任會議的主席國。

表 4-1 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簽署為止的 TPP 11 國多邊會談列表

日期	舉行地點＝擔任主席	會談層次
2017/1/20	美國正式退出 TPP	
2017/3/15	智利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5/3	加拿大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5/21	越南（配合 APEC 會議）	幕僚談判
2017/7/12-14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8/28-30	澳洲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9/21-22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10/30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11/11	越南（配合 APEC 會議）	幕僚談判
2018/1/22-23	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談判
2018/3/8	智利	CPTPP（TPP11）簽署

資料來源：日本國內閣官房（2023），作者整理。

說明：會議舉行的地點也是負責會談的主席

而日本從 CPTPP 生效後在 2019 年和 2021 年擔任輪值主席國。以會議的主席和生效後的輪值主席國次來看可顯示有程度的主導角色，另外日本也有經過與 TPP 成員國的交流，實踐至 CPTPP 的轉型。

除了在多邊會議擔任主席，日本政府在 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川普和柯林頓雙方都反對加入 TPP 的狀態下就已經開始與成員國實施雙邊和多邊的溝通，討論 TPP 生效的重要性和萬一美國退出後的對應。本文整理了從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的簽署為止，日本政府對 TPP 成員國所實施的 TPP 相關討論於附錄表 5。這期間日本政府主要由石原伸晃與茂木敏充 TPP 大臣、梅木和義與片上慶一 TPP 首席談判官來出面談判，並在談判回合後負責新聞發表。

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總統和柯林頓候選人雙方均表明退出 TPP 的可能性的狀況下，日本石原伸晃 TPP 大臣就開始與 TPP 成員國的駐日大使對談，交換意見，其中尤其與美國駐日大使表示歐巴馬政府將努力推動 TPP 的國內批准過程，但實際是無法實現，因此以美國會退出 TPP 為前提來討論（日本國內閣官房，2016），並出現以其餘 11 成員國來持續 TPP 的可能性。當時在 2016 年底前完成批准 TPP 的國內手續是只有日本和紐西蘭，其餘的成員國還在批准 TPP 過程，受美國退出也確實對 TPP 的生效力道有影響（日本國內閣官房，2017b）。

渡邊賴純（2019：129）指出，在 TPP 11 成員國開始討論摸索持續 TPP 體制有分兩派。一邊是積極推動派的澳洲、紐西蘭和日本，另一邊的謹慎派是馬來西亞、越南、加拿大。因此，在 TPP11 成員國裡面經濟規模最大的日本的角色極為重要。與日本同樣，美國正式退出 TPP 後有早期行動的國家有紐西蘭。以 TPP 從 P4 國成立的背景，還有擔任 TPP / CPTPP 協定的保管機關，在談判期間是實質上的主席國，負責 TPP 協定本身的相關事務工作，紐西蘭其實也是佔了很重要的角色。美國退出 TPP 後，紐西蘭 McClay 貿易大臣非常積極的訪問各成員國，建立重新聯絡的管道。McClay 貿易大臣首先在 2 月 4 日到澳洲（New Zealand Government，2017b），在 2017 年 2 月 8 日訪問日本後直接到新加坡（New Zealand Government，2017a）。而在隔週的 2 月 14 日訪問墨西哥討論 TPP 的事項（New Zealand Government，2017c）。紐西蘭 McClay 貿易大臣也在 2017 年 3 月在智利的 TPP 多邊高級事務層次會談前，與汶萊、馬來西亞的 TPP 相關大臣也有對談

(New Zealand Government, 2017d)。而在智利的 TPP 成員國會議已在 2016 年 11 月在秘魯的 APEC 峰會時已決定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le, 2016)，而紐西蘭在智利的 APEC 峰會前為目標，積極與成員國保持聯繫，摸索持續 TPP 體制談判的第一步。在智利的會談中有邀請中國與韓國代表外，TPP11 成員國除了保持 TPP 體制的可能性，當時討論中也有全面推向 RCEP 的可能性 (Reuters, 2017)。

澳洲也是與紐西蘭同樣，從美國退出 TPP 後，在 2017 年 4 月 18 日，續同年 3 月 15 日在智利的 TPP 多邊會談後，澳洲西奧波貿易·觀光·投資大臣對談首先訪問日本與石原伸晃 TPP 大臣，討論在 TPP11 的會議中積極以日本、澳洲、紐西蘭來主導討論和談判 (日本国内閣官房, 2017b)。澳洲以亞洲經濟大國之一，在 TPP 的 GDP 規模占比續日本的第三位 (TPP 問題研究会, 2012)，在 1989 年擔任 APEC 倡議提起國之一，在 CPTPP 中與日本和紐西蘭互動，一同拉攏其他成員國一同形成 TPP11 / CPTPP (田中拓道研究室, 2017: 36)。對澳洲來講，農業出口的貿易利益很大，因此 TPP 體制的持續和 CPTPP 的成立很重要。澳洲與日本強力合作在多邊會談時推動；澳洲除了在 2017 年 8 月主辦談判回合之外，也在 TPP 11 談判過程中確立以領域分組談判的機制，該機制也持續到 CPTPP 簽署為止的談判回合，有效提升談判效率 (The Guardian, 2018)。

從 2017 年 3 月的智利 APEC 會議中討論 TPP 相關事項後，進入 CPTPP 談判，包括日本，其餘的 TPP11 成員國還在摸索美國可能重新加入的可能性，並以 2017 年 11 月所預定的越南 APEC 峰會中正式決定是否以 TPP11 推行為目標，在幕僚和高級事務層次等總共實施 7 次多邊談判，而日本在多邊談判&會談間也有實施 6 次的雙邊會談，但受石原伸晃 TPP 大臣應對日本國會會期，初期多數在日本接受成員國拜訪，而在 2017 年 9 月和 10 月在日本主辦多邊談判回合後，積極訪問墨西哥與越南等國家實施雙邊對談⁴⁶。

馬來西亞受美國退出 TPP，Mustapa 貿易大臣在 2017 年 3 月的智利 TPP11 會議前表明已失去加入和推動 TPP 的興趣，表示沒有美國的 TPP 就沒有國際貿易的

⁴⁶ 參照附錄表 5。

市場魅力。若要持續，馬來西亞希望更改勞動領域的相關條款。馬來西亞將持續針對日本和紐西蘭在 TPP 的展開觀察，並同時摸索與歐盟、伊朗等建立 FTA 的可能性（New Straits Times，2017）。

如圖 4-1 所顯示，從成員國角度，加入 CPTPP 的背景有包括引進國外投資和貿易的經濟利益外，還有針對中國崛起的「避險」意涵存在⁴⁷。其中日經亞洲指出，馬來西亞與越南受美國退出 TPP，因無法在無關稅的狀態進入美國市場，因此失去加入 TPP 的意願。至 2017 年 11 月的 APEC 峰會等一系列的會議和談判後，馬來西亞與越南視 CPTPP 即使沒有美國的存在，任然有經濟利益，尤其在引入國外投資；另外泰國和印尼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探索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對越南來說，加入 CPTPP 也有應對與中國在南海的領海爭議和衝突和避險效果，應對受從中國的經濟制裁的可能性產生避險效果（NIKKEI Asia，2017b）。

©中山尚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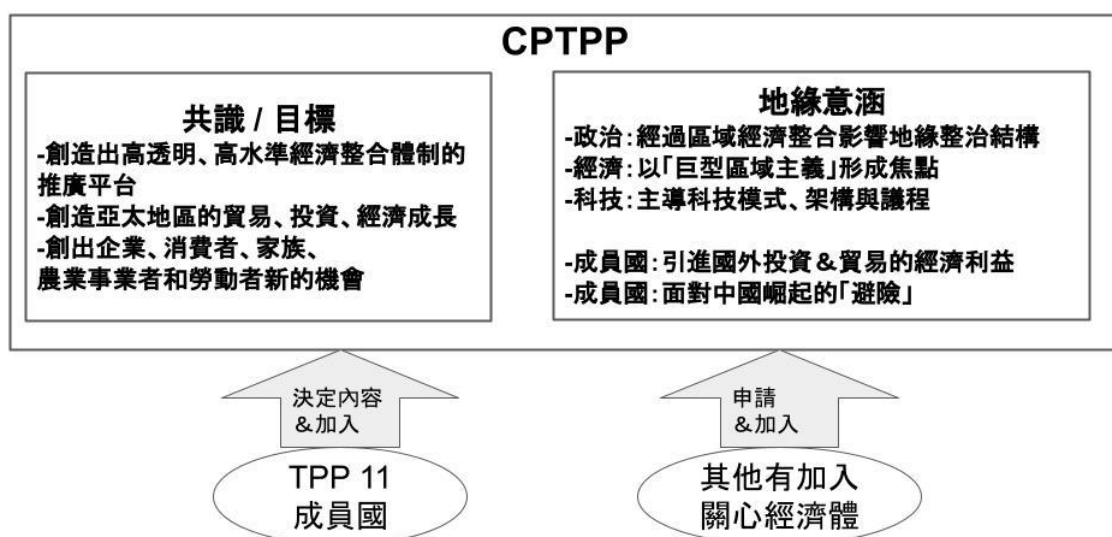


圖 4- 1 CPTPP 的目標與共識和相關國互動

資料來源：NIKKEI Asia（2017b）；日本國內閣官房（2018d）；李世暉（2022a），作者整理。

⁴⁷ 參照附錄

2017年11月11日由日本茂木敏充經濟再生大臣與越南陳俊英工商貿易部長在越南對談後，發表以美國不在的狀態下持續推動從 TPP 衍伸的自由貿易協定，也發表決定 CPTPP 之名稱（呂慧敏 & 蘇顯揚，2019：221-222）。11月11日，在越南的 TPP11 關鍵峰會中，加拿大杜魯多首相突然決定不出席，理由為針對加拿大的汽車產業保護和加拿大文化的保護的憂慮，同時表達推動美國在內的新 NAFTA 談判，並在該平台積極追求加拿大的自由貿易主軸和價值觀（Fensom，2017）。

加拿大針對 TPP 的憂慮中當中，包括 TPP 所推動的自由貿易之精神是非常偏向自由主義和市場主義，並偏向美國政府的文化，而加拿大主張各國文化多元應被尊重。一旦加拿大加入 TPP，可能會違背加拿大對文化多元守護的精神和對加拿大法語圈的經濟利益不利，尤其在當時沒有法文版條文和對法語圈的魁北克的汽車產業保護和市場開放相關討論（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 CCPA，2016）。另外，加拿大在與美國和墨西哥談判新的 NAFTA，在 2018 年簽署為 USMCA；對加拿大而言，在 USMCA 談判內文當時還沒有決定下來，還有空間可以談判加入尊重文化多元性的章節（Fensom，2017）。

考慮到加拿大的憂慮，安倍晉三首相直接與杜魯多首相見面，但結果不是很理想。日經亞洲的報導指出整個 TPP11 因加拿大在最後一刻差點失敗，導致尤其日本與澳洲、紐西蘭花上一整年的統整努力差點無法實現。茂木敏充在當天晚上聚集各國閣僚，一同說服加拿大重新加入，並成功阻止加拿大退出 TPP11 的談判（NIKKEI Asia，2017）。CPTPP 以事後附上條款來減緩加拿大的焦慮，也就是先生效後再討論細節方式進行（日本國內閣官房，2018b）。澳洲滕博爾首相也對杜魯多首相進行說服，不要離開 TPP 談判。而澳洲西奧波貿易大臣提出以加入法文版條文來解決加拿大的憂慮（Financial Review，2017）。

CPTPP 成立時的共識與目標在 2018 年 3 月 CPTPP 正式簽署後的成員國聲明中，強調 CPTPP 將「未來創造出高水準的經濟整合體制的推廣平台為該協定的共同目標（...affirms our shared objective, through the Agreement, of creating a platform that promotes high standards for broad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future）」，創造在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經濟成長，並創出企業、消費者、家族、農業事業者和

勞動者新的機會，並創造出高透明性的貿易通商體制⁴⁸，也歡迎各經濟體表示加入的關心⁴⁹（日本國內閣官房，2018d），可見 CPTPP 已經不限制在 APEC 成員國範圍之內。

CPTPP 的條文特點可分為四項。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全球供應鏈的規範（檢疫、智慧財產權等）、深化整合和兼顧成員國權限（例外規定）、最後是應對全球社會經濟課題（勞動、環境等）。而條文主要目的是要面對全球經貿版圖的急速變遷、區域經濟整合的急速發展、最後是供應鏈重組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李世暉，2022a，82），並在發展和變化中導出高水準的標準和體系。

在 CPTPP 本身的地緣價值方面，與「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的變化同樣，李世暉（2022a：82-84）指出 CPTPP 也面對的地緣價值變化，並有三個面向：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科技。如圖 4-1 所顯示，首先在地緣政治面向，李世暉（2022：82-83）引用 Cohen（1973）的定義，地緣政治的分析本質在於釐清國際政治權利與地理環境關係；CPTPP 常被視為印太戰略支柱之一，在形成當初就有地理上的概念意涵，經過區域經濟整合來直接影響區域內部的地緣政治結構。第二在地緣經濟上，李世暉（2022：82-83）引用 Luttwak（1990）以經過經濟手段來追求國家利益的概念開始，並指出國際地位不再是武力，是以經濟實力與科技力量為基礎的綜合國力。而在急速經濟發展的亞太，印太地區中所衍伸出的「經濟共同體」之概念和經濟整合概念的多元發展中，CPTPP 以形成「巨型區域主義」（Mega-Regionalism）成為地緣經濟上的焦點。最後在地緣科技，因科技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由誰來定義，控制未來科技模式、架構與議程」而有強調智慧財產權、科技安全、科技治理的 CPTPP 的重要性大增（李世暉，2022：82-83）。

⁴⁸ “Ministers shared the view that, by achieving a high standard and well-balanced outcome, the Agreement will strengthen the mutually-beneficial linkages among our economies, boost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es, consumers, families, farmers and workers. The Agreement demonstrates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 of an effective, rules-based and transparent trading system which is open to all economies willing to accept these principles（日本國內閣官房，2018d）”

⁴⁹ “Ministers welcome the interest shown by number of other economies wishing to accede to the Agreement.（日本國內閣官房，2018d）”

在 CPTPP 簽署同年的 2018 年 4 月，美國川普總統以圍堵中國和對抗中國崛起為由表明美國開始討論重新加入 CPTPP 之可能性，但必須以重新談判內容的方式。CPTPP 的 11 國，尤其馬來西亞對該消息表示懷疑，日本麻生太郎副首相直言這個消息要小心確認，川普可能隨時翻臉（自由時報，2018）。馬來西亞穆罕默德首相在 2018 年 5 月上任後，面對美國、日本等經濟大國對 CPTPP 的影響力表示不滿，指出小國應該有權力保護自國的產業，但不代表馬來西亞退出 CPTPP（Reuters，2018）。

貳、日本針對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戰略和背景

在日本政府堅持維持 TPP 體制，推動轉型至 CPTPP，並持續亞洲太平洋的經濟整合，日本在過程中成為維持區域經濟整合的角色與地位（楊永明，2018：41）。除了在區域下的角色之外，日本也有對國內經濟戰略到自國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和考量。

一、「安倍經濟學」中的 TPP / CPTPP 戰略

主導日本政府轉型 CPTPP 的安倍晉三首相經過「安倍經濟學」成功推動轉向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性，試圖打破失去的三十年的長年不景氣趨勢（矢板明夫，2022，334），而日本加入 TPP / CPTPP 是「安倍經濟學」成功的關鍵，尤其要與亞太地區的市場和經濟併軌成長；導入跨國投資和促進日本企業在亞洲地區建立跨國生產鏈，提升競爭力和對外出口（馬田啟一，2014：230-231）。

日本在自由貿易協定和經濟夥伴協定的重組是在安倍晉三政府所推動的一系列戰略改革之一。先前從冷戰後開始以 GATT 和 WTO 的多邊體制開始，到 21 世紀轉變至 WTO / 區域性多邊自由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的三軌並進（任耀庭，2018：101-102）。日本也關注推動在包括 RCEP 和 TPP / CPTPP 的大型區域經濟整合（Mega-FTA）方面，以建立與東協國家的統一性經濟連結，日本將提供自身的經濟發展經驗與之間給東協國家，

並經過政府資源和日本企業貢獻協助東協國家政府與民間企業的持續發展，並取得在區域經濟整合的領導力（任耀庭，2018：107-108）。



二、對經濟安全的意識

日本的「綜合性安全」也包括經濟安全；身為經濟強權的日本，自然對經濟安全重視。同時面對長期的國內不景氣，中國崛起和東亞的成長，WTO 談判的停滯等狀況下，日本在經濟外交戰略方面自然會採取多軌模式，維持多邊和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與合作，形成有利日本的國際環境來維持日本的經濟利益與外交，甚至連結到安全保障（蔡增家、劉昫，2009：302）。

中國在本國的經濟崛起，以及透過「一帶一路」等來積極對外展開投資與經濟活動之下，東協國家與日本開始意識從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威脅（黑柳米司，2014：28-29）。日本向來重視能源進口和輸送等領域為經濟命脈，並視經濟安全為國家利益的一部份。因此積極與東協國家等簽署 FTA / EPA 來建立雙邊的自由貿易體系來維自國在亞洲的經濟利益，同時對抗中國的經濟崛起（蔡增家、劉昫，2009：305-307）。

在日本國內論爭加入 TPP 談判的 2010 年期間，日本面對中國在釣魚台海域的爭端；受中國對日本的稀土資源出口停止，對日本的汽車、電腦、數位相機等科技工業原料受影響；美中貿易戰等，日本掀起了對經濟安全保障高度意識。李世暉（2022a：78-79）指出在該脈絡的經濟安全保障可定義為「政府透過國際政治經濟的協調工作與國內制度的建立、維持、改善國家經濟與國民生計的理論思維與政治方針」。

日本在執行和確保經濟安全保障中，李世暉（2022a：78-79）指出可以透過三個面向執行。首先在經濟手段，在國際社會中維護國家的健全與發展，以提升國家總體的經濟力，並對於資金與科技的管制列為安全保障的範疇。第二為重視經濟安全為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對日本來講，主要是維持戰略性的天然資源確保和金融等社會性資源的問定供需關係。最後重視經濟安全保障為國家的核心利益。

日本在積極建立多邊自由貿易體系，包括 TPP / CPTPP 的效果方面，也有經濟以外的效果。該戰略效果也象徵了在安倍晉三首相下，日本的戰略假想敵從冷戰時期的北方（蘇聯）轉向至西方（中國），而領導 CPTPP 成立和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是其中一個戰略轉變的象徵性行動之一。之後的菅義偉和岸田文雄首相也持續安倍晉三首相的戰略方向性（矢板明夫，2022：334）。

受美中貿易戰影響，日本輿論對 CPTPP 的重點從對農業的重擊和經濟利益等考量，轉換到對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中國製造 2025」等的意識，也積極重視敏感科技的發展、強韌話供應鏈建構等，導入經濟安全保障的政策思維（李世暉，2022a：84-85）。另一方日本在經濟安全保障的脆弱點之一是在原物料等的進口方面，對中國等威權國家的貿易依存度的提升，日本政府因此提升原料和供應鏈進口的多元化為經濟安全保障上的因應政策，強化美中貿易戰等的危機管理應對體制（李世暉，2022a：83-84）。

日本在進入安倍晉三政府後，積極加入 TPP，推動從 TPP 至 CPTPP 轉型之行動下，同時以雙軌的做法來加入中國在內的 RCEP；日本在影響中國經濟行為的方面是比較成功，但也有挫折之處。日本經過加入和推動有黃金標準的 TPP / CPTPP 為雛形來影響 RCEP 的談判，成為在 RCEP 中的談判籌碼。但在 2016 年受美國川普總統退出 TPP 最為挫折，安倍晉三首相也沒有因此氣餒，反而努力推動 TPP 轉型至 CPRPP，持續說服美國重新加入和保留席次，也同時加入 RCEP；在過程中也確保 TPP / CPTPP 比 RCEP 早簽署和生效（Green，2022：209-211）。確實，日本也經過長年的國內改革和論爭加入 TPP，受美國退出 TPP，日本也無法完全放棄加入 TPP 體制的利益，也無法將就讓 TPP 失效，而說服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可讓其他成員國更有加入的魅力。

另一方在 RCEP 談判中面對印度途中退出，安倍晉三政府方面也為了能讓 RCEP 在 2020 年簽署和生效，勉強同意印度的退出，也保留席次。對安倍晉三政府來講，RCEP 是比較次要的體制選項，但也確實對日本經濟提供更好的遠景，尤其在與中國實質上建立自由貿易體制，對日本帶來 GDP 的 2.7% 以上的成長機會，和中國和其他 TPP 沒有涵蓋到的成員國形成經濟互惠和供應鏈的成立（Green，2022：209-211）。以 RCEP 的角度，日本為生效後最大的受惠國，其次為中國和

韓國。RCEP 尤其對出口導向的國家，從 RCEP 所增加的市場擴大效果很大，尤其與中國的貿易（Green，2022：76）

針對中國崛起所造成的經濟安全保障意識，日本透過 TPP / CPTPP 和 RCEP 的同時加入來展開對東南亞地區國家展開經濟連結、確保領導地位。日本經過這些戰略對東亞地區出口經濟成長的基礎建設和技術來降低該地區國家對中國的仰賴度，並同時在日本實施對中國的避險為目標。安倍晉三政府中更是對外提出和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來更廣闊引進與日本共同成立區域合作，林賢參（2018：129-130）也指出這也是對中國崛起和可能發生的威脅，而做出的避險，以備失去中國市場的經濟利益。日本現在所展開的經貿戰略和區域戰略可依據中國的狀況從避險轉為平衡動作，日本所實施的領導也確保隨時可以走向其中一方的選擇權。

在美國退出 TPP 之狀況下，TPP 本身對中國崛起的對抗意識降低，即使日本和成員國對中國崛起和中國主導的 RCEP 抱持警戒，也有平衡或避險的意識存在。另一方面，在 2021 年，中國和台灣均申請加入 CPTPP 的過程中，由於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存在，日本和其他成員國無法輕易抵制中國的加入。儘管日本官員和議員在訪問台灣時積極支持台灣加入 CPTPP（中央社，2021a）和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對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表示懷疑（中央社，2021b）；考慮到來自中國市場的經濟利益，完全拒絕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對日本來說也是相當困難的。日本國稅關（2022）的數據，中國在 2017 年占日本出口貿易額的 19.0%，僅次於美國的 19.3%。甚至在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間，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貿易夥伴。

在日本持續力促美國回歸 TPP / CPTPP 的另一方，何思慎（2018）指出安倍晉三首相在面對中國覺起是無法擺脫「美日同盟」；在展開「自立外交」中，在安全保障上必須依賴美國。因此安倍晉三首相對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抱持觀望態度，藉由「俯視地球儀外交」的外交戰略與美國方構築「對中包圍網」，試圖遲滯對「一帶一路」的拼接。

楊永明（2018：52）也指出美國退出 TPP 造成成員國對 TPP 前途不看好，但安倍晉三政府堅持維持推動 TPP，另一方希望美國回心轉意，同時有希望形成日本主導的區域經濟組織，以對抗中國和東協主導的亞洲經濟整合體制，以中國在內的 RCEP 為例。這也連結到「金德伯格陷阱」：原本提供國際經濟體系的 TPP 為「公

共財」的霸權國家美國退出後，若沒有國家接手，會導致權力真空，提高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楊永明，2018：64）。在美國退出 TPP 當下，能接手區域經濟整合的領導角色國家有日本或中國，而日本因在經濟安全方面的疑慮為原因之一，接手推動 TPP。同時，安倍晉三政府也不排除同時加入 RCEP 和「一帶一路」的可能性。雖然在針對對抗中國崛起，基於「美日同盟」，美國的存在對日本來講是不可缺的，但安倍晉三政府也實踐「自立外交」同時與中國建立關係（何思慎，2017：4），這也是日本在美中貿易戰和對峙下，以「避險」方式參與美中雙方主導的經濟整合體制等，同時實現日本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同時對中國崛起為威脅之一，有針對中國抵制的效果存在（林賢參，2018）。日本也經過維護 CPTPP 上發揮領導力，嘗試填補美國退出 TPP 後，美國在領導亞洲區域規則規定的真空。實際在過程中，日本也獲得從亞洲、歐美國家的信任，並也進入實踐以「中等強國」的角色，可進入維護區域秩序的角色，但還是無法對抗中國的崛起和對亞洲區域的影響力增大（Green，2022：216-218）。

三、CPTPP 與「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和地緣政治戰略的關聯

李世暉（2022：84）指出 CPTPP 是戰後日本結合地緣政治、地緣經濟與地緣科技的重大國家戰略之一。除了在國內的「安倍經濟學」中的「日本再生戰略」的連結之外，在日本經濟外交戰略中，CPTPP 也圍繞著印度太平洋場域，以「自由、開放」為主要政策含義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的戰略平台。李世暉（2022a：84-85）也指出日本是印太國家當中，同時加入參與 CPTPP 與 RCEP 的最大經濟體之一，同時也是兩大區域經濟體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因此日本將善用有在雙邊的地位的關鍵角色，進一步強化自國在印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力。

CPTPP 對日本的定位與「自由與開放印太」是在安倍晉三政府期間衍伸（Green，2022：328）。與菅直人政府時不同：當時背景是經過 TPP 從「失落的 30 年」復甦日本經濟之外，也想經過 CPTPP 恢復美日同盟關係和在 APEC 展現和擴大領導力的手段（三浦秀之，2015：71-72），安倍晉三政府是以在 2016 年提出「自由與開放印太」之概念為日本區域戰略的一部分（李世暉，2022b：328），並

經過 CPTPP 來鞏固日本在亞太 / 印太地區的區域規範制定者地位。郭育仁

(2022: 344-345) 指出雖然「自由與開放印太」與美國合作時有對抗中國崛起或中國稱霸亞洲的野心之意存在，但日本並未在區域合作，包括 CPTPP 的經濟整合和區域自由貿易體制中沒有完全排擠中國之跡象，以同時參與 CPTPP 和 RCEP 為鞏固亞太地區的貿易規範的角色。郭育仁 (2022: 344-345) 也引用「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指出，日本已成為「亞洲自由秩序的領導者」，並引用國際關係學者 Brands 與 Cooper 之言「美國在所有同盟中，只有日本能與中國展開成期與全面競爭：從外交、經貿、科技軍事、價值觀、以及基礎建設」。

實質上，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也近年提出對中國崛起的戰略，而內容是強調競爭，但並非對抗；這大多也是跟日本原本的對中國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也是雷同的 (郭育仁, 2022: 344-345)。「自由開放的印太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概念是 2016 年 8 月 25 日在肯亞舉行的第 6 屆「非洲開發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⁵⁰ 中，由安倍晉三首相第一次對國外提出全體的構想：整合太平洋與印度洋來促進遵守國際法的國際秩序構築，以促進從太平洋橫跨亞洲至中東和非洲的繁榮。雛形為安倍晉三首相在 2007 年第一次擔任首相時在訪問印度時的演說中就提到「兩個海的交界 (二つの海の交わり)」，當時日本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受中國崛起，同時有感受到將來的相對影響力和經濟力的下降，日本政府內開始在有限的資源和 ODA 方案下，尋找發揮對特定區域的影響力和領導力，而橫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區域受日本政府可集中投資的區域。

向安倍晉三首相提案「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的日本外務省局長的市川惠一指出，該戰略構想不僅是以日本經過投資等來推行，也是日本以「共同的構想」角色來維持未來 15 至 20 年對亞洲和印度太平洋區域的領導力。美國受安倍晉三首相的構想發布後，川普總統也在 2017 年 11 月在越南的 APEC 峰會中也採用「自由開放

⁵⁰ TICAD 是由日本從 1993 年主導的國際會議，以「非洲發展」為主題，聚集非洲各國領導和國際機關代表，其中日本經過該會議積極對非洲各國實施 ODA 等政府支援 (日本国外務省, 2023c)。

的印太」概念⁵¹，並對美軍的「太平洋軍」改名為「印度太平洋軍」。這個概念所涵蓋不只是在經濟，在軍事方面也有進行採用和實行，更加重視在國際法的遵守。在軍事行動方面尤其針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展開，而美軍等基於「自由開放的印太」展開「自由航行」作戰等，也有被指控為「中國包圍網」之樣貌。而最初提案者的市川惠一否定，只要有遵守國際法，任何國家都可參與和實行這個共同的概念。市川惠一指出，因為美國相對內向，而且是在太平洋另一邊，日本以同盟國，必須在經濟和軍事上引導，並保持美國對該區域的注意。美國進入拜登時期，「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也加上了對民主主義連結的重視，展開了「民主主義對威權主義」的對立構造，而市川惠一指出日本必須指引美國這個方向不是僅對區域全體的繁榮有效的（NHK，2021）。

日本政府在加入 TPP 當下，是以包括經濟領域的地緣政治方面是以美國為主體進行。即使美國退出 TPP，日本在持續請求美國重新加入 TPP，但效果不彰的狀態下，日本還是有能力可以持續推動該體制至 CPTPP，並經過該過程來提升日本在亞洲區域的地位。日本即使不具取代美國，並成為太平洋經濟整合主導的經濟力，但在美國國內政治的內向化產生變化前，日本還是有能力可以持續維護原本美國主導的 TPP 等體制，並代替美國推動亞洲的貿易自由化過程（Green，2022：209-213）。日本在 TPP 談判中的 2015 年 4 月 28 日的安倍晉三首相訪美時與歐巴馬總統的共同聲明中進一步反應日本已不再將自國定位為國際規則的參與者，日本將轉型至與美國共同擔負大國責任，從 TPP 協議過程中訂定結構國際新制度來提供公共財，為亞太地區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繁榮的環境⁵²（任耀庭，2018：

⁵¹ 市川惠一指出「自由開放印太」的「戰略」之文字在 2018 年刪除，以減少對中國的針對性，並降低亞洲和印度太平洋各國的贊同門檻（NHK，2021）。

⁵²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re committed to a transparent, rules-based, and progressive approach in pursu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Our leadership in this area encompasses trade and investment through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re leading efforts to set the rules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both in the dynamic and fast-growing Asia-Pacific region and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PP, we are working to finalize the most high-standard trade agreement ever negotiated. TPP will driv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both countries and throughou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y supporting more jobs, raising wages, and reinforcing our work together on a range of long term strategic objectives,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elcome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that has been made in th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and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a swift and successful conclusion to the broader agreement（日本国外務省，2015）

282)。實際，日本也把 CPTPP 的推動也一同併入該國所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概念，並以提供各國合作時的共同理念的「公共財」提供者，提高自國的區域地位和領導力。

日本在面對地緣政治和建立經濟安全保障，並以包含整個區域的綜合國內外戰略是有擁久的歷史經驗，也影響到安倍晉三政府的大戰略思維，包括在 TPP / CPTPP 的戰略。從明治時期，日本就開始有「富國強兵」之國家首要目標，在明治時期衍伸的「殖產興業」和「脫亞論」概念之下，日本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國力成長的狀況下成立「產業立國論」與「貿易立國論」的戰略對立。在「產業立國論」下，日本在滿洲實施開發，不惜與中國產生直接衝突，則「貿易立國論」強調日中貿易的主要性。但在 1930 年代，因與歐美列強矛盾日深，日本為了驅逐在亞洲的歐美勢力，展開推動「大東亞金融圈」，並衍伸成「大東亞共榮圈」之概念：成為日本第一個在建立區域層次的秩序。但當時的日本受太平洋戰爭的擴大，另外原本國立也無法承受以「產業立國論」下的「殖產興業」方式維護，也導致失敗收場。而到戰後，日本以「貿易立國論」在冷戰中展開經濟復甦，並成為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李世暉，2022：326-329）。

在後冷戰初期，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信念是在東亞建立一個相當於歐洲與北美整合模式的東亞共同體，而日本持續努力成為一個區域多邊主義的領導國。早在 1991 年，日本中山太郎外交大臣就主張將東協成員國的外長和東亞其他國家加入會議體制化，形成一個共同體體制。但面對從 1990 年代開始的中國崛起，日本比起建立共同體，轉向積極與東協國安排會議和推動 ODA 等來嚇阻中國控制和領導東亞區域的野心。進入 21 世紀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 2013 年，日本對東亞地區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例如經濟規模從第二名降至第三名。因此，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更轉為積極，尤其在參與東協峰會和同時加入 RCEP 等，幾乎所有的東亞共同體或經濟整合的場面中，日本都在，並積極先與東協成員國締結雙邊 FTA 等的連結。日本在亞洲長年的經濟外交活動歷史成為日本在東協獲得高度信任的主因。日本也是因為面對中國崛起，而必須在多邊外交比中國「玩得漂亮」（Green，2022：208-209）。

面對中國崛起，李世暉（2022b：328-329）指出安倍晉三首相所推出的「大戰略」是戰後以來第一次大轉變，以經過「自由與開放的印太」來展開面對，而該戰略也包括在 CPTPP 的經濟整合維護，並視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的經濟基礎。針對日本在亞洲經濟整合的角色，日本必須回顧「大東亞共榮圈」的失敗經驗（吉野文雄，2006：26-29），可見日本在面對地緣經濟和整治變化是有歷史的。

總結來說，日本針對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戰略變化，該變化可分成三個層次：安倍晉三首相的改革和「安倍經濟學」中的 TPP / CPTPP 戰略；經濟安全意識；最後是「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和地緣政治戰略。第一是從安倍晉三首相的改革和「安倍經濟學」的「日本再生戰略」中的 TPP / CPTPP 戰略，以積極接軌亞太地區的經濟和市場成長，並導入日本的對外投資，促進日本企業在亞洲地區建立跨國生產鏈，提升競爭力和對外出口。第二是對經濟安全意識，以經濟強權的日本，在「綜合性安全」中也納入經濟安全的重視，因此也影響日本在 CPTPP 的戰略。首先面對多邊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趨勢，日本以採取多軌道模式，包括維持 TPP / CPTPP 和同時加入 RCEP 來形成有利日本的國際環境。最後面對中國崛起和形成的軍事回經濟上的威脅，尤其在供應鏈、重視敏感科技的發展、應對美中貿易戰方面，日本對經濟安全之意識提升，而應對方案之一就是維持 TPP / CPTPP 制度。經過 TPP / CPTPP 制度來維持與亞洲國家的經濟連結和領導地位，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仰賴度，同時實現針對中國避險和平衡之選擇。第三是與「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和地緣政治戰略的關聯。日本以同時加入 TPP / CPTPP 和 RCEP 的最大經濟體之一，善用該地位的關鍵角色來進一步強化自國在印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力。

從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連結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地緣政治概念中，日本經過 CPTPP 來鞏固在亞太 / 印太的區域規範制定者地位。雖然在與美國合作方面有對抗中國崛起之意存在，即使美國退出 TPP，日本還是有能力維持 CPTPP 制度來替代美國來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和自由貿易體制，而在過程中沒有排擠中國。日本在印太與亞太新制度上的區域整合中已成為領導角色，並提供各國合作時的共同理念的「公共財」。

第三節 從建構主義解析日本主導 CPTPP



本節從建構主義角度解析日本在 TPP 至 CPTPP 的轉型過程中的主導角色和制度認同構築，以及日本在成為 CPTPP 的轉型主導角色的認知形成。

壹、日本的主導角色和制度認同構築

從建構主義角度來解析，日本在從 TPP 至 CPTPP 的轉型過程的行動中，發揮影響力和擔任主導角色相當顯著。日本以「建構主義」中的「關鍵行為者」角色，基於「自由貿易」和形成「21 世紀 FTA」的國際規範等的共識，推動轉型至 CPTPP。過程中也與澳洲和紐西蘭一同互動，拉攏其他成員國形成 CPTPP（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36）。

在解析日本為何主動主導轉型過程前，本文先關注在日本是否在過程中成為「關鍵行為者」開始。圖 4-1 顯示，同時在本文第 1 章的研究問題所述，日本在 TPP11 / CPTPP 談判過程中，日本以 TPP11 / CPTPP 中最大經濟國提供會議場所和擔任會議主席國角色之外；CPTPP 簽署生效後，日本成為第一任主席國；在東京舉辦第一次的 CPTPP 會議之進展，為日本主導 CPTPP 談判和成立的根據之一⁵³。本節也另外以積極深入在美國退出 TPP 後，日本對美國所實施的對談和說服回歸 TPP 的過程與細節；TPP 成員國所實施的雙邊會談、多邊會談的細節；最後是與 TPP 成員國的互動。

如圖 4-2 顯示，基於「建構主義」的角色行動和共識形成之中，除了日本之外，紐西蘭與澳洲也在形成 TPP11 / CPTPP 過程中也有拉攏其他成員國，成為關鍵角色（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 & 渡邊賴純，2019：129）。紐西蘭貿易大臣在最初期積極訪問各成員國，建構美國退出 TPP 後第一次多邊談判的基礎，而澳洲提供

⁵³ 細節參考本文表 1-3

多邊談判的場所和談判模式的基礎，並在談判最終階段受加拿大退出的可能性時，積極與加拿大溝通。

相較於澳洲和紐西蘭，日本從安倍晉三首相與美國川普總統當選的見面就開始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在日本國內，日本的 TPP 大臣與各成員國駐日大使接受了部分成員國大臣的拜訪，其中包括紐西蘭與澳洲的 TPP 相關大臣，討論美國退出後的 TPP 發展。在談判過程中，日本提供了 4 次多邊談判的場所，並擔任談判回合的主席國。在談判的最終階段，面對加拿大退出的可能性，日本積極與加拿大進行溝通。在 CPTPP 簽署後，日本成為第一任主席國。以上因素可證明日本在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中是基於「建構主義」的關鍵行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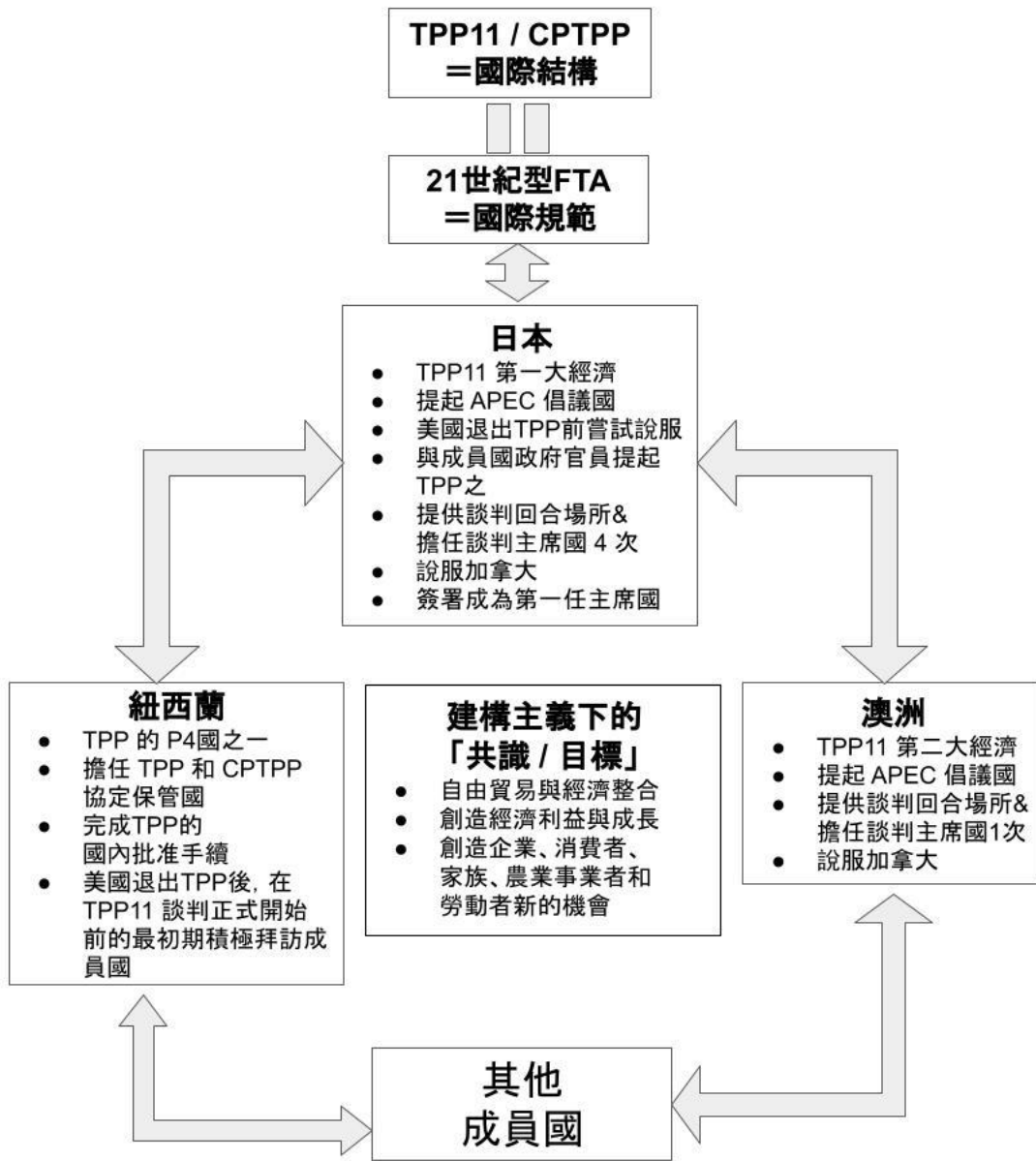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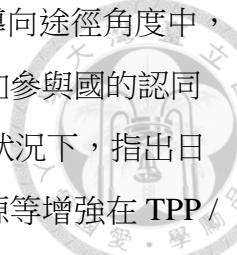
圖 4-2 從建構主義解析 TPP11 / CPTPP 的「共識」與紐西蘭、澳洲、日本在轉型過程中行動

作者整理。

在建構主義中，國際體制的形成有「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物質資源」和「實踐」之因素（任耀庭，2018：288）。同樣應用到 TPP 11 / CPTPP，日本與澳洲提供多邊談判場所，和紐西蘭擔任 CPTPP 的保管國（Depositary）為「物質資源」的提供；而在「實踐」中，日本在美國有要退出 TPP 的傾象當下，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過程中積極與成員國對談、在日本舉行的多邊對談中擔任主席國。而在「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中，如圖 2-7 所顯示，原本 TPP 的共識與目標為：「實現在 APEC 的 FTAAP 構想」（趙文志，2011：11-13）、和「成為 21 世紀型 FTA：成為多邊 FTA 的先驅者」（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25）的區域經濟整合之共同認知。以亞洲區域國家和美國的互動角度，「進入美洲市場」為主要加入目的之一（石川幸一，2017），而美國加入 TPP 之背景之一為美國歐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洲」以對抗中國崛起之意涵（楊永明，2018：42）。

圖 4-2 與圖 4-1 所顯示，到 CPTPP，在共同聲明中表示強調「創造出高透明、高水準的經濟整合體制的推廣平台」、「創造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經濟成長」、最後「創出企業、消費者、家族、農業事業者和勞動者新的機會」（日本國內閣官房，2018d），領域從跨國經濟整合，區域的經濟成長到各個人層次。如圖 4-1 所顯示，CPTPP 的地緣意涵與成員國的加入背景可歸類到在建構主義的「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引起其他經濟體加入 CPTPP 的關心。從 CPTPP 的地緣價值角度，CPTPP 本身就有對地緣政治結構的影響力，並以「巨型區域主義」成為區域地緣經濟的焦點；而在地緣科技，經過保護智慧財產權、科技安全、科技治理的條文內容來確保 CPTPP 主導科技模式、架構與議程之角色（李世暉，2022：82-83）。另外從成員國角度，除了經過貿易和投資的經濟利益外，也有面對中國崛起時的「避險」效果存在（NIKKEI Asia，2017b）。

任耀庭（2018：288）引用溫特（1999）指出，「建構論者認為國際社會會在行動者主觀戶政過所建構，其過程中理念信仰等非物質因素的作用比物質力量更重要。只有根植於國際社共有知識結構中的物質力量才能展現其意義」。應用到 CPTPP 的「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和「物質資源」，CPTPP 簽署時聲明內容、CPTPP 的地緣價值、成員國加入時的考量背景，加上日本、澳洲、紐西蘭所提供的物質資源等的「實踐」就展現出對 CPTPP 的構築。



另一方面，在建構主義「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的知識導向途徑角度中，主導國應強化在國際制度中的共同認知和知識、和特定議題，增加參與國的認同感。日本在加入和主導美國退出後，CPTPP 之名稱和制度未定的狀況下，指出日本現在的課題為自國非常低農業貿易自由化程度。即使以提供資源等增強在 TPP / CPTPP 國際制度中的影響力，但在推動 TPP / CPTPP 的貿易自由化中會產生成員國在 TPP / CPTPP 的誤解和影響日本在 TPP / CPTPP 內的可信度（任耀庭，2018：269）。在以日本意識自國為制定 TPP / CPTPP 價值的角色來講，這個狀態明顯與 TPP / CPTPP 的貿易規範典範的理想狀態有差距的。若 TPP / CPTPP 要擴增成員國，而日本欲在 TPP / CPTPP 扮演理念和規範的制定者，並在國際經貿領域的形成過程下成為提供談判平台為公共財的角色，日本未來需要擴大撤除農產品的保護，並在 TPP 營運的實踐上更要有創新性、透明性、專業性、公平性、包容性等特質，才能增強成員國對共同理念的認同感，並讓非成員國對 TPP / CPTPP 感到魅力（任耀庭，2018：284）。

貳、日本成為 CPTPP 轉型主導角色之認知形成

在日本發揮主導角色和影響力相當顯著，並在「建構主義」角度可認知為「關鍵行為者」，並在轉型過程中，提供「物質資源」和「實踐」中構築 CPTPP 包括針對中國崛起等的地緣價值上和條文中的「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一同與各成員國的考量為背景，吸引成員國加入。

日本在轉型中擔任「關鍵行為者」角色和行動的背後有日本的戰略等所構成的自我認知和定位。而從建構主義角度，除了溫特（1999）所述的「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物質資源」和「實踐」來形成國際社會和發展，溫特（1999）提出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者，有「利己」（Ego）和「利他」（Alter）的選擇，並在與他國有共同的認知下，取決於他國的回應來選擇自國的行動，而溫特（1999）主張行動者有能力自批判和反思自國的選擇和行動，這也包括當社會環境的變化超出該國

的先前的自我認知時，所產生針對該變化進行自我反思，並做出應變來實踐（任耀庭，2018：288）。



一、從「利己」角度

日本從美國退出 TPP 後推動成立 CPTPP 的背景可分成 3 個面向。首先從國內經濟面向，當時的安倍晉三政府以「安倍經濟學」和「日本再生戰略」中嘗試經過各式改革來打破日本在過去 30 年的不靜氣趨勢，對工業產品出口為經濟主力的日本來講，CPTPP 是捕捉亞太地區市場和成長的機會（馬田啟一，2014：230-231），有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另外，日本在先前的 TPP 加入過程中，受國內農業相關者相當大的反彈和國內論爭，到 TPP 簽署為止耗時 6 年，並在談判中成功爭取相對低的自由化水準，而維持 TPP / CPTPP 也符合日本的希望和已定案的定位，對國內農業的政經壓力做出交代；但也導致可能日本在 TPP / CPTPP 扮演國際制度的制定者、提供公共財的角色中成為障礙（任耀庭，2018：291）。

第二，從經濟安全意識的面向，日本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市場，而面對中國崛起而產生的軍事與經濟威脅（蔡增家、劉昀，2009：305-307）和美中貿易戰成為風險，產生「經濟安全保障」之概念（李世暉，2022a：78-79），其中推動 CPTPP 是實踐經濟安全保障的確保，以實施同時加入中國在內的 RCEP 的雙軌戰略（Green，2022：209-211）來實踐「避險」（林賢參，2018：129-130）。日本在相較有主導力量的 CPTPP 的推動和成立生效之下，日本也同時可採取對中國和 RCEP 從「避險」，經過 CPTPP 轉為「平衡」的戰略（林賢參，2018：129-130），並保留選項。

最後，從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和地緣政治戰略的面向，經過 CPTPP 來鞏固日本在亞太 / 印太地區的區域規範制定者地位。日本以印太國家當中，同時加入 CPTPP 與 RCEP 的最大經濟體，因此日本將善用有在雙邊的經濟共同體地位的關鍵角色（李世暉，2022a：84-85），並以提供各國合作時的共同理念的「公共財」提供者，提高自國的區域地位和領導力。雖然在「自由開放印太」方面在 TPP / CPTPP 等與美國合作時有對抗中國崛起之意存在，但日本本身並未在區域合作，

包括在主導沒有美國的 CPTPP 等的經濟整合和區域自由貿易體制中排擠中國（郭育仁，2022：344-345）。



二、從「利他」角度

日本在角色形成中的「利他」背景影響日本在 CPTPP 中的行動。日本以經過推動 CPTPP，以取代退出 TPP 的美國來維持印太經濟整合的主導角色（Green，2022：209-213），並營造 CPTPP 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規範、新規則與制度。以推動 TPP / CPTPP 的理念和共識過程，日本參加與推動 TPP / CPTPP 的理念與認知，包括民主、自由、法治等的普次價值外，也有促進 21 世紀經貿繁榮的開放市場、自由貿易、透明性規則及高準的勞動、環境規則，特別是促進亞太經濟整合和合作發展的新規則。而日本經過 TPP / CPTPP 平台來提供制度上的公共財來深入區域合作進程，持續努力提升理念價值觀的論述，貢獻亞太區域穩定與發展。在過程中也展現日本從國際制度上的跟隨者，轉型至國際制度的制定者角色。日本也另一方持續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的亞太經濟整合，以平衡中國經濟崛起（任耀庭，2018：282-283）。以在建構主義中的「實踐」角度，日本在執行國際制度領導角色時，有需改變之處。面對擴大撤除農業進口非關稅貿易障礙，開放自國農業市場，日本在 TPP / CPTPP 的規則制定與實踐營運上更需要顧及到其創新性、透明性、專業性、公平性、包容性等特質，才能增強 TPP / CPTPP 中的認同（任耀庭，2018：284）和對日本的信賴，持續推動 CPTPP 和該區域經濟整合。

日本也經過維護 CPTPP 上發揮領導力，嘗試填補美國退出 TPP 後，美國在領導亞洲區域規則規定的權力真空。實際在過程中，日本也獲得從亞洲、歐美國家的信任，並也進入實踐以「中等強國」的角色，可進入維護區域秩序的角色，但還是無法對抗中國的崛起和對亞洲區域的影響力增大（Green，2022：216-218），而因美國退出 TPP 後，完全對抗中國和中國主導的 RCEP 意涵也下降，日本在面對中國市場和經濟機會，也是無法完全抵制中國在 2021 年申請加入 CPTPP 之行動，這也是將來值得關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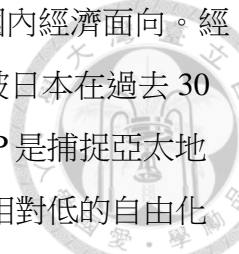
參、小結



而在進入「建構主義」的角色和認同上的構築解析前，本節先探討在日本是否為「關鍵行為者」之解析。日本從積極說服美國回歸 TPP / CPTPP 開始，與成員國交流，提供談判回合場所等，相較於澳洲，紐西蘭，在轉型過程中，在提供「物質資源」與「實踐」上相當積極，實質上成為主要推手。而日本成為簽署後第一任主席國之角色可被視為「關鍵行為者」的呈現。

在建構主義中，國際體制的形成有「共同的認知、期待和知識」、「物質資源」和「實踐」之因素。在 CPTPP 本身的共同認知中，在簽署時的共同聲明中所強調的「創造出高透明、高水準的經濟整合體制的推廣平台」、「創造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經濟成長」等之外，在地緣意涵和各國加入的背景也有連結。從 CPTPP 本身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力、CPTPP 條文中強調經過保護智慧財產權、科技安全、科技治理的條文內容來確保 CPTPP 主導科技模式、架構與議程之角色。而從成員國角度，除了經過貿易和投資的經濟利益外，也有面對中國崛起時的「避險」效果存在。在「物質資源」之因素中，日本與澳洲提供多邊談判場所，和紐西蘭擔任 CPTPP 的保管國等的「公共財」提供為該應用。最後在「實踐」之因素中，日本在美國有要退出 TPP 的傾象當下，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過程中積極與成員國對談、在日本舉行的多邊對談中擔任主席國，紐西蘭也在初期積極與成員國溝通進行。CPTPP 轉型過程從建構主義角度，有非物質性的共識開始，並應用物質力量和實踐才實現的。

另一方面，日本在擔任 TPP / CPTPP 的規範制定者和公共財提供者角色時，必須面對未來擴大撤除農產品的保護才能增強成員國對日本所主導的共識的認同感，並讓非成員國對 TPP / CPTPP 感到魅力。最後從建構主義角度解析日本堅持維持 CPTPP 之理由和背景，基於建構主義的解析，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者有「利己」（Ego）和「利他」（Alter）的選擇，並在與他國有共同的認知下，取決於他國的回應來選擇自國的行動。



日本堅持的理由和背景從「利己」角度有三個面向。第一，國內經濟面向。經過「安倍經濟學」和「日本再生戰略」中嘗試經過各式改革來打破日本在過去 30 年的不景氣趨勢，對工業產品出口為經濟主力的日本來講，CPTPP 是捕捉亞太地區市場和成長的機會。另外，日本在先前的 TPP 談判中成功爭取相對低的自由化水準，維持該制度也符合日本的希望，也經過 TPP / CPTPP 來推動對國內農業的政經壓力做出交代。

第二，從經濟安全意識的面向。日本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市場，而面對中國崛起而產生的軍事與經濟威脅和美中貿易戰成為風險，而產生「經濟安全保障」之概念，其中推動 CPTPP 是實踐經濟安全保障的確保，以實施同時加入中國在內的 RCEP 的雙軌戰略。而在相較有主導力量的 CPTPP 中，日本也同時可採取對中國和 RCEP 從「避險」轉為「平衡」的戰略，並保留選項。

最後，從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和地緣政治戰略的面向，經過 CPTPP 來鞏固日本在亞太 / 印太地區的區域規範制定者地位，並以提供各國合作時的共同理念的「公共財」提供者，提高自國的區域地位和領導力。從「利他」角度，日本經過 TPP / CPTPP 平台來提供制度上的公共財來深入區域合作進程，持續努力提升民主、自由、法治等的普次價值外，也有促進 21 世紀經貿繁榮的開放市場、自由貿易、透明性規則及高準的勞動、環境規則，特別是促進亞太經濟整合和合作發展的理念價值觀的論述，貢獻亞太區域穩定與發展。在過程中也展現日本從國際制度上的跟隨者，轉型至國際制度的制定者角色。同時，在建構主義中的「實踐」角度，日本在 TPP 的農業進口非關稅貿易障礙仍然是日本作為領導者角色的障礙。

第五章 結論



如圖 5-1（同本文第一章的圖 1-5）所示，本研究探討日本在 CPTPP 中的戰略發展與思維，尤其關注在從美國退出 TPP 後，主導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的角色建構和背景；即使美國成立 IPEF，日本也加入，日本對美國提出重新加入 CPTPP 的緣由，並從「日本國內層次」和「經濟外交層次」分析；也同時以建構主義角度探討日本在「關鍵行為者」與成員國交流，主導 TPP 至 CPTPP 轉型時，TPP / CPTPP 國際制度與體系「共識」的變化或新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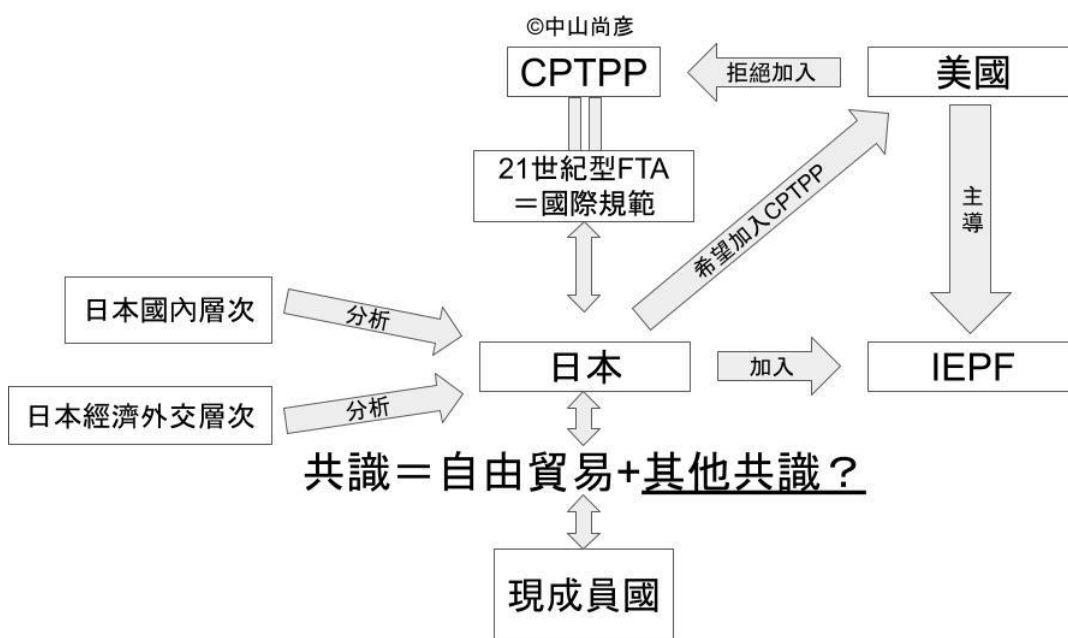


圖 5-1 本研究分析日本與美國 CPTPP 和 IPEF 方面互動的架構

作者製作整理

換言之，圖 5-2（同本文第一章的圖 1-4）顯示出本文的研究重點視日本為中心，以關鍵行為者，日本為何主動主導美國退出後，一度無法生效的 TPP，並以沒有美國在內的模式持續 TPP 之內容，推動轉型至 CPTPP 並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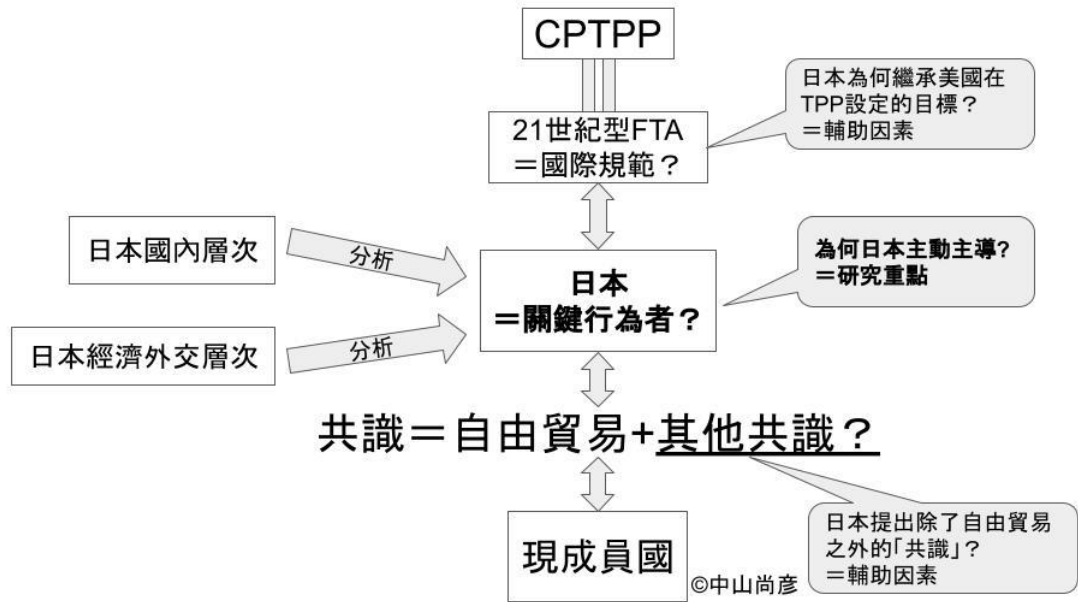


圖 5-2 本研究在建構主義分析架構

作者製作整理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貢獻



如在第一章所述，既存文獻多數僅涵蓋到日本加入 TPP 之國際美國退出 TPP 為止之時期，沒有涵蓋到日本在 CPTPP 成立為止的談判過程。多數研究也沒有細節探討從日本加入 TPP 至主導轉型至 CPTPP 的「國內層次」。本文涵蓋包括國會、政黨內、官僚、民間團體互動，還有國內論爭時的民調變化等的綜合性整合。在「經濟外交層次」中，本文也綜合性涵蓋從日本的 TPP / CPTPP 戰略跟外交戰略變化的連結，包括日本積極簽署 FTA 至同時加入 TPP / CPTPP 和 RCEP 的背景戰略和理論應用，日本在大國關係的戰略等，並實施整合。

最後在 CPTPP 以建構主義「共識」構築的過程中和日本以建構主義的「關鍵行為者」推動時的行動和影響，先前的研究僅設定 TPP 的「21 世紀型 FTA」為國際規範，並在過程中有意識到中國崛起之意識因素，其餘到 CPTPP 沒有涵蓋，也另外沒有特別涵蓋日本是否成為轉型過程中的「關鍵行為者」。而本文在 CPTPP 的建構主義研究方面，有資料補充、綜合性涵蓋和整合的貢獻。

壹、日本國內層次

首先，在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過程中，從 2010 年表明檢討加入 TPP 談判到 2013 年正式加入 TPP 談判的三年期間，日本國內經歷了長時間且激烈的論爭，尤其是來自國內農業相關團體的激烈反對。根據本文第二章的研究發現，2010 年當時執政黨民主黨所推動的「政治主導」和「政官協調體制」政策決策過程的不完善和經驗不足，使得 TPP 相關政策討論無法有效地與反對派的農業相關議員進行調和。即使到 2012 年執政黨輪替後的自民黨安倍晉三政府以首相官邸主導並增加官僚的橋樑作用的模式取得進展，仍然無法有效調整黨內外的反對意見。直到安倍晉三首相與美國歐巴馬總統進行對談，從美國成功爭取到日本在農業保護措施方面的同意，安倍晉三首相才得以平息國內農業人士的反對，並成功獲得加入 TPP 談判和 TPP 協定的批准。

本研究的第三章研究也發現，日本國內農業相關的反對派對於 TPP 的反對聲浪產生了重大影響。就產業規模比例而言，儘管日本農業在 GDP 方面相較於經濟主力的製造業只佔了其 1/13，且農業就業人口僅佔製造業人口的 1/3 以下（分別為 4.8% 和 18.1%），然而透過 JA 等農業遊說團體的影響以及自民黨的選票結構，農業在國會中實際上掌握了自民黨相當大的席次，因此農業團體的影響力不可小覷。反對派提出 TPP 對於日本食品安全、食料自給率以及農業造成負面影響的觀點，以反對 TPP。本研究觀察到在長期的 TPP 論爭中，國內民調的變化顯示雖然贊成意見普遍高於反對意見，但差距不大，長期處於兩派抗衡的狀態。直到安倍晉三首相爭取到日本可維持農業保護的條件後，才獲得國民的支持。

一、日本主導 CPTPP 轉型之理由

回顧第一個研究問題：在國內激烈的反對聲浪下，為何日本政府持續推動加入 TPP，並在美國退出 TPP 後，為何日本積極付出資源，呼籲成員國延續 TPP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機制，並推動談判成立 CPTPP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機制？本研究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背景。

日本曾經是亞洲經濟的領導者，然而在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進入長達 30 年的不景氣、政府負債問題以及人口構造的少子高齡化和社會封閉性等因素，再加上 2008 年的金融海嘯和 2011 年的東日本大震災等經濟打擊，迫使日本尋求解決方案，而加入 TPP 成為其中之一。日本希望透過 TPP 捕捉高速增長的亞太市場，同時也希望進入美國等國家市場，加入 TPP 相當於與美國簽署免關稅等自由貿易協定。此外，日本還希望獲得跨國投資等機會，改善國內產業結構，促進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提升。日本在 2000 年代已積極簽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並在亞洲經濟整合中扮演領導角色和地位，因此在加入 TPP 和主導轉型至 CPTPP 時，日本希望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美國退出 TPP 時，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開始討論成立沒有美國的 TPP，但由於長期面臨農業反對派的論爭，日本政府不再願意談判新型態的 TPP，這再次引起國內農業團體的激烈反對，並維持先前爭取到的在農業市場開放程度上的有利地

位。綜合考慮日本經濟復甦的背景，加入 TPP 和維持 TPP / CPTPP 體制成為安倍晉三政府提出的「安倍經濟學」和「日本再生戰略」的經濟成長戰略的一部分。此外，儘管 RCEP 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效果比 TPP / CPTPP 更大，民調方面也顯示日本民眾對 TPP / CPTPP 的關心大於 RCEP。



二、日本持續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之理由

針對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即為何日本持續希望美國加入現行協定以涵蓋 CPTPP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機制，本研究探討了美國退出 TPP 對日本的影響。研究發現，安倍晉三首相指出，日本有可能失去在 TPP 談判中爭取到的農業保護措施，並面臨重新談判的風險。因此，自民黨內部強調，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日本應該積極表達對 TPP 以及美國重新加入的立場。

在國內經過超過六年的論爭後，日本終於簽署了 TPP，但協定無法生效，這被認為是一件遺憾的事情。此外，自民黨內部也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以及爭取亞洲經濟整合主導權的壓力，因此認為日本必須比 RCEP 更早地推行 TPP / CPTPP 並使其生效。日本希望成為亞洲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基礎和黃金標準，並在亞洲地區擔任領導角色，因此自民黨和日本政府開始探索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進行 TPP / CPTPP 的可能性，同時也在探索美國重新加入 TPP 的行動。

即使日本已經與美國建立自由貿易協定，日本政府持續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的背景為，日本企業在「二次拆分」模式下，在亞洲國家積極設置生產線，而 CPTPP 可讓日本企業直接從東南亞國家的生產線直接出口到美國市場，與亞洲國家形成雙贏的體制。

貳、日本經濟外交層次

在解析日本在 TPP / CPTPP 的經濟外交層面之前，本研究的第二章首先探討了日本與亞洲國家在推動和簽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以及相關機制的背景。這些努力不僅旨在促進國內經濟增長，還涉及應對中國的崛起和對來自中國的

經濟安全問題的關切。除了部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崛起感到威脅，開始對中國採取抵制行動外，日本一直高度重視維護經濟利益的重要性。因此，日本積極與亞洲國家簽署 FTA/EPA，以建立自由貿易體系，維護自身在亞洲地區的利益和國際地位。此外，考慮到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的困境，日本也利用現有的 FTA 體制來保護自國在亞洲的利益。自戰後以來，日本一直遵循「雁行模式」，在亞洲國家實施 FDI 和 ODA 等措施。此外，日本企業也積極將生產線轉移到亞洲國家，以降低生產成本，然後將產品直接出口到歐美市場，建立了基於日本研發和在亞洲生產的「二次拆分」雙贏模式。加入 TPP 並主導轉型至 CPTPP 的舉措同樣具有對中國崛起的警覺意識和維持領導地位的背景。

日本在經過多年積極簽署建立自由貿易協定和機制的經驗後，選擇優先加入 TPP，這符合亞洲地區建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趨勢。當時 TPP 的談判進展最為迅速，且該協定的內容最符合日本的經濟模式，包括智慧財產權保護、政府採購和競爭政策領域等。TPP 的成立也是基於日本參與創立的 APEC 平台，因此在 2010 年橫濱 APEC 峰會上宣布加入談判也具有展現日本領導角色的意義。

日本最初加入 TPP 也與其外交路線由「親美派」轉向「亞洲派」有關。在民主黨鳩山由紀夫政府時期，其「亞洲派」政策導致對美國外交途徑的困惑。隨後，接任的菅直人首相為了恢復美日關係而加入了 TPP，同時也考慮到中日關係惡化和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威脅意識。

一、日本主導 CPTPP 轉型之理由

在美中貿易戰等美中大國關係對峙的背景下，日本采取「自主外交」戰略，以亞洲為核心展開外交努力，並維持與兩國的經濟合作關係。這包括同時加入 RCEP 和 TPP / CPTPP，並探討加入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儘管 RCEP 在經濟效益上優於 TPP / CPTPP，日本政府仍然重視 TPP / CPTPP 的重要性。TPP / CPTPP 協定的內容大部分 RCEP 未涵蓋，而日本在 TPP / CPTPP 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在美國退出後，這進一步加強了日本在經貿方面的影響力。

在探討日本主導轉型的背景時，除了考量「安倍經濟學」作為國內經濟戰略外，本文也關注日本的經濟安全意識和「自由開放的印太」概念與地緣政治戰略的

相互關聯。首先，面對中國的崛起和美中對峙的風險，日本採取多元化供應鏈和原料進口方式，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同時，日本選擇同時加入 RCEP 和主導 TPP / CPTPP，這使得日本能夠透過 TPP / CPTPP 應對中國的崛起和 RCEP，從而達到一種「避險」效果，同時也為 RCEP 提供一種「平衡」機制。在 CPTPP 的主導角色中，日本能夠根據目前的情勢選擇適合的策略和效果。

在美國退出 TPP 後，日本不僅持續努力說服美國重新加入，同時也開始探索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推動 TPP 11 成員國間的談判，最終形成 CPTPP。這一系列的進展符合安倍晉三政府提出的「俯視地球儀外交」戰略，該戰略著重於加強與亞洲國家的外交活動。以美國退出 TPP 為例，美國所造成的「權力真空」表明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程度下降，而日本則主導轉型至 CPTPP 以維護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體制，具有填補這權力真空的效果。

二、日本持續邀請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之理由

本文主要從日本的經濟外交層次探討，首先觀察日本首相對美國總統的邀請型態變化，還有邀請美國加入 TPP 之理由內容的變化。除了對 CPTPP 的經貿利益之外，日本的邀請呼籲中也提及到經過 CPTPP 來強化經濟方面的美日同盟、面對中國崛起和「自由開放印太」之內容。尤其到菅義偉首相時期，面對中國崛起，包括在網路攻擊、經濟安全領域等威脅中，以經過 CPTPP 來強化美日同盟來對抗。

另一方從美國的角度，即使美國拜登總統面對中國崛起和中國可能會成功申請加入 CPTPP 的壓力，還是必須優先美國國內民意和保護美國產業。即使美國重新加入 CPTPP，現在對美國的實質上的好處已經比以前少。即使經過 CPTPP 可能有對美國的投資額增加和貿易出口增加的效果存在，或加入 CPTPP 對中國崛起有抗衡效果，拜登總統要說服國內民情還是相當困難，而日本政府也認知這一點。

參、日本主導 TPP 轉型至 CPTPP 時的意識變化



本文以建構主義角度設定日本在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中作為關鍵行為者，並經過共識來吸引成員國的加入，實現國際制度的成立和體制化。而在過程中，TPP / CPTPP 體制本身的共識和日本對本國角色的意識也有變化。

一、TPP 至 CPTPP 轉型的體制共識變化

TPP 的建立是以 APEC 和亞太主義作為發展平台，原本共識是以 APEC 成員國為主體發展「21 世紀型 FTA」，並實現在 APEC 中提出的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TAAP）構想。其中，最吸引人的一點是從亞洲國家的角度進入包括美國在內的美洲市場，可以避免關稅或自由貿易協定的限制⁵⁴。根據本文第二章的研究，與東協和中國推動的 RCEP 相比，TPP 在條款內容和規定方面更為嚴謹且要求高標準，因此也被視為 21 世紀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經濟整合的「雛形」。

當時的 TPP 位於以美國主導的「印太主義」陣營中，與由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主導的「亞洲/東亞主義」形成對立關係。同時，TPP 與 FTAAP 構想的實現者存在競爭關係，都希望在亞洲的經濟整合中掌握主導權。由於 TPP / CPTPP 在條款內容和成員國組成性質上與 RCEP 有所不同，因此 TPP / CPTPP 被視為一個高標準的區域和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可能成為未來的 21 世紀框架。而 RCEP 則被認為擁有相對較低的加入門檻，旨在積極協助開發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體制。

美國的退出對 TPP 造成了多重影響，不僅意味著 TPP 無法生效，也使得大多數加入 TPP 的成員國失去了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以及對 TPP 的吸引力。轉型至 CPTPP 後，原本以 APEC 成員國和亞太主義為基礎的意識逐漸淡化，更加強調成為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先驅者。CPTPP 保留了 TPP 的 95% 內容，維持了高標準的經濟整合體制和規範，涵蓋範圍從跨國經濟整合到區域經濟成長，乃至個人層面。此外，由於美國的退出，CPTPP 刪除了原本美國提出的要求，降低了生效門檻。

⁵⁴ 參照本文 圖 2-7

儘管成員國失去了在 TPP 中進入美國市場的優勢，但在 CPTPP 中對中國崛起中的「中國威脅論」的意識仍然存在。⁵⁵應對和對中國的「避險」效果，以多元化市場降低對中國的仰賴。

另一方，即使 TPP / CPTPP 成員國間有從中國感受威脅的意識，美國退出 TPP 導致 TPP 和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導致 CPTPP 原本針對中國威脅的意識下降。在日本方面，即使官方發言對中國的加入抱持懷疑態度，日本也很難完全直接阻止中國的加入，因中國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也無法直接放棄中國市場的利益。

二、日本以「關鍵行為者」的角色意識變化

在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日本的角色認知逐漸轉變，從原本的國際規則接受者轉變為改革和制定者的角色。日本的加入 TPP 象徵著這一角色認知的轉型行動，旨在應對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並與美國共同主導 TPP 的新規則和制度的制定。此外，日本的加入也可被視為對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支持行動，旨在平衡中國的崛起。透過 TPP 的參與，日本能夠參與制定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重要規範，並提升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美國退出 TPP 時，日本成為提供各國合作時的共同理念的「公共財」提供者，並經過建構主義角度的「實踐」提高自國的區域地位和領導力，從原本個國際規則的參與者轉型至國際制度制定者的地位。美國的退出 TPP 也意涵亞洲區域經濟整合陷入似「金德伯格陷阱」之狀態，在權力真空，能接手區域經濟整合的領導角色國家有日本或中國，而日本因在經濟安全方面的疑慮為原因之一，接手推動 TPP，也有抵制中國的效果存在。

日本的 CPTPP 的推動也連結到安倍晉三首相「自由開放印太」之概念，而 CPTPP 也成為該概念的經濟基礎。連結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緣政治概念中，日本以在印太國家當中，同時加入參與 CPTPP 與 RCEP 的最大經濟體之一，日本將善用有在雙邊體制的關鍵角色，並進一步強化自國在印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影響力。雖然美國所提出的「自由開放印太」有對抗中國崛起或中國稱霸亞洲的野心之意存

⁵⁵ 參照本文表 2-4

在，但若是日本本身「自由開放印太」的實踐中，因中國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日本因此無法特別直接排擠中國，包括中國申請加入 CPTPP。在過程中，日本也欲成為以同時參與 CPTPP 和 RCEP 為鞏固亞太地區的貿易規範的角色。



第二節 研究展望



關於日本從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中的角色和影響力解析，本文以「日本國內層次」、「日本經濟外交層次」來解析日本在擔任轉型中的「關鍵行為者」之角色，並以建構主義角度初步解析 CPTPP 在轉型中的「共識」變化和成員國間的交流，更新至 CPTPP 成立為止階段，但未逮之處仍多。

本文最大的研究缺憾為在實施 TPP 至 CPTPP 轉型過程的建構主義解析的研究整理。因涵蓋到日本國內外層次，TPP / CPTPP 成員國間的互動等非常廣泛，各國間的談判紀錄尚未完全公開，無法完全涵蓋到各層次可能影響 TPP / CPTPP 相關政策的細部因素，並進行有效的整理，尤其是成員國間與日本國內決策者互動的因素。在分析背景方面，本研究還是無法完全涵蓋到所有可能影響 TPP / CPTPP 政策相關因素，且無法完全評價各因素對政策決定過程，和影響變化的程度。另外在以日本首相，美國總統等的政策最終決策人士方面，因無法直接實施採訪等第一手田野調查，讓資料收集的深度有限。

其次本文認為接下來仍有幾個方向值得密切關注，首先是關於 CPTPP 本身的發展去向。因受英國的加入，CPTPP 的變遷從跨太平洋的區域性經濟整合和自由貿易體制發展至歐洲，那下一步是否會朝向全球層次的體制，或對全球的經貿制度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第二，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狀況也是值得關注。即使 TPP / CPTPP 背後有美中對峙和成員國針對中國崛起的威脅意識，而 CPTPP 成為對中國的避險或平衡手段，受美國退出 TPP，還有在包括大多數 CPTPP 成員國經貿上仰賴中國，對中國崛起的威脅意識也下降；因此，中國在 2021 年申請加入 CPTPP 的狀況下，日本和其他成員國的動向是值得關注。最後是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動向，包括日本的 CPTPP 各成員國也會在決策中陷入困境。不僅是與中國提出申請的時期相當接近，若中國先成功加入 CPTPP，想必也不會同意台灣的加入。若不讓台灣加入，有可能會表態挺中國，另一方讓台灣加入可能間接成為是否針對中國的對抗意識表態。這可觀察到，CPTPP 不僅是在經貿層面上的合作框架體制，更是展現了包括中國的大國勢力變化，跨太平洋區域國家也因此陷入是否選邊站的困

境，而日本為同時加入 CPTPP 與 RCEP 的「中等強國⁵⁶」，在這個趨勢動向中的戰略去向和對該發展的影響是值得關注的。



⁵⁶ (Green, 2022 : 216-218)

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份

一、專書

- 任耀庭，2018，《21世紀日本對外經濟政策》，台北：翰蘆圖書出版。
- 施正鋒&紀舜傑，2022，《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台北：翰蘆圖書出版。
-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出版社。
- 楊永明，2010，《國際關係》，新北市：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楊永明，2018，《亞洲大崛起：新世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台北：捷徑文化出版。

二、期刊論文

- 矢板明夫，2022，〈安倍晉三的海洋大戰略，不只是改造日本，更會改變亞洲！〉，Green, M，《安倍晉三大戰略》，新北，八旗文化：332-341。
- 任耀庭，2017，〈TPP的每日農產品貿易談判與日本的國際經濟戰略之研究—認知主義的觀點〉，《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57-102。
- 何思慎，2017，〈川普主政下，安倍如何轉動「地球儀外交」〉，《海峽評論 第315期》。
- 何思慎，2018，〈日本對川普亞太戰略之因應〉，《交流》，2018年2月號第157期：9-12，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 何思慎，2021，〈菅內閣下的日本政局發展與中日關係〉，《歐亞研究》第十四期。
- 李世暉，2014，〈日本國內的TPP爭論與安倍政權的對應〉，《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31-149。

- 
- 李世暉，2022a，〈CPTPP 架構下的日中韓經貿關係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8 卷第 2 期：75-96。
- 李世暉，2022b，〈日本國家戰略的台灣因素〉，Green, M，《安倍晉三大戰略》，新北，八旗文化：326-331。
- 施正鋒 & 吳珮瑛，2022，〈英國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施正鋒 & 紀舜傑，2022，《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台北：翰蘆圖書出版：155-194。
- 張凱銘，2015，〈柔性平衡理論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54 卷第 2 期》：101-123。
- 郭育仁，2022，〈日本百年戰略與安倍主義〉，Green, M，《安倍晉三大戰略》，新北，八旗文化：342-346。
- 楊鈞池，2017，〈美國總統選舉之日本觀點〉，《當代日本研究通訊》。
- 董思齊，2022，〈韓國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尹錫悅新政府加入 CPTPP 的課題〉，施正鋒 & 紀舜傑，2022，《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台北：翰蘆圖書出版：61-78。
- 廖小娟，2019，〈APEC 的中美領導權之爭：以亞太自貿區議題為例〉，《政治科學論叢》：187-226。
- 趙文志，2011，〈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現況與發展〉，《展望與探南第 8 卷第 12 期》：11-16。
- 蔡增家, & 劉昀，2009，〈國家主導下的對外經濟策略：2000 年後日本的東亞 FTA 戰略〉，楊永明編，《新世紀日本體制的在轉型：政治、經濟與安全政策之演變》，台北：翰蘆圖書。

三、網路新聞、網路資料

- 中央社，2021a，〈中國申請加入 CPTPP 日副首相質疑成功機會〉，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9170225.aspx>，2021/9/17。

中央社，2021b，〈日本政府：歡迎台灣申入 CPTPP 可用關稅區加入〉，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240096.aspx>，2021/9/24。

中央社，2021c，〈跟隨台灣與中國腳步 韓國決心推動加入 CPTPP〉，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2130097.aspx>，2021/12/13。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0，〈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各章內容概覽〉，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jiguanzx/202011/20201103016080.shtml>，2020/11/16。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07，〈「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服務協定」第 1 階段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我國之衝擊〉，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相關機關大陸事務發言，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s=91F62BB1A0FCA464，2007/8/8。

中華民國外交部，2019，〈紐西蘭與新加坡密切經濟夥伴協定（ANZSCEP）本（2019）年 12 月 31 日正式生效〉，新南向政策資訊平臺，https://nspp.mofa.gov.tw/nspp/country_list.php?country=7920&type=trade&page=76#，2019/12/16。

中華民國外交部，2023，〈「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簡介〉，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新聞及訊息，<https://www.mofa.gov.tw/cp.aspx?n=2614>，2023/2/22。

中華民國外交部研究設計會，2010，〈「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背景資料〉，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資訊重要言論，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1020&s=95763，2010/11/3。

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組織司，2023，〈亞太經濟合作（APEC）簡介〉，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s://subsite.mofa.gov.tw/igo/cp.aspx?n=21595FA41A9EE70A>，2023/2/14。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2，〈總統接見「日本參議院世耕弘成參議員訪團」〉，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7207>，2022/12/28。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a，〈從 TPP 到 CPTPP〉，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https://web.wtocenter.org.tw/Node.aspx?id=76>，2018 / 6/1。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8b，〈RCEP 簡介〉，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https://web.wtocenter.org.tw/Node.aspx?id=71>，2018 / 7/20。

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35042&nid=73>，2020/1/16。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2020，〈RTA / 各國情勢分析：亞太十五國 11 月 15 日正式簽署 RCEP〉，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49975&nid=73>，2020 / 11/30。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加一〉，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www.aseancenter.org.tw/東協加一>，2022。

自由時報，2018，〈圍堵中國 川普考慮重返 TPP〉，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92279>，2018/4/14。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2022，〈印太經濟架構（IPEF）首次部長級會議共同聲明〉，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網站，https://www.moea.gov.tw/MNS/ietc/bulletin/Bulletin.aspx?kind=31&html=1&menu_id=17131&bull_id=10095，2022/10/1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2a，〈加強與全球及區域經貿連結—CPTPP〉，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https://cptpp.trade.gov.tw>，2022/4/6。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2b，〈本（2022）年 9 月 8 日至 9 日將於美國洛杉磯舉行「印太經濟架構」部長級會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48638&arealD=2&infotype=1&country=5paw5Yqg5Z2h&history=>，2022/8/2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多邊組第一科，2022，〈RCEP 簡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567&pid=555772>，
2022 / 8 / 31。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綜企會第二科，2022，〈雙語詞彙對照表〉，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34&pid=677765>，
2022/3/25。

關鍵評論，2020，〈從「東協+1」到 RCEP，解析「全球最大規模貿易協定」對
各國的長期影響〉，THE NEWS LENS，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3565>，2020 / 11 / 21。

四、其他文獻

朱安南，2005，《東協區域安全機制的組建與發展—建構主義觀點》，國立政治大
學外交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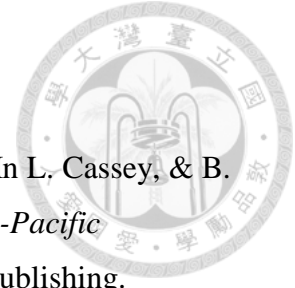
黃宣瑜，2015，《日本亞太外交戰略研究（2008-2014）—以自由貿易協定
（FTA）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貳、英文部份



一、專書

- Baldwin, R. (2016).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ow, P. C. (2016).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Path to Free Trade in the Asia Pacific*.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Cohen, Soul B. (1973).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s, S. B.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Agreements*. ISEAS Publishing.
- Green, M. (2022). *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earn, A., & Myers, M. (2017). *The Changing Currents of Transpacific Integration China, the TPP, and Beyond*.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Morgenthau, H. J. (2006).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 Pape, W. (1998). *East Asia by the year 2000 and Beyond*. Routledge.
- Waltz, K. (201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 Waltz, K.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shimatsu, H. (2021). *Japan's Asian diplomacy : power transi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diffusion of idea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二、期刊論文

- Cook, M. (2021). The TPP AND CPTPP Truths about Power Politics. In L. Cassey, & B. Pritish,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pp. 30-49). ISEAS Publishing.
- Kawasaki, K. (2015). The Relative Significance of EPAs in Asia-Pacific, *R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4-E-009*. (pp.1-36).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 Luttwak, E. (1990).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pp.17-23).
- Petri, P., Plummer, M., Urata, S., & Zhai, F. (2021). THE ECONOMICS OF THE CPTPP AND RCEP Asia Pacific Trade Agreements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In C. Lee, & P. Bhattacharya,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pp. 12-29). ISEAS Publishing.
- Singer, D. (1961).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World Politics* (pp. 77-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網路新聞、網路資料

- APEC. (2015, 11.19). *2015 Leaders' Declaration: Manila, The Philippines*.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15/2015_aelm
-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 CCPA. (2016, 3.9). *TPP undermines Canadian cultural policy and global efforts to promote cultural diversity: study*. CCPA News Releases: <https://policyalternatives.ca/newsroom/news-releases/tpp-undermines-canadian-cultural-policy-and-global-efforts-promote-cultural>
-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14.7). *Power and Order in Asia: A Survey of Regional expectat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40605_Green_PowerandOrder_WEB.pdf

Fensom, A. (2017, 11.14). *TPP Survives After Canadians 'Screwed Everybody'*.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tpp-survives-after-canadians-screwed-everybody/>

Financial Review. (2017, 11.12). *TPP can be saved from Canadian retreat: Steven Ciobo*. Financial Review: <https://www.afr.com/politics/tpp-can-be-saved-from-canadian-retreat-steven-ciobo-20171112-gzjhc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le. (2016). *Chile to host next meeting of TPP Trade Ministers in March 2017*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le: <https://www.minrel.gob.cl/chile-to-host-next-meeting-of-tpp-trade-ministers-in-march-2017/en/2016-05-20/183537.html>.

New Straits Times. (2017, 3.13). *Malaysia's interest in TPP has waned following US pullout, says Mustapa*. New Straits Times: <https://www.nst.com.my/news/2017/03/220363/malysias-interest-tpp-has-waned-following-us-pullout-says-mustapa>

New Zealand Foreign Affairs & Trade (n.d). *From the CEP to CPTPP*. NZ-Singapor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New Zealand Foreign Affairs & Trade: <https://www.mfat.govt.nz/en/trade/free-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in-force/nz-singapore-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from-the-cep-to-cptpp/>.


New Zealand Government. (2017a, 2.7). *Trade Minister to visit Japan and Singapore*, Beehive.govt.nz: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ttps://www.beehive.govt.nz/release/trade-minister-visit-japan-and-singapor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2017b, 2.4). *Trade Minister begins TPP talks with Australia*, Beehive.govt.nz: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ttps://www.beehive.govt.nz/release/trade-minister-begins-tpp-talks-australia>

New Zealand Government. (2017c, 2.14). *Trade Minister in talks with Mexico*, Beehive.govt.nz: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ttps://www.beehive.govt.nz/release/trade-minister-talks-mexico>

New Zealand Government. (2017d, 3.13). *Trade Minister travels to Chile for TPP meeting*, Beehive.govt.nz: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ttps://www.beehive.govt.nz/release/trade-minister-travels-chile-tpp-meeting>



- 
- New Zealand Government. (2017e, 5.20).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New Zealand Foreign Affairs & Trade: <https://www.mfat.govt.nz/en/trade/free-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concluded-but-not-in-force/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
- Newsweek & Bill, Powell. (2021a, 5.7). *Joe Biden Sees Japan's Yoshihide Suga as New 'Ally in Chief' as China Tensions Rise*. Newsweek Magazine: <https://www.newsweek.com/2021/05/07/joe-biden-sees-japans-yoshihide-suga-new-ally-chief-china-tensions-rise-1584541.html>.
- Newsweek & Bill, Powell. (2021b, 8.11). *Exclusive: Prime Minister Suga on Chinese Trade Threats, Olympic Moments*. Newsweek Magazine: <https://www.newsweek.com/2021/08/20/exclusive-prime-minister-suga-chinese-trade-threats-olympic-moments-1618184.html>.
- NIKKEI Asia. (2017a, 11.11). *Canada's 11th-hour revolt gums up TPP talks*. NIKKEI Asia Politics: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Economy/International-Relations/Canada-s-11th-hour-revolt-gums-up-TPP-talks>
- NIKKEI Asia. (2017b, 11.13). *Vietnam and Malaysia play vital roles in making TPP 11 happen*. NIKKEI Asia Politics: <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Vietnam-and-Malaysia-play-vital-roles-in-making-TPP-11-happen>
- Reuters, M, Gold & J, Pomfret. (2014, 3.30). *Over 100,000 protests in Taiwan over China Trade Deal*.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aiwan-protests/over-100000-protest-in-taiwan-over-china-trade-deal-idUSBREA2T07H20140330>.
- Reuters. (2018a, 4.20). *Indonesia urges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to bargain together on TPP*.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rade-tpp-indonesia-idINKBN1HR14D>.
- Reuters. (2018b, 5.10). *Malaysia's Mahathis calls for review of Trans-Pacific trade pact*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rade-tpp-malaysia-idUSKCN1J502V>
-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3, 11). *ASEAN-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SEAN: [https://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resources/ASEAN%20Publication/2013%20\(11.%20Nov\)%20-%20AKFTA.pdf](https://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resources/ASEAN%20Publication/2013%20(11.%20Nov)%20-%20AKFTA.pdf)

-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15). *ASEAN-India Free Trade Area (AIFTA)*. ASEAN:
<https://www.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2015/October/outreach-document/Edited%20AIFTA.pdf>
- The ASEAN Secretariat. (n.d).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ANZFTA*. AANZFTA:
<https://aanzfta.asean.org/agreement-establishing-the-aanzfta>
-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6, 12.7) *Consolidated TPP Text -Chapter 30 -Final Provisions*. Government of Canada, Business and Industry: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tpp-tpg/text-texte/30.aspx?lang=eng>
-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 1.19) *Decision by the Commiss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regarding Administration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TPP*. Trade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de-commerce/trade-agreements-accords-commerciaux/agr-acc/cptpp-ptpgp/decision_administration.aspx?lang=eng
- The Guardian. (2018, 3.9).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hat the deal is and what it means for Australia*.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mar/09/trans-pacific-partnership-what-the-deal-is-and-what-it-means-for-australia>
- The White House. (2016, 2.3).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2/03/statement-president-signing-trans-pacific-partnership>
- The White House. (2022. 2).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 The World Bank. (n.d.). *World GDP (Constant 2015 US\$)*. The World Bank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



参、日文部分

一、専書

- TPP 問題研究会，2012，《図解世界一わかりやすい TPP》，東京: 総合法令出版社。
- 中野剛志，2011，《TPP 亡国論》，東京: 集英社。
- 吉野文雄，2006，《東アジア共同体は本当に必要なのか》，東京，北星堂。
- 宗像直子，2022，《通商戦略の再構築 CPTPP とその先へ》，東京: 一般財団法人
アジア・パシフィック・イニシアティブ。
- 寺田貴，2013，《東アジアとアジア太平洋 競合する地域統合》，東京: 東京大
学出版会。
- 川本忠雄，2013，《東アジア統合という思想》，東京，文真堂。
- 日本国外務省，2011，《2011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日本国外務省，2017b，《2017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日本国外務省，2018c，《2018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日本国外務省，2019b，《2019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日本国外務省，2020b，《2021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日本国外務省，2021g，《2021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日本国外務省，2022h，《2022 年版外交青書》，東京：外務省。
- 日本国農林水産省，2012，《平成 23 年度食料・農業・農村白書》，東京：農林
水産省。
- 蘇顯揚，2019，《TPP—日台加盟の影響と展望》，臺大出版中心。
- 関岡英之，2011，《国家の存亡》，東京: PHP 新書。
- 馬田啓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2016，《TPP 期待と課題：アジア太平洋の
新通商秩序》，文真堂。
- 黒柳米司，2014，《「米中対峙」時代の ASEAN：共同体への深化と対外関与の
拡大》，東京，明石書店。





二、期刊論文

- Han Ah Ram, 2022, 〈安倍政権下での日本対外通商政策決定過程の転換：何が日本の TPP 交渉参加・主導をもたらしたのか〉, 《차세대 인문사회연구 (The Journal of Next-Gener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25, Busan, Dongseo University Japan Research Center。
- 三浦秀之, 2015, 〈日本の TPP 参加決定過程：民主党政権から自民政権への変化に着目して〉, 《杏林社会科学研究 第 31 卷 1 号》: 69-88, 東京, 杏林大学総合政策学部。
- 中島友義, 2022, 〈中国の TPP 加入申請とアジア太平洋〉, 《ERINA REPORT PLUS》, No.167: 29-34。
- 作山巧, 2017, 〈食料・農業と日本の TPP 戦略〉, 《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紀要》, 第 55 卷第 2 号, 明治大学。
- 前野高章, 2016, 〈TPP 諸国の貿易構造と生産ネットワーク〉, 馬田啓一, 浦田秀次郎, 木村福成, 《TPP の期待と課題—アジア太平洋の新通商秩序—》: 25-48, 東京: 文真堂。
- 吉野文雄, 2014, 〈RCEP と TPP〉, 黒柳米司編《「米中対峙」時代の ASEAN》: 233-256, 東京: 明石書店。
- 寺田貴&三浦秀之, 2012, 〈日本の TPP 参加決定過程〉, 《馬田啓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 《日本の TPP 戦略：課題と展望》, 150-165, 東京: 文真堂。
- 山口一仁, 2014, 〈TPP と農業立国〉, 石川幸一, 馬田啓一, 渡邊頼純, 《TPP 交渉の論点と日本》: 19-38, 東京: 文真堂。
- 徐法馨, 2010, 〈民主党政権期における鳩山・菅内閣の日本外交：普天間基地移設問題を中心に〉, 《問題と研究 第 39 卷 4 号》: 23-60, 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日本国国会図書館，2022，〈CPTPP への新規加盟〉，国立国会図書館，《調査と情報—ISSUE BRIEF— No. 1199 (2022.8.5)》，国立国会図書館。
- 木村福成，2012，〈TPP と 21 世紀型地域主義〉，《馬田啟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日本の TPP 戦略：課題と展望》，3-17，東京: 文真堂。
- 木村福成，2016，〈TPP と東アジア開発戦略〉，馬田啟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TPP の期待と課題—アジア太平洋の新通商秩序—》: 13-24，東京: 文真堂。
- 李淳，2019，〈TPP の前途及び台湾にとっての意義〉，蘇顯揚，《TPP—日台加盟の影響と展望》: 41-76，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 林賢參，2018，〈安倍政権の東南アジア外交とインド太平洋戦略〉，《問題と研究第 47 卷 2 号》，97-14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浦田秀次郎，2012，〈TPP と日本経済の再生〉，《馬田啟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日本の TPP 戦略：課題と展望》，97-113，東京: 文真堂。
- 浦田秀次郎，2021，〈米国抜きで進むアジア太平洋地域経済統合において高まる日本の役割〉，《ERINA REPORT PLUS No.161》: 3-8。
- 渡邊頼純，2019，〈国際貿易の政治構造と TPP の行方〉蘇顯揚，《TPP—日台加盟の影響と展望》: 111-129，臺大出版中心。
- 渡邊頼純，2012，〈日本の産業界と TPP〉，《馬田啟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日本の TPP 戦略：課題と展望》，116-133，東京: 文真堂。
- 渡邊頼純，2014，〈メガ FTAs の潮流と日本の対応〉，石川幸一，馬田啟一，渡邊頼純，《TPP 交渉の論点と日本》: 3-16，東京：文真堂。
- 畑佐伸英，2022，〈遂に始動した RCEP —「地域的な包括的経済連携協定」の意義と課題—〉，《大阪経済法科大学経済学論集》，第 46 卷第 1 号: 1-36。
- 石川幸一，2017，〈米国の TPP 離脱と日本の FTA 戦略〉，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編，《ポスト TPP 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の経済秩序の新展開》，45-63，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石川幸一，2018，〈米国の TPP 離脱と CPTPP 合意の意義〉，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 (ITI) 編，《TPP 11 と ASEAN の貿易、投資、産業への影響》，ITI 研究シリーズ No.68，財團法人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

菅原淳一，2016，〈ポスト TPP とアジア太平洋の FTA〉，馬田啓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TPP の期待と課題—アジア太平洋の新通商秩序—》：274-286，東京：文真堂。

菅田淳一，2012，〈日本の TPP 交渉参加を巡る論争〉，《馬田啓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日本の TPP 戦略：課題と展望》，150-165，東京：文真堂。

鈴木英夫，2019，〈TPP の動向と日台 EPA の可能性について〉，蘇顯揚，《TPP—日台加盟の影響と展望》：77-110，臺大出版中心。

馬田啓一，2014，〈TPP 交渉と日本の通商戦略〉，石川幸一，馬田啓一，渡邊頼純，《TPP 交渉の論点と日本》：215-236，東京：文真堂。

馬田啓一，2019，〈通商秩序を揺るがすトランプ・リスクと日本の通商戦略〉，中央大学，《経済学論纂》，第 59 卷第 3・4 合併号：51-64。

馬田啓一，2016，〈ポスト TPP とアジア太平洋の FTA〉，馬田啓一，浦田秀次郎，木村福成，《TPP の期待と課題—アジア太平洋の新通商秩序—》：274-286，東京：文真堂。

高橋俊樹，2021，〈米国は TPP 復帰や日米貿易協定でどれだけメリットを得るのか〉，《国際貿易と投資 No. 123》：76-94，東京：一般社団法人国際貿易投資研究所。

三、網路新聞、網路資料

Bloomberg，2016a，〈安倍首相：トランプ次期大統領は「信頼できる」指導者と確信〉，Bloomberg News，<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6-11-17/OGS4F76JTSEH01>，2016/11/18。

- Bloomberg, 2016b, 〈安倍首相とトランプ氏が初会談へ：「ウマが合うのではとの声も」〉, Bloomberg News, <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6-11-16/OGO8TP6JIJWF01>, 2016/11/17。
- Bloomberg, 2017, 〈トランプ氏の TPP 離脱方針、ビジネス間で本意を：自民・甘利氏〉, Bloomberg News, <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7-01-18/OJYU7V6KLVR601>, 2017/1/19。
- Bloomberg, 2018, 〈安倍首相、日本は TPP が最善と考える：米との自由貿易〉, Bloomberg News, <https://www.bloomberg.co.jp/news/articles/2018-04-19/P7EMOB6S972901>, 2018/4/19。
- NHK, 2016, 〈2016 参議選開票結果〉, 2016 参議選：
<https://www.nhk.or.jp/senkyo/archives/sangiin/2016/>, 2016/7/10。
- NHK, 2021,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誕生秘話〉, NHK 政治マガジン：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feature/62725.html>, 2021/6/30。
- NHK, 2023, 〈TPP にイギリス加入で大筋合意 参加国の拡大は発効以来初めて〉, NHK News Web：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331/k10014025131000.html>, 2023/3/31。
- Reuters, 2010, 〈新成長戦略における「7つの成長分野」と「21の国家戦略プロジェクト」〉, 東京外為市場ニュース：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JPnTK042125820100618>, 2010/6/18。
- Reuters, 2017, 〈TPP 署名国会合がチリで開幕：米離脱後の対応協議 中韓も招待〉,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tpp-chile-idJPKBN16L2U6>, 2017/3/15。
- 全国印刷出版産業労働組合聯合會, 2011, 〈2011 各地のメーデー〉, 全印総連, <https://ppwu.jp/report20110501.html>, 2011/6/6。
- 全国印刷出版産業労働組合聯合會, 2012, 〈2012 各地のメーデー〉, 全印総連, <https://ppwu.jp/report20120501.html>, 2012/7/4。

新聞赤旗，2011，〈TPP 交渉参加に反対し日本の食と暮らし・いのちを守る全国決起集会 志位委員長のあいさつ〉，日本共産党，

https://www.jcp.or.jp/akahata/aik11/2011-10-27/2011102704_01_1.html，
2011/10/27。

日本商工会議所，2010，〈経済連携協定の推進に関する要望〉，日本商工会議所：<https://www.jcci.or.jp/international/request/20101028.pdf>，
2010/10/28。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3，〈TPP 協定交渉について〉，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sonota/pdf/130617_tpp_setsumeikai_shiryoudf，2013 /6。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5，〈総合的な TPP 関連政策大綱〉，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5/pdf/151125_tpp_seisakutaikou01.pdf，
2015 /11/25。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6，〈石原大臣による意見交換後の記者会見の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sonota/pdf/130617_tpp_setsumeikai_shiryoudf，2016/9/12。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a，〈日 EU・EPA 等の経済効果分析〉，日本国内閣官房：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20171221_eutpp_bunseki.pdf，

2022 / 12 / 21。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b，〈石原大臣による記者会見の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20170208_tpp_kaidan.pdf，
2017/2/8。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c，〈越智副大臣ぶら下がりの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0315_tpp_chile_kaiken.pdf ,
2017/3/15。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d，〈石原大臣による記者会見の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20170418_tpp_kaidan.pdf ,
2017/4/18。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e，〈片上首席交渉官による記者会見の概要〉，日本国内
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0503_tpp_toronto_kaiken.pdf ,
2017/5/3。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f，〈TPP ベトナム（ハノイ）閣僚会合 結果概要〉，日
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0521_tpp_hanoi_gaiyou.pdf ,
2017/5/21。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g，〈石原大臣とシャンパーニュ国際貿易大臣（カナダ）
との会談〉，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20170526_tpp_kaidan.pdf ,
2017/5/26。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h，〈梅本首席交渉官ぶら下がり結果概要〉，日本国内閣
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0713_tpp_hakone_kaiken.pdf ,
2017/7/13。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i，〈石原大臣とグアハルド経済大臣（メキシコ）との会
談〉，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20170718_tpp_kaidan.pdf ,
2017/7/18。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j，〈梅本首席交渉官ぶら下がり結果概要〉，日本国内閣
官房 TPP 等政府対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0830_tpp_sydney_kaiken.pdf ,
2017/8/30。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l，〈茂木大臣ぶら下がり結果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20170913_tpp_kaiken.pdf ,
2017/9/13。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m，〈梅本首席交渉官ぶら下がり結果概要〉，日本国内閣
官房 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0922_tpp_tokyo_kaiken.pdf ,
2017/9/22。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n，〈アイン越商工大臣と茂木大臣の TPP11 共同記者会見
の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1111_tpp_danang_kaiken.pdf ,
2017/11/11。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o，〈TPP の動き（2017 年）〉，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
府對策本部：<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index.html> ，2017/12/31。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7p，〈梅宮首席交渉官ぶら下がり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7/pdf/171101_tpp_maihama_kaiken.pdf ,
2017/11/1。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8a，〈TPP の動き（2018 年）〉，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
府對策本部：<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8/index.html> ，2018/12/31。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8b，〈茂木大臣の記者会見概要〉，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
政府對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8/pdf/180123_tpp_tokyo_kaiken.pdf ,
2018/1/23。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8c，〈茂木大臣ぶら下がり記者会見概要〉，日本国内閣官
房 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8/pdf/180308_tpp_daijinkaiken.pdf ,
2018/3/8。

日本国内閣官房，2018d，〈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Ministerial Statement, Santiago, Chile, March 8, 2018〉，日本国内閣官房 TPP 等政府對策本部：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kyotei/tpp11/pdf/180308_tpp_statement_en.pdf
，2018/3/8。

日本国内閣官房，2023，〈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TPP）〉，日本国内閣官房：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index.html>。

日本国公正取引委員会，2016，〈独占禁止法の一部改正を含む「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の締結に伴う関係法律の整備に関する法律」の成立について〉，公正取引委員会：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8/dec/161209_4.html ，2016/12/9。

日本国内閣官房，2022，《日米貿易協定・日米デジタル貿易協定》，内閣官房，
<https://www.cas.go.jp/jp/tpp/jpusinfo/index.html>。

日本国内閣府，2013，〈平成 25 年度版国民経済計画〉，内閣府国民経済計算年次推計：

https://www.esri.cao.go.jp/jp/sna/data/data_list/kakuhou/files/h25/h25_kaku_top.html ，2013。

日本国内閣府，2014，〈第 1 回基本計画専門調査会・資料 8-2 データ集：今後の見通しとあるべき姿について〉，内閣府総合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会議：
<https://www8.cao.go.jp/cstp/tyousakai/kihon5/1kai/siryos8-2-2.pdf> ，
2014 / 12 / 4。

日本国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2013，〈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平成 25 年 3 月 15 日〉，政府広報オンライン：
<https://nettv.gov-online.go.jp/prg/prg7700.html> ，2013/3/15。

日本国外務省，2015，〈U.S.-Japan Joint Vision Statement〉，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na/na1/us/page3e_000332.html ，2015 / 4 / 28。

日本国外務省，2016，〈TPP 協定〉，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ila/et/page24_000581.html，2016 / 10 /28。

日本国外務省，2017a，〈政府開発援助（ODA）国別データ集 2016〉，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367699.pdf>，2017/4/3。

日本国外務省，2017c，〈日米首脳会談 共同声明〉，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27766.pdf>，2017/2/10。

日本国外務省，2017d，〈日米首脳コワーキングランチ及び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3422.html，

2017/11/6。

日本国外務省，2018a，〈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関する包括的及び先進的な協定〉，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ila/et/page23_002473.html，

2018 / 12/30。

日本国外務省，2018b，〈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4113.html，2018/6/7。

日本国外務省，2019a，〈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5001.html，

2019/5/27。

日本国外務省，2020a，〈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貿易協定〉，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ila/et/page23_002886_00001.html。

日本国外務省，2021b，〈日米首脳間の協議〉，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985.html，2021/6/12。

日本国外務省，2021c，〈日米首脳間電話会談〉，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5427.html，2021/10/5。

日本国外務省，2021d，〈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951.html，2021/4/16。

日本国外務省，2021e，〈菅総理大臣インタビュー（2021年8月11日付、ニュースウィーク誌「独占インタビュー 菅総理、中国の貿易脅威とオリンピック



クのハイライトについて述べる」))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ip/page6_000560_00004.html , 2021/8/19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1f , 〈菅総理大臣インタビュー (2021年4月18日付、ニュー
スウィーク誌：中国との緊張が高まる中、日本の菅義偉はジョー・バイデン
にとっての新たな「筆頭同盟社」)〉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ip/page6_000559.html , 2021/5/7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2a , 〈日米首脳テレビ会談〉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page1_001086.html , 2022 / 1 / 22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2b , 〈日米首脳会談〉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3322.html , 2022 / 5 / 23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2c , 〈日米首脳会談〉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3351.html , 2022 / 6 / 27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2d , 〈日米首脳間の懇談〉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shin4_000101.html , 2022 / 9 / 21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2e , 〈日米首脳間の懇談〉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1403.html , 2022 / 11 / 13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2f , 〈日米首脳電話会談〉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shin4_000124.html , 2022 / 10 / 4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2g , 〈日米経済制作協議委員会 (経済版「2+2」)〉 , 外務
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2/us/page6_000720.html , 2022 / 7 / 29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3a , 〈地域的な包括的経済連携 (RCEP) 協定〉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j-eacepia/index.html> , 2023 / 1 / 11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3b , 〈日米共同声明〉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1474.html , 2023 / 1 / 13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3c , 〈アフリカ開発会議〉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index.html> , 2023 / 4 / 14 。

日本国外務省 , 2023d , 〈日・ASEAN 包括的経済連携協定〉 , 外務省 ,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fta/j_asean/index.html , 2023 / 3 / 1 。

- 
- 日本国外務省南東亞經濟合作協定談判室，2020，〈日中韓 FTA 交渉〉，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64138.pdf>，2020 / 4。
- 日本国經濟産業省，2020，〈第 II 部第 2 章：グローバル化の過去・現在・未来〉，《通商白書 2020》，經濟産業省：
<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0/pdf/02-02-01.pdf>，2020 / 6/30。
- 日本国総務省統計局，2022，〈人口推計 2021 年（令和 3 年）10 月 1 日現在〉，総務省：<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2021np/pdf/2021np.pdf>，2022/4/15。
- 日本国農林水産省，2011，〈農林水産物の生産額への影響について〉，農林水産省：<https://www.maff.go.jp/j/council/seisaku/kikaku/bukai/pdf/2-6.pdf>，2011。
- 日本国農林水産省，2020，〈日本の食料自給率〉，農林水産省：
https://www.maff.go.jp/j/zyukyu/zikyu_ritu/012.html，2020。
- 日本国首相官邸，2019，〈日米貿易交渉に関する日米両首脳の見聞の記者会見〉，首相官邸：
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825kaiken.html，2019/8/25。
- 日本国首相官邸，2020，〈「日本經濟再生本部の設置について」の廃止について〉，首相官邸：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haisi.pdf>，2020/10/16。
- 日本国首相税関，2022，〈輸出国上位 10 カ国の推移（年ベース）〉，財務省貿易統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data/y4.pdf>，2022。
- 日本國眾議院，2023，〈国会会期一覧〉，衆議院：
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annai.nsf/html/statics/shiryo/kaiki.htm。
- 日本經濟新聞，2011a 〈TPP、賛否拮抗 共同通信世論調査、内閣支持率 47%に下落〉，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Z036289040X01C11A1PE8000/> ,
2011/11/7。

日本經濟新聞，2011b，〈TPP「評価」5割：野田内閣支持51%に〉，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DASFS2700M_X21C11A1MM8000/ ,
2011/11/28。

日本經濟新聞，2012，〈自民、政策決定を再構築〉，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DASFS27044_X21C12A2PP8000/ ,
2012/12/28。

日本經濟新聞，2013，〈TPP交渉参加表明、「評価」が56%〉，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2400Q_U3A320C1MM8000/ ,
2013/3/24。

日本經濟新聞，2016a，〈臨時国会、11月末まで TPP法案で延長含み〉，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07H3Z_X00C16A9PP8000/ ,
2016/9/8。

日本經濟新聞，2016b，〈TPP法案、4日衆院通過へ：自民・民進が採決合意〉，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01H1C_R01C16A1MM0000/ ,
2016/11/1。

日本經濟新聞，2016c，〈二階幹事長、TPP「日本の考えを堂々と示すことが大事」〉，日本經濟新聞：h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L10HG2_Q6A111C1000000/ ,
2016/11/10。

日本經濟新聞，2021a，〈政策決定の変容（中）：かすむ政調・族議員〉，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73850330T10C21A7PD0000/> ,
2021/7/14。

日本経済新聞，2021b，〈首相、バイデン氏と会談 中国の TPP 加盟など議論〉，日本経済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73850330T10C21A7PD0000/>，
2021/9/25。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21，〈加盟国の増加は CPTPP の魅力を増大、タイ商務省は研究・検討を加速〉，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1/09/1c0fc81fedfb1af7.html>，
2021/9/22。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22，〈世界の FTA データベース〉，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https://www.jetro.go.jp/theme/wto-fta/ftalist.html>，
2022/6/30。

日本農業新聞，2011，〈生消連携 TPP 反対運動強化〉，生活クラブ連合会，

<https://seikatsuclub.coop/news/detail.html?NTC=0000014425>，
2011/10/26。

日本銀行，2023，〈主要時系列統計データ表〉，日本銀行時系列統計データ検索サイト：

https://www.stat-search.boj.or.jp/ssi/mtshtml/fm08_m_1.html，
2023/4/3。

時事通信，2018，〈安倍首相とトランプ大統領が会談 写真特集〉，JJI.com：

https://www.jiji.com/jc/d4?p=atk702&d=d4_sta，2018/4/18。

朝日新聞，2012，〈世論調査：質問と回答（7・8月実施）〉，朝日新聞

DIGITAL:[https://www.asahi.com/special/08003/TKY201208270440.html#](https://www.asahi.com/special/08003/TKY201208270440.html#Contents)
Contents，2012/8/27。

朝日新聞，2013a，〈2013年2月調査〉，tv asahi 世論調査：https://www.tv-asahi.co.jp/hst_archive/poll/201302/index.html，2013/2/25。

朝日新聞，2013b，〈2013年3月調査〉，tv asahi 世論調査：https://www.tv-asahi.co.jp/hst_archive/poll/201303/index.html，2013/3/25。

朝日新聞，2017，《主要100社 景気アンケート 2017春特集》，朝日新聞

Digital，<https://www.asahi.com/business/economy100/2017/>，2017/4/2。

- 朝日新聞，2019，《「外交の安倍」目立つ変節 専門家「足元見られた」》，朝日新聞 Digita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5Y2C6BM5YULZU004.html>，2019/6/3。
- 朝日新聞，2020，〈菅首相、バイデン氏と初の電話協議 日米同盟強化を確認〉，朝日新聞 Digita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NCD32WCNCDULFA003.html>，2020/11/12。
- 朝日電視台，2010，〈2019年11月調査〉，tv asahi 世論調査：https://www.tv-asahi.co.jp/hst_archive/poll/201011/index.html，2010/11/15。
- 朝日電視台，2011a，〈2011年11月調査〉，tv asahi 世論調査：https://www.tv-asahi.co.jp/hst_archive/poll/201611/index.html，2016/11/30。
- 朝日電視台，2011b，〈2011年9月調査〉，tv asahi 世論調査：https://www.tv-asahi.co.jp/hst_archive/poll/201109/index.html，2011/9/5。
- 朝日電視台，2016a，〈法案を「強行採決で」自民・TPP 特別委理事が失言〉，テレ朝 news：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politics/articles/000084484.html，2016/9/29。
- 朝日電視台，2016b，〈トランプ氏勝利で風前の灯？TPP 法案 衆院で採決へ〉，テレ朝 news：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politics/articles/000087473.html，2016/11/10。
- 朝日電視台，2016c，〈TPP、「アメリカ抜き」も選択肢 自民で緊急勉強会〉，テレ朝 news：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politics/articles/000087845.html，2016/11/15。
- 朝日電視台，2016d，〈2016年11月調査〉，tv asahi 世論調査：https://www.tv-asahi.co.jp/hst_archive/poll/201111/index.html，2011/11/15。
- 東京大学谷口研究室，2013，〈2012 / 2013 年東京大学・朝日新聞社共同世論調査コードブック〉，東京大学：http://www.masaki.j.u-tokyo.ac.jp/utas/2012_2013UTASV_codebook20131129.docx，2013/1。

産経新聞，2016，〈TPP 法案、今国会成立の見送り示唆：自民・佐藤国対委員長〉，産経新聞：<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160413-Z26SIFDIQBK63GOOPHOWHXEBZA/>，2016/4/13。

産経新聞，2021，〈日米首脳会談 日米中の思惑交錯 日本は自由主義秩序の支え役へ〉，産経新聞：
<https://special.sankei.com/a/politics/article/20210410/0002.html>，
2021/4/10。

細川昌彦，2022，〈バイデン大統領主導の新経済圏 アジアに「実利」はあるか〉，日経ビジネス：<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seminar/19/00133/00078/>，
2022/5/24。

農業協同組合新聞，2012，〈STOP TPP！1万人キャンドル集会も開催〉，農業協同組合新聞：<https://www.jacom.or.jp/archive03/news/2012/04/news120426-16785.html>，2012/4/26。

農業協同組合新聞，2016，〈TPP 協定は日本農業にどう影響するか2〉，農業協同組合新聞：<https://www.jacom.or.jp/nousei/rensai/2016/02/160204-29078.php>，
2016/2/4。

四、其他文献

田中拓道研究室，2017，《日本はなぜ TPP11 へと向かったか～コンストラクティブなアプローチの射程～》，一橋大学社会学部。

附錄



附錄 表 1 亞洲各國已簽署生效雙邊自由貿易和相關協定狀況

國家	雙邊協定 (亞洲區域內 ⁵⁷)	雙邊協定 (亞洲區域外)	與美國雙邊 簽署?	與中國雙 邊簽署?
台灣	紐西蘭，新加坡 (2 協定)	巴拿馬、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宏都拉 斯 (4 國)	×	○ ⁵⁸
日本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汶萊、印尼、菲律賓、越 南、印度、澳洲、蒙古、 (10 協定)	墨西哥、智利、瑞 士、秘魯、英國 (5 協定)	○	×
韓國	新加坡、印度、澳洲、越 南、紐西蘭、印尼、柬埔寨 (10 協定)	智利、秘魯、土耳 其、加拿大、哥倫 比亞、以色列 (6 協定)	○	○
中國	香港、澳門、巴基斯坦、紐 西蘭、新加坡、台灣、澳 洲、韓國、柬埔寨 (9 協定)	秘魯、哥斯大黎 加、冰島、瑞士、 喬治亞、摸里西斯 (6 協定)	×	-
東協	韓國、日本、印度、香港 (4 協定)	(0 協定)	×	○
新加坡	紐西蘭、日本、澳洲、印 度、韓國、台灣、斯里蘭卡 (7 協定)	約旦、巴拿馬、秘 魯、土耳其、英國 (5 協定)	○	○
泰國	澳洲、紐西蘭、日本 (3 協 定)	秘魯、智利 (2 協定)	×	×
印尼	日本、韓國、澳洲	智利	×	×

⁵⁷ 亞洲區域包括紐西蘭、澳洲、台灣；因有中國的欄位因此從亞洲的分類除外。

⁵⁸ 在 JETRO 資料庫中，兩岸 ECFA 被歸類為「自由貿易協定」型態

	(3 協定)	(1 協定)		
菲律賓	日本 (1 協定)	(0 協定)	×	×
馬來西亞	日本、巴基斯坦、紐西蘭、 印度、澳洲 (5 協定)	智利、土耳其 (2 協定)	×	×
越南	日本、韓國 (2 協定)	英國、智利 (2 協定)	×	×
汶萊	日本 (1 協定)	(0 協定)	×	×
緬甸	(0 協定)	(0 協定)	×	×
柬埔寨	韓國 (1 協定)	(0 協定)	×	○
寮國	(0 協定)	(0 協定)	×	×
印度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加坡、 韓國、馬來西亞、日本、澳洲 (6 協定)	摸里西斯 (1 協定)	×	×
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新加坡 (2 協定)	(0 協定)	×	×
蒙古	日本 (1 協定)	(0 協定)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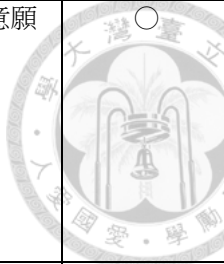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2022)，作者整理⁵⁹。

⁵⁹ 因數量和範圍廣闊，本表將以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 之全世界 FTA 資料庫中的「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同盟」中抽出「已簽署生效」的協定。

附錄 表 2 亞洲各國簽署多邊自由貿易和相關協定狀況

國家	簽署多邊 協定數 (亞洲區內 ⁶⁰)	簽署多邊 協定數 (跨區域)	是否參與 CPTPP?	是否參與 RCEP?
中華民國 台灣	(0 協定)	(0 協定)	2021 年 正式申請	×
日本	東協 (1 協定)	歐盟 (1 協定)	○	○
韓國	東協 (1 協定)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中美洲 6 國 (2 協定)	宣布參加意願	○
中國	東協 (1 協定)	(0 協定)	2021 年 正式申請	○
新加坡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灣岸合 作理事會 (GCC)、歐盟 (3 協定)	○	○
泰國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0 協定)	宣布參加意願	○
印尼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 (1 協定)	宣布參加意願	○

⁶⁰ 亞洲區域包括紐西蘭、澳洲、台灣；中國除外。

菲律賓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 (1 協定)	宣布參加意願	
馬來西亞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0 協定)	○	○
越南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TA)、歐盟 (2 協定)	○	○
汶萊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0 協定)	○	○
緬甸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0 協定)	×	○
柬埔寨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 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0 協定)	×	○
寮國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 (ATIGA)、中國-東協、 韓國-東協、日本-東協、	(0 協定)	×	○

	印度-東協、澳洲-紐西蘭-東協、香港-東協 (7 協定)			
印度	東協 (1 協定)	(0 協定)	×	×
斯里蘭卡	(0 協定)	(0 協定)	×	×
蒙古	(0 協定)	(0 協定)	×	×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2022）（2021）；中央社（2021c）；木村福成（2016）；Reuters（2018a），作者整理⁶¹。

⁶¹ 因數量和範圍廣闊，本表僅整理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之全世界 FTA 資料庫中「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同盟」兩項中已經簽署生效的協定。

附錄表 3 日本 1960-2021 年 GDP 規模與前年比成長率變化

年份	日本 GDP 規模 (10 億美金)	前年比成長率
1960	584	⁶²
1961	654	12.0%
1962	712	8.9%
1963	772	8.5%
1964	863	11.7%
1965	913	5.8%
1966	1,010	10.6%
1967	1,122	11.1%
1968	1,266	12.9%
1969	1,424	12.5%
1970	1,459	2.5%
1971	1,528	4.7%
1972	1,657	8.4%
1973	1,790	8.0%
1974	1,768	-1.2%
1975	1,822	3.1%
1976	1,895	4.0%
1977	1,978	4.4%
1978	2,082	5.3%
1979	2,197	5.5%
1980	2,258	2.8%
1981	2,355	4.3%
1982	2,432	3.3%
1983	2,520	3.6%
1984	2,631	4.4%
1985	2,767	5.2%
1986	2,858	3.3%
1987	2,991	4.6%
1988	3,190	6.7%
1989	3,347	4.9%
1990	3,510	4.8%
1991	3,633	3.5%
1992	3,666	0.9%
1993	3,649	-0.5%
1994	3,689	1.1%
1995	3,786	2.6%
1996	3,904	3.1%

⁶² 世界銀行的 GDP 數據僅有從 1960 年開始，因此無法直接使用同樣的資料庫數據比較 1959 年的前年比成長率。

1997	3,943	1.0%
<u>1998</u>	<u>3,892</u>	<u>-1.3%</u>
<u>1999</u>	<u>3,880</u>	<u>-0.3%</u>
2000	3,987	2.8%
<u>2001</u>	<u>4,002</u>	<u>0.4%</u>
<u>2002</u>	<u>4,004</u>	<u>0.0%</u>
2003	4,065	1.5%
2004	4,154	2.2%
2005	4,229	1.8%
2006	4,287	1.4%
2007	4,351	1.5%
<u>2008</u>	<u>4,297</u>	<u>-1.2%</u>
<u>2009</u>	<u>4,053</u>	<u>-5.7%</u>
2010	4,219	4.1%
<u>2011</u>	<u>4,220</u>	<u>0.0%</u>
2012	4,278	1.4%
2013	4,364	2.0%
<u>2014</u>	<u>4,377</u>	<u>0.3%</u>
2015	4,445	1.6%
<u>2016</u>	<u>4,478</u>	<u>0.8%</u>
2017	4,553	1.7%
<u>2018</u>	<u>4,580</u>	<u>0.6%</u>
<u>2019</u>	<u>4,569</u>	<u>-0.2%</u>
<u>2020</u>	<u>4,363</u>	<u>-4.5%</u>
2021	4,435	1.7%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n.d)，作者製作整理

附錄表 4 川日本首相與美國總統針對 TPP 之討論總覽

對談日期	日本方政府	美國方政府	對談方式 / 場所	關於 TPP 之討論
2016/11/17	安倍晉三	川普	紐約	安倍晉三強調 TPP 重要性，川普拒絕重新加入
2016/12/9	日本參議院通過 TPP 相關法案，完成 TPP 國內批准			
2017/1/20	美國正式退出 TPP			
2017/2/10			華盛頓 D.C	留意美國退出 TPP，共識持續摸索美日經貿的最佳方案
2017/11/5			東京	沒有直接討論 TPP / CPTPP 和相關經貿主題
2017/11/10	川普總統在越南 APEC 峰會中提起「自由開放印太」之概念			
2018/3/8	完成簽署 CPTPP			
2018/4/17	安倍晉三	川普	佛羅里達	安倍持續推動 TPP，川普任然希望以雙方 FTA 進行
2018/6/7			華盛頓 D.C	沒有直接討論 TPP / CPTPP 和相關經貿主題
2018/12/30	CPTPP 正式生效			
2019/5/27	安倍晉三	川普	東京	沒有直接討論 TPP / CPTPP 和相關經貿主題
2019/8/25			法國： G7 峰會	主要討論美日貿易談判，沒有討論 TPP / CPTPP

2019/10/7	完成簽署《美日貿易協定》			
2020/1/1	《美日貿易協定》正式生效			
2020/11/12	菅義偉	拜登	線上	沒有直接 討論 TPP / CPTPP 和相關經貿主題
2021/4/16			華盛頓 D.C	討論中國崛起， 沒有直接 討論 TPP / CPTPP
2021/6/12			英國： G7 峰會	菅義偉強調 「自由開放印太」 和東協的重要性 ，沒有討論 TPP / CPTPP
2021/9/25			華盛頓 D.C： QUAD 峰會	討論台灣和中國加入 TPP 事項，同時歡迎 美國回歸 TPP / CPTPP
2021/10/5			岸田文雄	線上
2022/1/22	線上	確認美日合作實現 「自由開放印太」和 經濟安全保障體制， 岸田文雄歡迎 IPEF 的成立		
2022/2/4	拜登總統發布《印度太平洋戰略》			
2022/5/23	正式發布成立 IPEF			

2022/5/23	岸田文雄	拜登	東京	發布 IPEF 正式成立時，岸田文雄提起美國重新加入 TPP / CPTPP 之選項，拜登總統拒絕
2022/6/27			德國： G7 峰會	確認「自由開放印太」強化美日合作，確認 7 月的美日經濟協議中的合作
2022/9/21			紐約	沒有直接討論 TPP / CPTPP 和相關經貿主題
2022/10/4			線上	沒有直接討論 TPP / CPTPP 和相關經貿主題
2022/11/13			柬埔寨： 東協峰會	面對中國崛起，美日確認持續推動 IPEF 來維護「自由開放印太」，沒有直接討論 TPP / CPTPP
2023/1/13			華盛頓 D.C	面對中國崛起，美日在包括推動 IPEF 來維護「自由開放印太」，沒有直接討論 TPP / CPTPP

資料來源：日本国外務省（2017c）（2017d）（2018b）（2019a）（2020a）（2021b）（2021c）（2021d）（2022a）（2022b）（2022c）（2022d）（2022e）（2022f）（2023b）；日本国首相官邸（2019）；日本經濟新聞（2021b）；時事通信（2018）；朝日新聞（2020）；NHK（2021）；The White House（2022）作者製作整理

附錄表 5 美國退出 TPP 至 CPTPP 簽署為止，日本與成員國的對談與內容

日期，與會 國家	對談國&官僚	主要討論內容
2016/9/12， 日本	TPP11 各國 駐日大使	日本石原 TPP 大臣與各國駐日大使在經濟安全保障方面實施意見交換，並以「不可能有重新談判」的狀況為共識。沒有討論美國總統和當時可能退出 TPP 相關內容
2016/9/12， 日本 ⁶³	美國，駐日大使	在與 TPP 成員各國駐日大使對談前，日本石原 TPP 大臣與美國 Caroline Kennedy 駐日大使對談，Kennedy 大使表示，歐巴馬政府也會努力推度 TPP 的美國國內批准
2016/11/8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2017/1/20		美國正式退出 TPP
2017/2/8， 日本	紐西蘭，貿易大臣	日本石原 TPP 大臣與協定寄託國，同時是主席國紐西蘭的 Todd McClay 貿易大臣會談，確認持續 TPP 的重要性。石原也接收到 3 月在智利舉行的多邊會談的邀請函
2017/3/15， 智利	TPP11 多邊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確認保持以其餘 11 國持續 TPP 的可能性，並經過各國在國內討論後，在 5 月的越南 APEC 會議確定方向性。該會議有邀請中國和韓國代表。
2017/4/18， 日本	澳洲，貿易大臣	與澳洲確認在 5 月的越南 APEC 峰會的討論中主導 TPP 相關討論，也包括 5 月在加拿大的事物層次的準備會議。日本將經過駐日大使對東協國家的 TPP 雙邊討論

⁶³ 以時機點來講，現實上完成美國國會批准是不可能的狀況是皆知的事實。

2017/5/3， 加拿大	TPP 多邊高級事務 層次會談	與 TPP11 各國討論決定在越南的會談內容， 各國持續保持沒有美國的 TPP11 的可能性
2017/5/21， 越南	幕僚談判（配合 APEC 會議）	在幕僚層次由 11 個 TPP 成員國交換意見， 並確定在 11 月的越南 APEC 峰會確定 TPP 的方向性，也同時保持美國重新加入的可能 性。日本主動提案在 7 月舉辦高級事務層次 會談
2017/5/26， 日本	加拿大， 貿易大臣	雙方確認持續推動實現 TPP
2017/7/12- 14，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在多邊層次第一次討論實現 TPP 的實際細節 方案和談判。在不變化 TPP 先前以談判決定 的條款章節內容，將以新的國際條約進行， 但並非所有國家有共識。確認 8 月在澳洲舉 行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2017/7/18， 日本	墨西哥， 經濟大臣	討論日本與墨西哥在 TPP 的早期生效推動上 的合作，並跟墨西哥方傳達日本的意見
2017/8/28- 30，澳洲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各國以法律角度來討論 TPP11 的實踐，並區 分為「法律」「智慧財產」等各領域小組進 行討論，各國也實施與各國的雙邊對談，也 討論在新的 TPP 的更動和凍結項目。雖然有 複數國家志願舉辦 9 月底的會議，但在 3-4 週之內準備期間來看，決定以有舉辦經驗 的、日本為下次會議場所。
2017/9/13 ，日本	新加坡、越南、 汶萊、馬來西亞、 美國駐日大使	實施與東協 4 國駐日大使交換意見，並確認 持續推動 TPP。針對新任美國駐日大使，日 本茂木敏充 TPP 大臣也持續對美國說服重新

		加入 TPP，美國方也同時理解日本以 TPP11 來持續推動。
2017/9/21-22，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以在澳洲的會議同樣的模式：以領域分組進行。主要討論美國退出後的凍結條款項目內容，各國也積極提案，同時也同意在 10 月在日本再次對談。日本政府有相對多的資源舉辦，當場也沒有國家可以在短時間準備
2017/10/30，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會談	續在日本、澳洲的方式，以領域分組的方式進行，這次集中在進度有點遲鈍的「智慧財產權」領域。各國也完成整合提案凍結的條款，並開始有共識。
2017/11/11，越南	越南，商工大臣，與 TPP11 成員國幕僚層級會議 (配合 APEC 峰會)	越南陳俊英商工大臣與日本茂木敏充 TPP 大臣舉行共同記者會，並發表 CPTPP 之名稱，並決定以 11 成員國來持續 TPP 協定，也大致確定下來在 CPTPP 凍結的項目。在達 8,000 頁份的條款當中，僅凍結 20 項目。日本在這次的多邊會議以副主席，與主席國的越南一同進行。會議途中，加拿大突然表態謹慎，後來也沒問題。另外也回顧與越南談判沒有美國的 TPP 的來推動時的難度。
2017/12/25-27，越南	越南，商工大臣	茂木敏充 TPP 大臣訪問越南，並與越南陳俊英商工大臣對談，確認以 2018 年年初的簽署為目標進行調整
2018/1/8-12，墨西哥	墨西哥，經濟大臣	茂木敏充 TPP 大臣與墨西哥經濟大臣對談，並確認以年初為目標與 TPP11 各國進行最終調整。

2018/1/22-23，日本	高級事務層次談判	最終確認 CPTPP 的章節內容，而在 2017 年 11 月在越南的會談時無法有結論的馬來西亞、汶萊的案件為凍結，對於越南對勞動標準，加拿大對文化標準的條款未決定，將以附條款方式在簽署後追加。確定在 3 月 8 日為目標進行正式簽署提整和準備。
2018/3/8，智利	CPTPP (TPP11) 簽署	在記者會中，茂木敏充 TPP 大臣指出，若美國要重新加入，直接更改 CPTPP 的章節內容是非常困難的。

資料來源：日本国内閣官房 (2016) (2017b) (2017c) (2017d) (2017e) (2017f) (2017g) (2017h) (2017i) (2017j) (2017l) (2017m) (2017n) (2017o) (2017p) (2018a) (2018b) (2018c) 作者整理。